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義俠類二

**盜報龐某恩** 龐某以釀酒為業，一日，晨起，有偷兒臥甕側，枕所竊衣物甚酣。呼之起，跪而乞命。問其姓氏，訝曰：「故人也，烏得流為穿窬？果能改過，當贈二金以資謀生。」因啟後門令去。越數年，龐至閩從戎，官千總，時海盜充斥，出洋巡哨，遇盜迫捕，眾寡不敵，盜擊舟，舟覆，餘人皆被擒。擒至一島，島有城，峻甚，檻車盤旋而上。至一處，宏敞如官廨，簇擁而前。俄聞呼過堂處決，點名至龐，酋詰里居姓氏，備述之，有霽色，喝左右留龐再詢，餘皆檻候。俄降座，驚釋其縛，請入後堂，令易新衣。左右按龐於座，降階下拜，大驚，酋曰：「君不憶甕旁酣睡者耶？別後仍復潦倒，饑寒驅人，役於閩船。一日，舟覆，蒙島王收錄，不沒微勞，得膺此職。君如肯落草，當虛左以待焉。」

落草者，為盜之隱語也。龐笑謝不敏，酋乃留之暫居。一日，設筵宴之，命侍兒執巾櫛。居數月，酋語龐曰：「君有旋閩之思乎？他日遇於中流，自當退避三舍，不敢犯君之鋒，即所以為報也。」翌日，祖錢海濱，餽貽優渥，龐惟受其器械旗幟，為歸而首功計。被擒者亦皆釋回。不數日抵閩，以失利被擒、設計圖脫、奪獲軍裝呈驗等情稟知上官，上官嘉其智勇，加升銜。其後每巡哨，所向輒有功，他將則否，於是積功擢總兵。後因病假歸，盜猖獗如初，及起用，仍肅清無事。

### 閩老六為主人禦張老材

郊城張老材，盜之豪者也。郊有富人娶於東郭，張偵之。盜約行劫之先，必留符識於門或牆之隱處，以為驗，既告其徒，亦以示他盜使知有先之者，則不復爭也。是日張先往，既識之矣，明日復往，以其賓從之多未敢倉猝從事也，則雜稠人中而觀之。

時有丐傍借立，張視之，其舉止盜也，其面目盜也，其神情狀態無一非盜也。張度其為外來者也，則以盜語語之，且示以所識。丐忽躍然起，呼曰：「盜來矣，不逮捕，將失之。」遽牽張臂。張大駭，亦反肱擊之。張絕勇健，丐亦多力，兩人相持掣擊，擊觸階下，階上人皆驚起。張度終不得脫，則詰丐曰：「若亦丐而盜者也。」主人聞之，趨而前曰：「如兩君言，兩君皆不免於盜也。今日吉期，辱兩君光降，兩君之來，不盜於我，而相偕以道，是兩君之厚我也。請即此賓筵，相與一酌，何如？」

丐至是大笑，曰：「甚善。」遽自趨上座，引滿而釀，張亦忸怩就座。酒數巡，張欲起，丐挽之曰：「張某，若賊心未死，欲顧而之他耶？若欲去，若知我何人？」張不能答。丐俯首，自解其足置案，則刻木者也。曳下衣示人曰：「經以下血色猶殷，如新截以刃者。座客皆大驚，張亦動色。丐引滿曰：「失此足，二□年矣。」顧張曰：「僕當日亦如君所為者也。君亦知泰安有閩老六乎？僕是也。僕當時與徒黨縱橫東道有年矣。一日，有老人偕女郎自北來，資裝不甚多，惟挾兩甕，鑄銅為之，其光可鑑。車之上下，皆自提攜之，不令他人近也。僕當時甚怪之，尾之行，自阿城而南，宿於安山驛。老人入逆旅，有美少年自南來，華服跨紫驢，亦人，相見歡甚。是日，老人命具花燭，為少年與女郎就逆旅中合卺，老人所贈，兩甕而已。女郎明璫翠羽，金鈿玉釵，曳百褶裙，衣飾皆非倉猝所具者，窺之，悉取自甕中。甕固不大，不識何以取攜如是。是夜，女郎卸妝，乃置甕中，老人則俟合卺禮成，匆匆冒夜徑去。於是僕等即往劫之，推其門，無聲，入其室，不見動靜，揭其帳，兩人方踟躕對坐，聲息都渺，刃砍之，如著棉絮，而驚亦不怒，惟曰：『汝輩欲金帛耶，在牀下甕中，能取即自取也。』僕極力提掇，甕重幾萬斤，不可動。僕知有異，回顧欲出，而同伴三人者，皆鹵莽，遽揮刀連劈牀上人。於是少年怒，躍起，奮袖一揮，四人皆仆地。少年顧僕曰：『汝盜首耶？』當時度不能脫，即應之曰：『是。』少年釋三人去，舉甕置前，令持去，僕終不能稍移。少年笑曰：『無用至此，尚稱健兒耶？趣去，毋瀆。』僅得脫。明旦，少年夫婦東行，仍遙尾之，欲觀其究竟。行二□里，少年忽回顧曰：『若不欲生耶？』嗔目一叱，電光自其目出，隔□數丈，已及吾身，其涼如水，不覺昏絕。及醒，則在室中，諸同伴方環視，蓋兩足皆失，病創臥一晝夜矣。自是改行不敢復為。不圖今日復為君所窺，君真好眼力哉，惜武技尚未至也。」乃以手劃桌面作勢，深入半寸許，張大驚服。

張王是欲請丐長其群，丐不許，張之徒來者多人，見此狀，皆不敢動。自是富人德丐，日周給之。丐得錢，輒散去，不留一文。張以為形跡已露，乃不復為盜於近地，而時時遠出。一旦，劫漕艘於河堰，被格創死，州判某以富人與張有一席之雅，因誣以窩贓，欲詐取財帛也。不與，因陷之獄中。丐聞，為之詣堂上，侃侃而辨，官并逮丐與富人同繫。丐謂富人曰：「事急，吾不得不為馮婦矣。」遂自禿其械，夜踰牆去。將旦，復還，是夜官庫被劫，而州判得銀於牀頭，大駭，不敢隱，以呈太守，果庫銀也。雖然失數不符尚多，竟以嫌疑撤任。後任至，富人遂得昭雪出獄，更求丐，不知所之矣。

### 伊墨卿贈宋芷灣金

嘉、道間，伊墨卿太守秉綬以翰林出守惠州，時嘉應宋芷灣太史湘以會試無旅費，當時公車資費人數數百金，宋與伊為文字交，告貧於伊。伊曰：「能以東西南北四字贈我一七言聯語，當以三百金為贈。」宋不假思索，秉筆立成，聯曰：「南海有人瞻北斗，東坡此地即西湖。【惠州有小西湖。】」伊大喜，決其是科必售，贈以五百金。宋果於是科膺選。

### 伊墨卿經紀張孟詞喪

寧化張孟詞，名騰蛟，少負異才。家近蛟湖，朱文正嘗以老蛟精呼之。性喜博覽，嘗撰《山海精良》一書，未就而卒。孟詞與伊墨卿交篤，歿於京邸，墨卿為經紀其喪。哭以詩，有「執手彌留際，心宣更目成。亮為雛鳳計，竟失老蛟精」。

### 某伶恤某公妻子

某伶者，色藝俱工絕，遊於陝，陝尚秦聲，無解南音者，困甚，無所得衣食。時某部為秦聲冠，投焉，部中人共擲揄之，亦不甚令登場。會撫署謙客，數折後，藩司某問有能崑曲者否，部中無以應。伶獨趨進自承，曹長愕然，欲止之，則堂上已呼召矣。登臺奏技，甫一發聲，某色喜，滿座傾聽，歌一闕，遽止之，曰：「笛板工尺相左，他樂器亦無一合者，是烏足盡所長。」趣呼藩署家樂和之，使演《掃花》一齣。伶既奮技久，思一逞，又多歷軋軋，憤鬱無所洩，至是，乃盡吐之，瀏亮頓挫，曲盡其妙。某號稱知音，不覺神奪而身離席也。座客見其傾倒如是，咸稱羨附和之。曲終，纏頭以千計，而伶之名大噪。

已而伶持某書入都，都下貴人爭愛賞之，宴會非伶不歡，由是名益著。閱數歲，某以藩司擢陝撫，冒賑事發，被逮，下刑部獄，家產籍沒，眷屬羈滯京邸，衣食不給，終日相對慘怛。忽一蒼頭問訊而至，言主人命致意，已為夫人覓得一安宅，趣呼輿馬送至，則屋宇精美，米薪器用，下至箕帚之屬，一一完好，顧不知主人為誰。時某已論大辟，繫獄久，生平故舊無一過問者。一日，晨起，突有人直至繫所，哭拜不能起，視之，則伶也。已去其業，居京師作富人，夫人宅即所置也。於是即獄中置酒，復為歌《掃花》一齣。甫及半，某大哭，即止不歌，而相對淚下如綆縻。自是朝夕至，視寒暖，調飲食，如孝子之事親。棄市日，具棺槨厚斂之，送其柩與妻子歸里，又恤其度日費，度足用乃止。

### 董晉卿侍師疾

武進董士錫，字晉卿。副貢生，歷主通州紫琅書院、揚州廣陵書院、泰州書院講席。道光辛巳，其房師霑化蘇某觀察淮揚，招之入幕。蘇猝染時疫，病甚，侍疾惟謹。或告以鄉試期迫，盍舍去，則作色曰：「吾受師知遇之恩，未能一日報，今師疾病，遽舍之而行，是重負師也。」卒不應試。侍疾閱數月，蘇亦愈。

### 吳名揚保全射村人

去歸安可四□里有地曰射村，一小市鎮也，歸安縣丞駐之。村曲折多支港，為太湖巨浸之尾閭，人家面水居，非舟楫不能渡，以是稱水鄉焉。村西僅農民數□家，寥落如晨星，過板橋而東，則人煙較稠密，有小街一，市廛在於是，為一村之中心點。

道光時，村有陸翁者，農也，蓄薄田數□畝，自耕，足衣食，有餘則好行小惠。每歲暮，鄰里之奇貧者輒濟其急，不責報，村人多德之。翁中年得一子曰名揚，長而氣盛，勇於任事，尤喜名，或以諛言奉之則喜，雖拔山舉鼎而無辭，利害成敗不計也。村東

社公廟年久將圯，而舊時之理其事者以無款置不問，名揚請於眾，願集貲新之。眾聽其議，以名揚有幹才，遂被推，使督修，未數月而祠落成，規模至宏敞。及稽其用款，則較疇昔為節省，人始悟前之經紀者必蝕款以自肥，而名揚則無是也。村有小爭訟，類就質於名揚，名揚所言多平直，又善於排解，能折爭者之心。久之，村有大事，父老所不能辦者，咸集於其門，鄰之人亦慕名揚才，競往商進止。而名揚乃儼以里豪自居，先人田疇，固不復躬親其事矣。

未幾，歸安縣令以漕艘將開，缺萬石不能集，而射村一帶多疲戶，欠漕未完，任迫，罔一應，令窘甚。有點役某與名揚友，知其能，乃請於令，遣人招名揚往商。名揚遂買舟謁令，令以催漕囑之。名揚曰：「官能依吾語，視往年所收減□一，俾村民紓喘息，吾當說吾村先期輸全漕。」令不得已，允其請。名揚返，屬徒黨鳴鑼於四鄉，先陳其利害，謂官許貶收，待民已至厚，宜急輸，毋稍遲。村民是之，赴城完漕，爭先恐後，不幾日而數大旺，令得以資報解。事已，令給以諭，使充射村董。後遇地方事，惟名揚言是從，而村人之完納錢糧慮為吏困者，亦倚名揚為護符，而名揚之把持漕務亦自此始。

時漕未改折，民完納率以米，官吏兌解征收，種種需費，費無從出，不得不取給於浮糧，鄉民忍之而已。中有點者，乃得以揭其短，於是弊日甚，刁風且愈熾。江浙為財賦區，歸安漕數之鉅尤甲於浙西各州縣，而弊亦如之。姚文僖公文田嘗具疏以聞，卒格於勢，未能革其一二。鄉民顧不能堪，遂起而自籌抵制，官吏以其不易收納也，目之曰頑莊。射村為頑莊之一，而名揚實其魁焉。每收漕時，名揚率鄉人赴縣完納，小舟數百，載米隨之。及抵縣城，先與吏役相款洽，使聞諸官，官乃遣役至船與之議。名揚至點，其黨徒又甚囂張，必執年穀不豐之詞乞官從優恤。官不之許，則議屢不得諧，而糧船泊河干，路幾為之塞，久之，名揚始稍稍與官以浮收，每石准加糧數斗，而所議淋尖踢斛袋費票錢諸名目則一例廢除，是名為加糧，實多所取巧。胥吏恐忤其意，不敢較長短，官以考成攸繫，且值渾漕時代，懼為人發其陰私也，乃俯首以就範焉。

歸安故優缺，非炙手可熱者，不能攫得之。直隸姚大謙與浙撫帥承瀛有戚誼，某年，署邑篆，下車後，以搜括為能事，尤注意於漕糧，蠹胥猾吏復因緣以為奸，抵任適春初，按征上年尾漕，輒額外取盈，貪聲載道。有控之者，以帥故，無敢投鼠忌器，一摘其隱也。及冬而開漕，相率集議，遏糧不納，大謙恐甚，欲簽提花戶，則辦不勝辦，且人眾易激變，而已轉不安於位。展轉籌思，無可為計。有獻議者，謂宜先使其來納，俟有數成，再用嚴厲手段，即可擇肥而噬，此上策也。且民已聞官名，非出示以堅其信，必互相觀望，不樂於輸納。大謙喜，翌午，出奉憲諭八折收漕之示大張於鄉村中。名揚睹之，急令其黨速揭一紙，藏於家。未及數小時，前所張貼者悉不見，人或稱怪，名揚笑曰：「必官中有後命，又揭回也。然既藏一紙，已珍如拱璧矣。」次日往縣城，先屬徒黨照八折完糧，謂是遵憲諭，吏役不敢聲。既復訪漕書，出示而語之曰：「八折收漕，乃聖朝盛德事，大府之意，亦甚可感，吾擬即日走京師，將擊登聞鼓以謝天恩。但何日奉憲諭，乞子告我，俾勿忘。」漕書聞之色立變，旋招之登酒家樓，婉詞以勸，謂之曰：「此非得已者，子但八折完，已便宜矣，何必問他人事，與吾輩戲？」名揚艷然曰：「吾一鄉之魁，應為鄉人致謝忱耳。」漕書知名揚此來，非空言所能濟，且味其語句，亦有取瑟而歌之意，急白大謙。大謙初以事頗完密，不圖尚貽一紙於人手，聞告，甚悔。顧事已至此，乃願出千金為揭示之交換品。名揚先不允，後經書吏再三商之，始袖金去。臨行，猶大言曰：「是區區者不足值乃公一笑也。雖然，其亦稍寒貪官之膽乎？」

大謙之賄千金也，乃迫而使然，欲修怨，時露於詞色，一二知者頗為名揚危。未幾，大謙移烏程，越半載，通判王壽榕來權歸安。壽榕迂儒不解事，履新伊始，輒求教於大謙，大謙乃詭言曰：「歸安無難治，難在漕耳。」壽榕詰其故，大謙曰：「不辦頑莊，漕不可收；不去陸名揚，則頑莊不可辦也。」壽榕聽之，初不慮有他意。一日，乘間請於太守方某，謂非嚴懲頑莊與拏辦名揚不可。方以新令勇毅敢作事，心壯之。壽榕復以射村在縣邊境，與烏程、德清相毗連，擬請府檄兩縣，往會捕之，免漏網。方亦謂然，許即日下密札。壽榕更商諸大謙，函促德清令訂期至射村，以為一鼓就擒之計。顧名揚黨羽眾，府縣吏役多與之通，得訊較早，急遣人人城，免其鉅紳為緩頰。紳以名揚果非善，然能衛鄉里，為進言於方，乞免究，俾自新。壽榕亦第求其無預公家事，均允不之究，事已寢矣。乃德清令周某奉府檄並得大謙、壽榕函，以事關捕犯，星夜命駕往，及抵射村，始得郡紳乞情之信，知程、安兩令不果來，乃折船以歸。又恐貽輕率之謫，於是過射村以北，將迂道從武康返。及行經武康，忽有鄉民擊官舫幾壞，人眾，勢洶湧，無可理喻，周僅以身免。有告周者，言武康上年亦有鬧漕事，今見大舟□餘銜尾來，知為官，乃大駭，疑武康邑侯將捕其村人，惶懼不暇擇，遂出此抵抗之下策也。周乃走訴於方，乞檄武康按其事。適至府署，先與大謙遇，語以狀，大謙佯為勸慰者，並與之計曰：「名揚事雖已，而太尊意未釋，君適挑釁於武康，治之無名，徒貽識者笑。不如歸咎於名揚，歸安王令且德君。」周應之，遂聯袂謁方，以名揚唆眾毆官告。方怒，謂名揚為亂民，不可稍姑息，於是名揚之獄乃構成，而有府縣會捕之密議。當議捕名揚之日，正冬令辦防之時。初，射村冬防，縣令皆諭名揚董其事，歲以為常。而名揚機警有譎智，又能得眾心，措置咸宜，村賴以靖。至是，壽榕惡名揚，方議芟刈之，更不欲假以事權，乃令他紳舉辦。類無能力，再四辭，而村人感名揚，遂仍私屬之。名揚乃集村人而議曰：「往歲防範之策，甚不足恃，吾村環以水，天塹也，非注意於河道，恐有懈。」村人諾。於是名揚乘小舟，沿村度勘，凡近村之溪港通舟楫處，皆釘排椿，中留一舟之地，便河道往來。至晚則鍵以木柵，如關卡然，俾各舟不得深入。布置既密，復與村人約，聞鉦聲，雖深夜必集。非盜警，亦不鳴鉦也。及三縣會捕之事起，名揚雖免郡紳為轉圜，幸得免，然益整飭河防，日命羽黨泛舟中流，嚴司柵欄之啟閉。村人咸嘖嘖道，謂名揚能衛鄉里，顧名揚實藉謀自保耳。一日，城中專足至，言守令將以辦要案，往射村。名揚以近村無要案發生，頗疑府縣之來或不利于己，乃遣人沿途密探信，歸者果謂官舫甚夥，縣役以目示意，名揚悟，乃密籌所備，命心腹速鍵河中柵，使路塞不得進。己則佯作工人狀，擇村之僻處，踞高墩以遠矚。遙見官船順流進，將近村，河柵忽下鍵，官船觸椿而止。名揚手銅鉦亂擊之，而四鄉之鑼聲亦起，村人大駭，疑來者為盜舟，聞警集兩岸。適時已薄暮，不復見官船之旂幟，乃以瓦礫向舟擲，路隔，未盡中，而波浪濺沸，官船遂有進退維谷之勢。周鑒於前轍，先命退，程、安兩令見勢不敵，亦紛紛擬遁。方船在前，猝不能轉棹，且以睹事急，出立船舳，將以利害語鄉人，稍一不慎，忽失足墜於水，賴有拯之者得不死。

方返府城，急請於省憲，發營兵五百，將圍射村捕之。名揚知已肇大禍，集黨徒計之，有恇怯者，謂走他縣，或可免禍。名揚笑曰：「終有此著，特尚未至時耳。況吾本無罪，而官吏有以激成之，不稍使知吾能，將謂吾負虛名也。」近村□里以內臨河樹木，徧插小旗，上書「官逼民變」四字。名揚以兵至必無幸，乃潛匿他處，出沒亦無常，雖心腹，亦鮮知之。名揚黨又揚言兵來必屠戮，村人駭懼，皆扃戶，以小舟載妻子逃。名揚見而喜甚，謂此可證非吾之罪，曲在官耳。未數日，官兵果大至，火名揚之居，四出大索，不能獲，而謠讖蠱起，將激變。官兵不得已，整隊歸。實則名揚匿獅子吼寺，未離射村一步也。

時撫浙之帥承瀛為政尚嚴厲，既得湖守報，即下嚴檄，將盡捕首從以正其罪。方伯伊某執不可，謂府縣治此事已操切，設更責之，則立興大獄，不如明白示諭，鄉民誤會概不究，但懸重賞，或可得名揚。帥然其說，乃先禱壽榕職，更委幹員數人下村撫慰，於是村人聞風返，稍稍復舊業。名揚至此，知故里不能留，乃集父老而泣語之曰：「名揚罪滋重，禍延桑梓，今官中所欲得者，名揚耳。父老憐名揚誠，請縛以致諸縣，所有賞資，可為里中謀善舉，他日論者，或不忘名揚，名揚於願足矣。」語罷，嗚咽不能聲。父老謂名揚許，相率慰以好言，名揚始再拜曰：「父老必不見許，則名揚其他適。先人壙墓，煩父老為守之。」其徒張成甲遽攘臂呼曰：「行則行耳，喋喋又胡為者？倘有人道秘密，莫謂白刃無情也。」名揚乃不復言，稍事摒擋，買舟奔武康，繞道至杭州，輾轉而匿居於蘇之木瀆鎮。

名揚既遠颺，而官中購之急，增賞至三千金卒不濟。顧事經撫部上聞，倘不得者，案終莫結，官吏憂之。念名揚遁必不遠，而村里中必有潛與通者，倘得紳士之助，必可致。適吳介坪孝廉方城居，官吏乃懇其設法，介坪慨然諾。明日，介坪訪名揚之黨，匿村中者尚數人，而成甲亦在其列。乃遣人賺至城，責其罪而語之曰：「汝善自為計，吾當乞官賞之。」黨徒曰：「如何而可？」介坪作色曰：「捕者日至，城村都不靖，農事盡誤，豈自命豪俠者如此乎？汝輩欲死則已，倘願生者，盍跡名揚所往，勸之曰：『丈

夫作事，成敗一身任之，何為偷生遠行，令一村不得安堵？」黨徒應之，公推成甲往，以成甲為名揚所信也。成甲無可辭，乃偕捕者至木濱，得與名揚見。名揚不俟成甲言，已知之，則慷慨語曰：「吾本不欲遁，勸者亦汝耳。今若此，吾豈以一身累一村哉？」遂從之返，並請捕者上刑具。比抵府城，於庭訊時，猶殷殷以勿擾射村為請也。未幾，名揚解省，決於市，介坪應得賞三千金，移給成甲。成甲不自安，辭勿受，強之至再，為設育嬰堂於村東。而村人念名揚，每值春秋令節，猶私以麥飯紙錢，掃其先墓，蓋皆不忘名揚之囑也。省吏以射村地僻，民俗強悍，即名揚居為署，移縣丞於其中，以資彈壓。是為歸安縣丞移駐之始。

#### 揚州四為何景炎任訟費

道光初，青浦有妓曰揚州四者，姓田氏，與何景炎暱，纏綿倍至。何為訟案所累，四憂懼，不知所出，願罄積金為謀脫罪，終不可得，乃為任訟費。且蓬首入獄，涕泣相對。及何遭配，四遠送至蘇州之泖關，痛哭言別，指天日自誓，謂當永守荆布。何乃令兒輩以母事之。

#### 陳碩士恤舅師之後

陳碩士宗伯用光，為魯山木大令九皋之甥，而姚姬傳郎中其本師也，故陳亦以古文名，堅守桐城、新城之家法。山木官夏縣三年，不名一錢，沒後，諸子奔走衣食，無恆產以自存，姬傳後人亦鬻田他姓，無力以贖。陳於道光戊子奉命督閩學，乃出其養廉，買田五□餘石為舅氏祭產，復出八百金為師門置田，俾姚氏子祭掃之餘，得粗給饘粥焉。

#### 鄧石如周三族之貧

畢秋帆制軍開府兩湖，稱好士，尤重鄧石如。石如留歲餘，以其間登衡山，訪岫嶠碑，泛洞庭，望九疑。其歸也，畢觴磋商，使為石如壽，囊中裝且千金，歸而買田築室，延師課子姪，為室家計。頃之，渡河，登東山，遂至京師，欲以篆籀古法劇切時俗，公卿多非笑，惟劉文清公墉深器之。乃遊盤、山西山，謁昌平陵而返。

自後石如時時客遊，然僅大江南北而已。修幹美髯，沈毅寡言笑，遊四方，所止，必物色其賢達士及搜求古人金石之跡以自考。與人論道藝，所持斷斷，絲毫不假借，布衣棕笠。賓客公卿間，岸然無所詘也。出遊而歸，囊中貲先以周三族之貧者，又以貲貸匠氏，使製棺槨，凡不能葬者，隨取給焉。

#### 李凌漢平楚蜀險灘

李本忠，字凌漢，漢陽大商也。一日，赴歸州，請於州牧曰：「州多險灘，本忠之祖死於是，父亦嘗瀕於死，心竊痛之。願出貲募能伐石者。」州牧可其請，州灘以平。又走蜀，之夔州，一如請於歸州者，皆得請。既去諸灘石，又以楚舟泝江而上，必用挽夫數□人負緦走窮劣間，恆失足顛墜死，乃鑿崖通道，以利其行。始嘉慶乙丑，訖道光庚子，凡平險四□有八，所費金二□萬，蓋曠世義舉也。楚、蜀有司聞於大吏，以上於朝，本忠及其子孫並膺四品章服之賜，或紀其事顛末，曰《平灘紀略》。

#### 張亨甫急姚石甫難

道光庚子，桐城姚石甫觀察筮官臺灣道，禮聘建寧張亨甫孝廉際亮為幕賓。亨甫喜，將渡海，及廈門，畏險，使人寫其貌題詩寄姚而返。聞鹿澤長為寧紹台道，往依之。至，則寧波失守，狼狽走江西。將至山東，不果，遂過桐城，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，方伯葉敬昌厚禮之。復之吳中。既而姚以事為英人謀懇江南，奏劾，有閩人附和其言，被逮。亨甫聞之，憤甚，見某巨公，面責之。意石甫赴速必過吳，棲遲以待。七月，石甫過淮，乃從至京師。時台諫憤石甫之被禍，交章論救，山陽魯通甫一同又作《臺灣道姚筮功罪狀》，代鳴不平。及抵都，一時名公卿爭枉車騎出迓，至長新店者凡三□餘人，曾文正其一也。而石甫終入刑部獄。

初，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，及赴石甫難，留蔣於淮，屬其友。亨甫方疾疾，扶病從，石甫止之，不可，自投方劑，未已。石甫事白出獄，亨甫大喜，從石甫居炸子橋楊椒山故宅，延人治其病。而所患深矣，竟歿，何子貞太史紹基輓以聯云：「是骨肉同年，詩訂閩江，酒傾燕市；真血性男子，生依石甫，死傍椒山。」亨甫疾革時，託遺詩於石甫，值臨桂朱伯韓觀察琦來視疾，因坐榻前，代執筆而自定去留，所謂《思伯子堂詩集》者是也。

#### 姚石甫撫劉孟塗孤

姚石甫與劉孟塗皆桐城人，相善也。孟塗客死亳州，石甫撫其孤如己出。孟塗，名大樞。

#### 莫蘭馨待黃得勝

道光己亥，廣州有丐焉，年三□有奇，跛一足，終日行衢市中，時而掩面哭，時而仰天笑。人有憐之者，與以錢，不卻亦不謝，視其狀類顛，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。時有莫蘭馨者，粵之俠紳也，樂善好施。見丐，心勿忍，招之至家，款以食，與以衣。丐不可，曰：「無故受大惠，非所願。」言已欲行，蘭馨止之，曰：「余知足下非常人，故招君來，何拘此？」丐乃受之，曰：「足下遇余厚，感甚，然余終以無故受惠為恥。無已，其就君家為傭乎？」蘭馨不可，丐固請，乃諾之。

及夕，蘭馨與之同飲，丐曰：「余，黃得勝也，山東萊州人。幼好武藝，□七而從軍。時當道方以焚鴉片故與英人開釁，余適當前敵，以為此戰永驅之於域外矣，豈知一敗再敗，至割香港。」言至此，嗚咽不已。久之續言曰：「余之足，亦是役所折，遂成廢人，乃流落於此。自恨不能為國復仇，而恆願國人復之也。然周覽四方，徒見國人之醉生夢死而已，不復知有國恥矣。嗚呼！大事已矣。」言畢大哭。丐居蘭馨家，操作甚力，日出而起，日入而息，不厭不倦也。蘭馨待之益厚，操作亦益力，半年而自辭，不知其所之。

#### 和尚殺殺人者

穆彰阿當國時，鴉片戰爭方熾，一時清議均主戰，穆獨持和議，論者群訾其受外人巨金運動，敢於賣國。一夕，獨坐閣中，有聲豁然，則一僧扶履而入，貌奇醜，瞋目睜視，穆噤不敢呻。僧出短刃將殺之，乃誦觀音佛號不已。僧大笑曰：「汝賣國賊，乃念佛，佛豈能救汝賣國賊耶？」穆跪而乞命，曰：「和尚慈悲，定能救我。」崩角無算。僧又大笑，曰：「吾以汝有奸人之雄，今孱懦貪生乃爾，殺汝，且污吾刃。惟汝何以受外人巨金而主和？」穆囁嚅而對曰：「此意出自朝廷。」僧曰：「焉用汝相？」穆又叩首不已，久且伏不敢仰。其妾適遣二婢來，正睹一物瞥然凌空去，見穆伏地誦佛，神色大異，扶之起。穆急問曰：「汝見和尚乎？」婢以未見對。意少定，復曰：「和尚者，佛也，彼來接引我耳。」

翌日，穆念惡僧行刺，必有主者，乃購刺客，將殺林文忠，殆以其力主戰而疑之也。時林在戍所，一夕，僕以事起，驀睹一醜僧，臥窗外，大駭而呼。林出視，僧亦徐起，曰：「僧自臥此，無害於公，酣睡可耳。」林請其入室臥，僧不可，林乃戒其僕無相擾。次夕，僧仍在焉。越二□餘日，林執卷高吟，忽窗外有聲甚厲，已而寂然。急呼僕出視，則僧方掘地埋一人尸，血漬模糊遍墻砌。僕驚呼曰：「和尚殺人。」僧笑曰：「和尚不殺人，和尚殺殺人者。」林奇之，強邀入室，將款以酒，僧曰：「吾持酒戒。」林問何以不持殺戒，曰：「能殺人，方能活人。」及林賜環，僧忽宵遁。

#### 葛衣人為江進士殺和尚

江寧進士江某赴京師，至某邑，客中小飲，時密雪嚴寒，忽見戶外有葛衣人過，頎然而長，跣足行雪中，了無寒色。江異之，前叩其姓氏，不答。又問客寒乎，亦不答。又問客飲酒乎，乃點首。遂引入旅舍，飲至無算不醉，復進食，食至無算亦不飽，而終席都無一語，狀類啞啞，江愈奇之。次日將行，請客俱，搖首勿許，遂別。

行三日，至一處，葛衣人忽至，謂江曰：「君見夫寬衣大笠短棒荷燈籠遙立道旁者乎？」江曰：「見之，僧也。彼何為？」曰：「今夜三鼓飛刃取君首者，即渠也。」江膽喪，伏地求救。客曰：「吾在，固無畏。渠果來，膏吾斧矣。」乃戒江安寢勿驚。至夜半，客提僧頭擲地上，曰：「莽髡無禮，吾已殺之。亦君攜金太多，為渠所覬耳。」江初諱之，客曰：「君囊中白金若干，黃金若干，封識何狀，度置何所，何欺我也？」江大驚失色，曰：「唯唯。」客曰：「挾此何為？」江曰：「欲往投某當道門下，以

此為贅耳。」客艷然怒，曰：「咄，汝固蠅營若此哉？吾目昧，誤識爾，悔不教和尚殺君也。」言罷，提僧頭越屋而去，時星光黯淡，頃刻無蹤。江慚懼，遂不入京而返。

### 藕絲救福某

藕絲，宿州人，方伯福某僕也，生而嬌媚如好女。淮北風氣剽勁，俗尚武，藕絲弱甚，不能作苦，復善病，其父母兄弟皆厭之。然質敏，從蒙師一二年輒能作短札。又善畫，無稿本，惟觀天地風雲人物山水之態而縱筆描之，無不如志，以是亦頗有稱之者。然不示人，人或見而奪取，則手揉而嚼之。

淮多水患，藕絲年□六值災，家人皆流徙，至揚州，資用乏絕，乞食於道。時福方綜淮鹺，以重金求豔妾，藕絲之父母以藕絲似女，即市軟骨藥，謀改其雙趺，易女裝，因媒媼以進。福大悅，問價，索千金，立召其父母至，許給五百金。其父母恐事敗，即應之，取金去。福命二婢夾侍，奉薰沐，治釵珥衣裙，轉瞬間，明璫翠羽，儀態萬方，一絕代麗姝也。福掀髯而笑，門下客皆爭進諛詞，助豪興。酒闌，福攜藕絲手將入幃，藕絲忽長跪而泣。福大訝之，藕絲頓首曰：「死罪，身實男也。父母飢欲死，不得已，飾為女以鬻。今不敢欺，死生惟命。」語時，淚潛潛下。福手援以起，曰：「汝既捨身為父母，吾亦何心不成全汝？但不為雄飛而為雌伏，汝甘之否？」藕絲曰：「惟主人命。」福喜，明日以告於眾，使易釵而弁，然仍曳羅縠，被錦繡，早夜侍主人薰香洗硯，不令與群僕齒也。藕絲亦恭謹，見人輒引避，姬妾間見之亦低頭垂手，側立而止。由是益得福歡，每他出，亦攜以行。福淫而愛潔，見侍者涕洟輒杖責，防諸姬尤嚴，偶失言語皆責罰，藕絲時時為之緩頰，得寬解，由是不妒而反德之。

福黨權相穆彰阿，已而穆敗，福為御史劾賊私數□事，審實，褫職，下刑部獄，危甚。家人姬妾皆星散，故舊動色相戒，莫為援手。其子省之於獄，以家事告，福問藕絲，曰：「亦不知何往矣。」頓足曰：「此人亦負我耶？」公子曰：「聞已投某中堂矣。」福顏色遽變，公子不敢再言，福亦不更問。俄而詔下，從寬戍邊，半途即賜環。福惘惘，不知所以然。公子探之，謂出某中堂之運動，始悟。時福已耄矣，在獄被荼毒，抱憂憤，脫禍未幾而病。病劇時，藕絲來一視疾，握手涕泣，留之，不可。未幾福卒，藕絲竟居某中堂門下以老。

### 奕繪懲廠甸無賴

太素道人奕繪，字幻園，貝勒也。少任俠，負文武才，著有《子章子》及駢文、詩詞。都門惡習，上元節，婦女遊廠甸，若車非大鞍，御者無紅帽，無賴輩每起與窘之。其窘之之法，輒扛車令仰翻，以迫車中人之出，於是拏裾捉肘，攫釵珥雜佩，罄所有以去。幻園知之，則坐小鞍車而垂簾，以習用二鐵械各縛弓鞵於一端，置鞵簾外，雙翹纖削若菱，戒御者衣帽坐作，悉如雇車式，嚮無賴麇集處于于來。則群起扛車令翻，幻園出，張怒髯叱咤辟易，以縛弓鞵之鐵械狙擊眾無賴，乃皆長跪乞貸死，崩角有聲。幻園於是大樂，策款段以歸。

### 某王為亢掌櫃解圍

京師大賈多晉人，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，雄於財而性儒，其遠戚平某素無賴，恆黷之，亢為所窘者屢矣。一日，載米入城，亢自督之，牛車數乘，絡繹於道。遙見平施施來，亢欲遁，平笑，以手挽之曰：「卜者言，予今日南行利，不謂適遇兄。前途挑青帘者，酒家也，盍飲乎？」亢辭以有事。平固邀之，亢不允，平大怒，曰：「邀汝飲，敘親誼耳，不飲，是無親也。無親者，何顧惜為？昨家中適斷炊，君有米數車，當借石許，為卒歲計也。」亢窘，請緩期。平曰：「君家妻子饑，亦食能緩期否？」

亢至是辭窘，揚鞭揮牛行，弗顧。平急解衣臥車轍中，叱曰：「老慳能斃我，驅車壓我；不能，予□石米。」亢無計，婉求之，不聽；請減其數，不許。時已薄暮，亢恐誤行程，淚如雨，聚而觀者如堵牆。俄有騾車轆轤來，至此，亦停轡，一峨冠丈夫下，問故，亢具告之。丈夫遽厲色叱平曰：「是汝言耶？」平怒曰：「是也，何預汝？」臥不動。丈夫不答，遽奪車夫鞭鞭牛，轟然一聲，大車壓平腹而過，平腹裂死。眾大驚，坊保咸集，丈夫曰：「渠自求死，生之胡為？」趣亢行，曰：「汝勿恐，我自殺之，不爾罪也。」坊保將繫丈夫，忽南城御史至，叱保退，跪請罪。丈夫曰：「此皇城御道，而奸民橫行若此，需巡城御史胡為者？」御史唯唯，面如土。丈夫又曰：「有效尤者此為例，壓死勿論。」言畢登車去。御史責坊保不早報，撻之。見者皆咋舌，有胥役曰：「此某王也。」

### 刀俠還餉

道光時，粵有解餉委員，過揚州，忽大雨，見山上一人來，沾濡徧體，欲附船行，云對渡即至矣。船戶不可，委員以其言切，許之。轉至對岸，給舟賞，登岸去。比至揚州，則舟餉三萬餘金均失矣。大驚，責船戶，欲送之官，船戶力辨非是。忽茶店中一少年笑曰：「此事豈船戶所辦？」急問何人，少年曰：「汝輩中途有所遇否？」船戶急曰：「吾固言附船者不可信，而官固欲聽之，必此人也。」委員至此亦悔之，因言狀。少年曰：「殆即此。」委員問：「能為我求否？」少年曰：「不能。」問其所居，少年良久始告曰：「從彼上岸處，即登一山，凡南行幾里，東行幾里，有小屋，門懸一燈，可夜往。至五更，即有一人出，向西行，汝可伏東，候其返，速跪求之。彼或哀汝，能返汝，彼若問何人，慎勿言也。」委員如其言，至五更，果有一人持雞出，西行，若有所禱，且殺雞瀝其血。委員遽跪其前，此人笑曰：「汝來，得毋為所失銀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吾身家性命，在此矣，願哀我。」曰：「已還汝矣，盍歸視之。然何人告汝？」委員怖，因言其狀。歸，船戶笑迎曰：「銀得矣，滿船皆此物也。」視之，果然。至揚，則少年迎於岸，委員具以所遇告之。少年曰：「亦言我否？」委員曰：「不敢隱，已告之矣。」少年曰：「固知汝不敢隱。彼何言？」曰：「有與君一信。」少年曰：「速固執之，勿開視。」急持其信，誦咒良久，開之，則白鐵刀，蓋刀俠也。

### 黑衣人為隸殺盜

道光時，某官遭隸以事西上，挈巨資，道出穀、澗間。暮宿逆旅，坐甫定，逆旅主人見行李，忽驚起，顧客曰：「頃有人相尾否？」隸聞言，殊訝，主人指示行李上有紅印一，青印一，曰：「此固有之標識耶。」隸曰：「奇哉。吾晨起行時，未見有是也。」主人曰：「此盜符也。青者取物，紅者殺人。凡諸盜，各有所部，即各有符號。符號所著者，即表明其為某部所發見，而他部不能爭。君試思之，頃間必有尾君後者，亦有人與君談否？」

隸思之良久，曰：「晨有二軍官，同餐於野店，與吾坐同案而略談，云自開封奉公往洛陽。餐畢先行，其馬甚良，頃刻已遠。日過午，中途有黑衣人跨黑驢，自歧路來同行。渠屢返顧，吾輩見其如此，則亦目之，渠似微覺，鞭驢逕去。」主人曰：「此皆可疑，君第慎之可也。」語畢而出。隸懼，欲捨此而去，則須前行百里外始有頃舍。方踟躕間，聞外呼湯沐聲甚急，覘之，則黑衣人坐堂上矣，益震駭。已而主人具晚餐，黑衣人與隸擁案對坐，隸勉食數蒸餅，不敢舉首，黑衣人殊坦然，豪飲大啖。時逆旅客滿，惟東廂祇二客，黑衣人飽餐畢，告主人，移裝具，宿東廂。主人以有客告，黑衣人曰：「吾偵之久矣，東廂甚寬，三人無礙也。」主人移行囊往，客拒之，主人以告，黑衣人指隸曰：「無已，其與此君共宿乎！」隸若喪魂魄，幾不能出言。黑衣人遂移行囊入，隸蒙被臥，二更向盡，無聲息。忽案燈驟明，黑衣人操刀起，隸涕泣，求免死。黑衣人笑曰：「吾不殺汝，殺汝者行至矣。速以繩授我，將有用。」隸伏枕稱謝，抽繩授之。已而燈又暗，聞有巨物撞門聲，纔三四聲，而門樞脫矣。隸被罩其首，不敢動。復聞人僵仆聲，聞黑衣人叱曰：「奴才，此種身手，乃向江湖獵食，寧不愧殺耶？」隸掀被視之，則兩盜已縛跪牀前，猶著軍官服也。黑衣人手鞭痛扶之，盜無語。

已而天明，黑衣人解盜縛曰：「念汝雛兒，暫饒一命。去去。」黑衣人顧隸曰：「今免矣，行李上有徽識，速剗去之。吾將適南陽，不暇與君同道也。」問姓名，不答，策驢逕去。

隸事畢，歸途，更問舊主人，亦迄未復見。越數年，隸偶見刑部錄囚，有殺人犯某當處決，則向之黑衣人也。亟詢其顛末，告主人，為營脫之。乃往見黑衣人，告以故，黑衣人曰：「汝事某當道者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叱曰：「去去，吾不受鼠輩惠也。」復詣刑部，自訴實殺人，不宜枉縱。刑部堂官以當道所囑，疑有他故，相視色動。黑衣人拍案罵曰：「賊官，國家法度，豈汝逢迎上

官之具耶？汝欲枉法，老子決不任爾。」堂官大驚，亟使人牽之，則匕首已自陷其胸矣。

### 高螺舟載參將柩返國

仁和高螺舟太守人鑑以翰林起家，道光時，奉命冊封琉球國王。禮成，散步使館外，見一屋有棺焉，前和題識曰「天朝參將某公之柩」。詢之，則乾隆朝護送冊封之使至琉而以病死者也。問何不歸，曰：「海船忌載柩。」高曰：「俗忌耳，何足慮？吾當歸之。」謀於副使，副使不可，高曰：「吾兩人，猶彼也，萬一不幸，亦無歸乎？請以吾舟載之，雖沈溺無悔。」而一舟之人亦皆執不可，高怒曰：「此吾舟也，吾為政。」卒載之行。未一日，風浪大作，舟中人咸崩角於高之前，請棄柩，勢洶洶，不可止。高歎曰：「彼在外國，固幸無恙，吾載之歸，反棄之海，吾何以對死者乎？汝曹可為設祭，吾當祝告死者以不得已之意焉。」

眾乃舁柩至船頭，又數人為陳設祭品，又數人告具於高。高衣冠而出，登木而坐，謂眾曰：「速投之海。」眾爭前挽高，高叱曰：「吾以一柩故，累爾眾人，不投之海，無以對生者。然吾不與同投於海，又何以對死者？吾意決矣。」眾環顧，罔措手足。正相持間，風浪亦息，高笑曰：「舟平如席，汝曹何紛紛乃爾？姑徐之，風作，再議可也。」於是仍舁柩下。而自此風恬波靜，安抵粵東。參將故粵人，訪其家而歸之。

### 楊光潔好施與

楊光潔，字玉川，黔陽例貢生。樸厚沈毅，好施與，常慨然有范文正先憂後樂之志。父思錦欲建義學未果，光潔與弟光洪力建經、蒙兩塾，約費萬緡，置田租數百石。嘗捐修學宮七百緡。歲儲穀四百石，每夏末開倉發給，不取償，年終藉以度歲者，日填於門，不稍吝。其諸子隆冬薄棉蔽服，或以為言，光潔愀然曰：「自奉不儉，彼門外餓夫，將安取資？」少時師友，數年猶月送薪米，無德色。某童拙而貧，光潔日以粟課其文藝之多寡，試則備其資斧，數年名竟成。

### 謝廷恩斥財

謝廷恩，字拜賡。少貧甚，讀書裁盡《論語》，遽去而之農，又之商，南入閩，西入蜀，逐物貴賤，轉徙常贏。嘗與鄧某共為賈，主計者誤以六百金入其帳，密歸之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。會有天幸，所居積恆有獲，累致鉅萬，及羨，輒散之。為縣建義倉，構廩四□二間，貯穀萬六百石，捐金凡千三百斤。建育嬰堂，捐金二千兩。家置宗祠，捐穀若干斛。郡縣立群禮廟，捐錢若干緡。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脩之資，新進生或貧乏無所出，則又為捐四百萬錢。

### 曾文正追錢江忠烈

江忠烈公忠源初以公車入京，館曾文正公國藩邸，既下第，日事狎游，貲罄矣。文正勸之歸，許為辦裝。明日，江不別而行，文正亟命駕追之。及於長辛店，則江方午饘，慰之曰：「以君之才，他日不患無所遇。但有親在堂，此歸殊難為懷。」出百金贖之。文正返，客爭問所往，曰：「追錢江岷樵耳。」客大愕，文正曰：「岷樵必以忠節名天下，諸君非其倫，異日當自知之。」岷樵，忠烈字也。

### 江忠烈徒步送友柩

江忠烈公少負才氣，好飲博，與人交，衰貌如一。有友死京師，忠烈質衣物歸其喪，徒步送之。

### 謝選門贍養親族

嘉應謝選門，名雲龍。宰廬陵時，宗族親友之窮乏者皆歸之，其族人至於易姓與僕隸伍。或疑為不情，抑知為鄉黨之無以為生者，委曲圖免溝壑，正其深於情耳。署中人眾，而約束極嚴，子弟之擅出宅門者，手笞之，闔署肅然。廬陵故優缺，在任數年，空無所有，以受養者過多故也。

### 郝金官助賑

道光時，懷寧伶人郝金官名噪京師。晚歲還里，至山東，直大饑，人相食，官吏方勸振，郝慨然以歷年所積之五萬金報大府，願振饑民。大府義之，將奏獎以官，郝固辭，曰：「我為伶，誰不知之，即得官，亦不為人所齒。果能許我之子孫與齊民一體應試足矣，他非所望也。」允之。乃返旆，終老於京。同治壬戌，其孫同箴捷京兆。乙丑，成進士，為庶常，散館，改吏部主事。

### 玉琵琶好施與

道、咸間，有居於武進、無錫間者，以玉琵琶稱，伏其姓名矣。其人性好施與，比鄰數□家咸待舉火，奔走若部伍，遠道之走求資助者無不與。雖甚自重，接人輒藹如，不喜交通官府競勢利，不蓄姬妾，不積財逐什一，故鮮伎求之害。鄉里多之，蓋不獨以技長也。

### 夫婦皆劍俠

懷慶郭某經商歸，雇小車一，俗所謂二把手也。屬俟黎明行，而未五更，車夫即促之起。既就道，荒僻特甚，數□里無人煙，天又昏黑不可辨，且疑且懼。車夫似已覺之，笑而慰之曰：「客何必爾耶？客囊中所有，吾早知之，設將行不利於客，雖青天白日，豈無僻靜處，何必昏夜？特吾輩近不為此，幸勿以夜行為疑。」聆其言，始知其舊為盜也，益懼，然無如之何，姑聽之。

行數日，沽酒勞之，從容叩其改行之故。則笑曰：「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，以匹馬縱橫燕、趙，非一日矣。某年糾伴七人將行劫某處，至則已暮。見山前茅屋數椽，四無居鄰，屋旁一女，年可二□餘，偕其夫轉輾輻及井以灌地，姿色甚媚。同伴中一人揚鞭言曰：『今夜宿此何如？』眾會其意，雜然應曰：『諾。』前有大林，遂共赴之，解鞍憩息，以待日落。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者，謂之採花，犯此未有不败。人定後，五人者往，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。已而念以一纖弱女子，驟遭強暴，不知作何狀，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，則五人者早排闥入。而室內無聲，方疑詰問，忽聞女子語云：『汝竟高臥不起，亦太懶矣。』男答之曰：『汝一人，有何不了事，尚煩吾起耶？』少間，男又問共得幾人，女以五人對。男曰：『明明七人，何乃五也？是必尚匿其二於林中。吾當起，與汝往，共了之。』遂聯袂去。吾兩人駭，俟其去遠，潛入室中偵之，則血流滿地，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。乃知此夫婦近古劍俠者流，吾兩人之得保首領者，幸也。於是棄行李馬匹越山遁，自此輟往業，以力自給。」

### 陳大強人以財濟貧

陳大，山左滋陽人。多力善鬪，嫉惡如讎。少時為人負米入市遇眾人圍而譁，陳問之，知為人家姑處養媳而死者。陳大憤，釋肩上市米袋壓其姑斃之，因亡命走河南淇輝間，為人傭。

淇、輝固多盜，許某者，輝之富家也，謠傳盜將劫之，許懼，議防禦。或有知陳大者，謂許曰：「曷往求大。」許訪之，適遇大荷鋤自田間回，許揖之，問禦盜計。大笑曰：「傭工朝夕耕作，以求一飽，安知此！雖然，禦盜亦易事，散汝家財，盜自不來矣，何禦為也？君見盜劫我窮漢乎？」許喪氣歸，雇武夫□餘人邏守之。一夕，月明如晝，萬籟皆息，忽屋瓦上有嘯聲如鴉，一偉男子躍下，眾呼盜至。盜曰：「陳大不來，安畏汝鼠輩耶？」伸手握一人喉而提之，如提雞鴨然，其人悶死，餘皆竄，盜盡劫許家所有而去。

許聞盜言，知盜實畏大，明日復求大為追盜。大曰：「易事耳，然追得之財物，當悉以濟貧乏。」許從之。夜半，盜果送所劫財物還，曰：「從陳大命也。」交畢一嘯而去。許畏大，不敢不如其言，悉散其財以濟貧民，賴以活者無數。再往訪大，已不知所往。當日武夫中有識大者，曰：「大亦盜也。」

### 金祥為主致萬金

金祥，潮陽人。生八歲，父以貧故，鬻之於邑人陳子焜家為僮。子焜性惠而慈，御下有恩，祥自幼純謹，故子焜尤優待之。已而子焜經商折閱，家日落，祥壯未有室，為主掌會計，朝夕盡瘁，絲毫不入己，子焜益倚重之。某歲，子焜病腹脹，祥憂甚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眼脂糊兩眶，而炊藥不少衰。未幾病革，謂祥曰：「若苦矣，我病累月，我妻若子，不逮若之事我勤。我無以報，還若賣身券，我死，聽若所之。」祥泣曰：「奴八歲事主，於今垂三□年，恩猶父子。奴之去留，不在券也。」子焜歎息良久

曰：「雖然，子良苦，吾終還若券。」遂命家人出券與祥而歿。

祥哀號過於其子，竟留不去，調子焜妻曰：「一家數口，坐食非計。」乃畫策營生，惟苦無資本，謀以舍後餘地畝許售之，得百金，悉以畀祥。祥則入城販紗，甫三月而兩倍其息，歸而喜曰：「主母無憂，富可立致矣。」又四五年而致產萬金，為子焜子娶婦，并納粟為太學生，又覓地為子焜營葬。至是，有勸之娶者，祥曰：「予正以無室家之累，故得專其心力以報主恩。況今年逾四□，精力就衰，尚望娶妻生子哉？」聞者賢之。越數載，祥病且死，告子焜之子曰：「老奴馬牛之報盡矣。」出枕中一紙，則家計鉅細，與往來銀數悉載之，曰：「以此薄產，世守可也。」言訖而逝。或疑祥必稍有私蓄，竊發其篋，則無寸絲粒粟之儲也。

### 丐助來懋齋應試

蕭山西鄉來懋齋家奇貧，性慷慨有過人之節。得鄉舉，欲試禮部，而苦無資斧，於是奔走告貸親故之門，迄無應者。既而曰：「以云資貸，恐如我之貧終無還期，孰如成一會而籌集之，庶取次償楚，他人金錢無虛牝之擲，而一己之行旅庶以鳩集，且得從容措歸焉。」於是復奔走於親故之門者數日，始有七人認可，然皆強應之而心實否之。

屆期，來黎明起，掃庭除，潔杯盤，具旨酒佳肴以候。乃親故皆不至，適有群丐過其門見之，意必有所謂喜事者，遂麤集戶外欲得其杯盤餘瀋。斯時也，來方饑憤，乃出調群丐曰：「予之肆筵設席也，實以會試期迫，赴都乏資，欲藉親故集會，輸資應急耳。奈親故負我，酒肴遂為虛設，孰若供君等之一飽。汝曹其偕來，汝曹其就座，吾將為東道主而暢飲焉。」群丐酣醞醜餉，既已，謂來曰：「吾儕蒙酒食之賜，固屬非分，然一飯之恩，胡能讓前人專美。今試問由此達京師需金幾何？」來曰：「但使途無饑渴，而安抵都門足矣。」群丐應聲曰：「是淺淺者，何難之有！吾儕願盡力焉。」遂侍送至京，或攜行囊，或負書笥，或扛肩輿，擁以就道，沿途以行乞所得供來食。逆旅主人往往嘉其義而奇其事，輒饋詢顛末，且厚有贈饋。既抵都，群丐仍分道行乞，以所得資為來之試費。

來既試捷南宮，出為某邑宰，歸途過浙，甫抵里閭，親故之問寒溫表慶賀者肩摩踵接，充塞門閭，來亦不甚介意。越數日，將之官，群丐請從之任所，來恐有所不嫌，又恐背前誼，方躊躇間，中有點者似已窺其意，曰：「先生之作官自作官，某等之行乞自行乞，但使有效犬馬處，則吾等願藉之以畢餘生。若其他世俗之累，決不敢為先生浼，且自浼也，請勿作再三之慮。」及來抵任，各行乞四方，惟昏暮時一潛入署而已。來亦隨時資給之，然往往不受。時邑多盜，群丐間為偵探，是以屢破重案，然頒發賞格時，懸牌累月，迄無向領者。

### 丐侍郝小峰疾

郝小峰，名植松。性抗直，喜詼諧，保定大族也。道光時，以選拔令江蘇，所至有長厚名，人呼為郝瘋子，一時士大夫喜與之遊。以憂免官，從事稿臺，鬱鬱不得志。咸豐時，起復需次，同事多貴顯，小峰則垂垂老矣。居金陵，敝衣謁當道，當道謂其衣不中體，則答曰：「年老家貧，不似大人為整衣褶時。」蓋昔有其事，分隔雲泥，人所不敢言者也。

後年餘，郝益困。一日，以事至妙香庵，有丐曝於廊，小峰大呼曰：「多年不見，何一寒至此？」丐錯愕，不知所為。遽攜手入佛堂，縱談□餘年事，或歌或哭，某也賢，則伏地叩頭，丐亦叩頭；某不肖，痛罵之，丐亦罵。日西下，子弟請歸，命輿，與丐同行，觀者如堵牆。及歸，夫人迎而謂之曰：「豈真瘋耶？何顛倒乃爾。」丐者曰：「夫人勿怪，某與公不相識，而流離顛沛，所遇略同。如謂非類，則今日貴顯者，非昔時訂金蘭聯苔岑者乎？異日相逢，正恐以非類薄君家矣。承公雅愛，誓不相負，請勿疑慮。」自此同起居，共飲食，凡小峰一茶一飯，無不傾心料理，偶缺乏，踴躍出門去，歸必有所遺。小峰旋病喘，日夜服侍，溲溺必親至，病歿，丐痛哭嘔血。其子弟問姓名，不答，送柩至江岸，對船大哭，聲振松木。揚帆出燕子磯，猶聞山顛叫號，淚下如雨也。

### 妾救嫡

河南洛陽縣民某有一妾，故尼也，既歸某，不習井臼之事，鮮衣甘食，終日嬉遊。其嫡弗善也，時時責讓之，遂不相能，詬誶之聲日聞於外，同處一室若寇讎矣。咸豐初，粵寇犯河南，攻之不克，大掠於鄉，某倉皇出走，不能顧其家，其家人猶能強步，寇且至，皆避去。獨嫡以纖趾不能行，自分必死於刃矣，妾奮然曰：「吾負爾去。」遂負之行，三日三夜，蹠穿膝暴，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。嫡撫之泣曰：「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。」寇退俱返，遂相親愛若姊妹焉。有鄰媪問妾曰：「爾與嫡不相能，何出死力相救若此？」妾曰：「平日彼此凌誶，私忿耳，患難之中死生所繫，安有為人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？」聞者益賢之。

### 湘軍將帥患難相從

湘軍之興，諸將帥患難相從，皆迫於師友之誼。如彭剛直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，曾文正以為有烈士之風。若江忠烈之攻廬州，事前已奉朝旨，令勿拘城亡與亡之例，而忠烈堅持守土之責，省城既陷，即仗義自投於水。新化鄒叔績，名漢勳，為湘中漢學大儒。與忠烈同學至好，特往軍中訪之，尚居賓客之位，初未有職守也。及見忠烈殉難，鄒亦激於義憤，慷慨投水中。文正輓之曰：「聞叔績不生，風雲變色；與岷樵同死，日月增光。」蓋紀實也。

文正弟愨烈公國華與李忠武公續賓為姻婭，三河之役，愨烈已卸兵事，留軍中觀戰。及忠武戰歿，愨烈亦從死。蓋由文正以忠孝文武為天下倡，氣機鼓動，輕死重義，有發於不能自己者也。

### 曾文正加惠經學大師

咸豐時，曾文正駐師祁門，狂寇環攻，儲胥奇困，為其一生行軍最苦之境。乃手寫遺屬，帳懸佩刀，神志湛然若無事。一日，忽憶及皖中多經學大師，遭亂顛沛，存亡殆不可知，遂遣人四出存問。存者貽書約相見於戎幕，亡者恤其細弱，索其遺文。如桐城方宗誠存之、戴鈞衡存莊，歙俞正燮理初，黟程鴻詔伯敷諸家，皆藉以得脫於險。

### 王壯武存問張老人

咸豐乙卯春，王壯武公鑫由楚邊逐寇於粵境，假道寧遠。張老人者，年一百□八歲，縣中不知有老人，饑寒鮮調恤者。王入其縣，即遣人存問，為置田宅，資其子娶婦，且召飲之。比還，復途過，省老人，老人已抱孫矣。乃邀之登九嶷山，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。是日為王之封翁生日，客以次奉觴遙為壽，且慶其功。酒酣，悵然曰：「予常有三恨，恨任事太早，學業太淺，用心太苦，而多忤人。身遭時變，以士卒用力，人號為勁軍。吾常恐世亂未已，將無以畢三恨，奉養二親，將奈何？」老人執爵起，慰以大義，合席舉酒極歡。及班師回楚，即乞假省親，於是離家已四載矣。

### 馬為塔忠武死而哀鳴

咸豐乙卯，塔忠武公齊布有戰馬，本總兵烏蘭泰之馬也。烏陣亡，馬為粵寇有，塔官湖南都司時，與寇戰，其卒得此馬不能騎，乃獻之塔，塔命圍人畜之。馬見圍人，蹉蹶欲噬，強被以鞍轡，則人立而號，聲若虎豹，一營皆驚。塔聞之往視，馬悚立不敢動，其色黝潤如髹，高七尺，長丈有咫，兩耳如削筒，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許，徧體旋毛，作鱗之而。塔曰：「此龍種也。」試乘之，疾如驚電，一塵不起，亭午出營，行五□里回，日尚未晡，蓋兩時許，往還百里矣。塔大喜，自是戰必乘之。

塔既驍勇敢戰，馬又翹駿倍常，酣戰時，每提刀單騎突出，馬振鬣嘶鳴，馳驟如風雨，將士恐失主將，輒奔命從之。寇愕失措，不能當，往往以此取勝。由是寇望見即駭曰：「黑馬將軍來矣。」或不戰而潰。一日，塔輕騎，遇伏寇百餘人追急，乃避道旁逆旅中，以馬匿芋窖，覆以草，祝曰：「若鳴，則我與爾俱死矣。」乃易服為爨者狀，坐灶前。部署甫定，追者至，問塔曰：「見黑馬將軍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追者徧跡屋前後，至芋窖數數，馬竟無聲，獲免。塔之薨也，馬哀鳴數日乃食，然受鞍，則蹉蹶如故，無敢乘者，遂令從塔柩歸於京師。

### 犬救主於火

南海陳林酷嗜酒，嘗從軍粵西，豢一犬，甚馴，出入必與偕。一日痛飲入山，至半途酒發倒地，臥林草間。值火焚林草，將

及，犬乃投身淤泥，起而以身灑火，火息，則犬已瘳不能起。及陳醒，犬已垂斃，但見野草半灰，犬臥其側，焦毛之中，泥跡尚存。頓悟其以救己而斃命，遂含淚破土掩之，再拜，誌其處而去。歸乃戒其子孫曰：「吾非犬，無以返鄉井，汝等識之。」此咸豐朝事也。

### 張星五出資犒師

天津富人有張星五者，曾在旗員海某處為家奴，遂有海張五之名。又嘗納粟入監，後雖緣事斥革，然操白圭計然之術，卒以業鹺起家，擁資巨萬。咸豐辛酉，英人犯天津，張出所有犒其師，以保全津人生命財產為請，英將許之，於是一切皆聽張所言。繼而和約成，文宗以其有保護鄉里功，寵賜極優，且給帑以償其犒軍之費。津民亦感其惠，集資如所費以酬之。英人既得賠款，亦撥款以償其進奉之資，復舉圓明園所掠之珍玩為贈。張既驟得此大宗鉅資，一躍而至數百萬，壽八□餘而卒。再傳至孫媳時，猝遭回祿，珍寶房屋盡付一炬，并焚死兩人，聞所燬約值銀一百萬兩以外也。

### 慧頭陀殺衛隊

天台雁蕩以山水著於世，士之慕名勝好風雅者趨焉。嘗有知名士數人，以九日登天台為黃花之會，吟詩傳盞，相顧甚得。忽層巒間一僧荷薪行歌而來，敝衣布履，髮鬢齊眉，見客方飲啖，即釋擔，不辭而據上坐，手撮肉數片仰吞之，傾壺就口，一吸而酒盡。眾顧之怪訝，然見其貌寧，亦微懼，不敢侮。僧見紙筆及詩稿，笑曰：「諸君大風雅，為此好事耶。」援筆濡墨，亦題一詩於石壁，長笑而去。眾視其字，作米顛草，詩有「海風萬里吹衣袂，一髮天南自在青」之句。各顧所作，歎弗如也，悔不及問其名焉。

是夕，名士宿國清寺，則僧在廚下執爨，見眾人，仍操作往來如故。眾就與談，僧自稱為慧頭陀。問以何地人，及何時出家，皆搖首言不知也。與之言詩，僧仍不答。明晨，眾相約觀日出，天未明，即鼓勇登前山。遙見有人立峰頂霧靄中，東向而望，至前，乃頭陀也。兩手結蓮花印，向日誦佛號。少頃，日自海上來，紅霞一片，左右捧之，照四山草木巖石，皆作虹彩，還覘下方，猶黑暗沉沉也。眾嘖嘖稱歎，或有為風輪星氣之談者。方酣暢，忽狂風自左來，草木盡偃，頭陀遽迴顧曰：「猛獸至矣，諸君毋動。」風始過，一虎跳躍而前，眾戰慄，幾不能起。頭陀袒臂搏之，虎絕頭而仆，僧荷死虎去。久之，眾神定，始相扶下山，入寺少息，不見頭陀，乃歸。出寺不數里，頭陀忽提一食盒來，啟之，酒食滿焉。謂眾曰：「前叨擾，今以此報，可乎？」眾方饑渴，就道旁列坐，肴美而腴，色白如腐，眾詫為未見。僧曰：「此虎髓也，食之益有力。」乃飽餐去。

逾年，有重遊天台者，問慧頭陀，則久去矣。問何所，則不知也。蕭山來夢珊者，亦當日眾中之一人，後□餘年，自豫藩幕假歸，道淮北。淮北，盜藪也，來甚懼。藩署衛兵甲乙者，皆以勇聞，故盜也，使送來歸。二人有異志，覬方伯贈來之千金在篋中，謀攘之，每次舍，輒以盜警嚇來。數日，入歸德界，兩人故促車入歧途，日暮，入一大林中。甲乙各抽刀叱御者止，遂曳來自車出，與御者對縛大樹上，竦笑曰：「來先生，□日來受驚否？先生患寇盜，今日送先生至地府，彼處安穩，無驚恐，可常住也。」

御者哀求，來瞑目無語。須臾，眼前覺刀光一閃，以為刃下矣，忍不動。忽聞甲乙叩頭稱死罪，視之，曩之頭陀也。手戒刀，怒氣彪彪然，甲乙則列跪於旁。頭陀神采亦猶昔，謂來曰：「今日幸相遇，稍遲，無及矣。」命甲起，為二人解其縛。乙覘頭陀稍暇，猝自地躍起，一竄數丈，欲逃去。僧晒曰：「鼠子尚爾耶？」一揮手，鐵丸橫飛出，乙已仆百步外矣。甲解繩訖，頭陀即以繩縛之於樹，戟指數之曰：「我使汝二人送書少室，而汝不返命，罪一也。又構陷某兄弟，引官軍跡我於陸渾山中，幸我早避，不然，遭汝毒手，罪二也。作衛隊以後，誣良罔善，前後傾陷七□餘人，罪三也。」甲俯首無言。頭陀又曰：「我當初收汝部下，若何看待？眾兄弟於汝，又何等親睦？汝果以何而變心？」甲無言。頭陀笑曰：「今不汝容矣。」白刃一揮，人頭與樹齊斷。顧御者促馳，又□數里，河橫於前，頭陀出箆築吹之，即有舟自隔岸葦中出，渡三人而過。有茅舍百餘間臨水居，四面皆湖蕩也。頭陀與來宿焉，抵足談竟夜，皆豫省吏治事，於民間疾苦、州郡貪廉甚悉，乃知頭陀為有心人也。

### 盜僧還黃某銀

天台黃某工技擊，善彈，為浙撫帳下材官。一日，撫命解餉銀赴京，中途被雨，止旅店，見店主與一行腳僧爭論，近審之，知僧乏旅資，主人下逐客令也。黃解囊代償，且招之共飯，僧大嚼不謝。未幾雨霽，已薄暮，黃更欲前進，僧尼之曰：「勿夜行，此中多盜。」黃曰：「某有彈丸在，毛賊不足患也。」僧微笑云：「顧客前途保重。」黃遂策馬進發。行數□里，已昏黑，星光下見一人起草間，執短鞭尾之，呼叱不應。黃知其盜也，急取弓彈之，方意必中，丸為鞭所擊而落。再彈，中其鞭，鞭折，復手銅丸□餘，連發彈中之，仍不退。丸盡，黃懼，驟馬前行，未數里，見空中電光相逐，漸逼其身。黃大驚，下馬伏地，迨電光漸滅，將跨馬復行，視銀，不翼而飛矣。

方駭怪問，途中忽來一僧，語黃曰：「君單騎夜行，何不畏暴客也？」遙指有林木處曰：「蘭若去此不遠，君若枉顧，亦可稍息征塵，來朝走馬未晚也。」黃以餉銀已失，或可因之緝盜蹤，許之，即牽馬與僧同行。行里許，至一莊，數□人列炬出迎。僧延黃坐廳事，人報主僧。少頃，主僧出，錦袍玉帶，皂衣人羅列左右，笑揖黃曰：「客識老僧乎？」黃視之，乃前店中僧也。主僧執黃手曰：「老僧，盜也。昨蒙盛意，知君豪士，第君以彈丸自矜，故聊以相試耳。」因手出數丸與黃，曰：「此君所加遺也。君藝若此，非老僧亦莫敵，劍術未知，是君之短。君銀悉在，幸不疑，今且燕樂，明日送君行也。」乃命布筵，酒酣，各道生平，主賓意愜。讌罷，主僧笑曰：「余有小技，今日興不淺，當為君一奏。」遂入。良久，短衣窄袖，擁長短數劍出，起舞庭中，寒光逼人，黃大驚。食頃，擲劍植地，如列戟狀，主僧已直立席前，笑顧黃曰：「君解此乎？」黃拱手曰：「上人絕技，弟子萬不及也。」主僧大笑。是夕，主僧與黃坐語達旦，所論多擊劍及彈弓事。天將曉，主僧以銀還黃，送之路口，贈以雙劍而別。

### 盜尼戒多殺人

徽州汪某以勇稱，有大賈延之為鏢客，衛之入陝，道逢顯宦挾重資，約同行止。抵旅舍，甫解裝，有童子來投宿，繫騎於門外，趨至汪前，曰：「若囊中物，皆攫取而來，予當攫取而去。明且君若緩發，恐見駭也。」汪訝而不敢言。夜過半，呼起行，謔為倦，請後，約去遠，乃就道。□里入山徑，見車馱狼籍，童子坐巖上，指谿以示汪，皆死人也。汪大駭，童子曰：「此去山路惡，可速行。」汪叱眾急趨，以貪程，失住處，徬徨谷中。見山堰有草庵，求棲宿，一比邱尼年四□餘，引至堂東小室曰：「棲此，夜間多虎狼，勿亂窺，驟馬置苑後，無妨也。」一更許，聞扣門，徐聞尼曰：「取不義物也，馘其魁，何得多殺人，忘我戒。」即聞以杖擊物聲。汪眾悚懼，未及曉，束裝，謝尼而行。

### 曹子銘以義感盜

粵人曹子銘曾策騎過深林，見盜賊群居，意以為彼等貧甚故至此，非好為惡業也，遂以財物悉授之。行未數武，覺衣中尚有餘金，復至前，大呼曰：「余衣中尚藏有金，頃忘之，今盡與汝等，故再來也。」乃投其藏金。將去，盜賊大駭詫，且感泣曰：「余等為盜既久，不圖遇有德若斯人者。今悔矣，願以前所賜金還公，自是當從事稼穡，不復為此矣。」言已，向子銘拱手而去。其後，是邑竟無盜。

### 顧月波除鄰舟盜

山西顧月波，女士也。其父母以無子，令自幼作男子裝。酷愛武藝，能舞刀擊劍，又善彈，能中飛鳥數□，健男不能近。性豪爽，舉止端謹，無有知其為女子者。曾作估，遠行長江，遇盜劫鄰舟，舟有母女二人及僕媪，皆惶恐無人色。月波躍登鄰舟，拔劍斬盜三人，餘均遁。母女感再生恩，談家世，蓋母女二人者，為某令之眷，令先赴任，遣僕護眷至署者也。並以長途多險，乞護送至署，月波慨然諾之。既至署，令感之甚，願以所救女素仙者字之，以報大德。顧再四堅辭，并以歸稟母為言。令曰：「是無害。」遂作書邀顧母一言，專使送往。顧母獲書後，笑謂使者曰：「貴上不棄寒微，何幸如之！奈吾兒不能轉女為男何？」使者復命，

令大驚異，乃使其女結為姊妹焉。

### 壯士為人卻盜

太原朱某，故家子也。累試不第，年二□餘矣，貧甚，至不能舉炊。王某者，以狀元開府浙省，父執也，朱頗不欲干要人，雖困，未嘗一通訊。會太原有某令於浙，王詢知朱近況，具書招之，朱不欲往，母促之行。既至浙，王日詢其帖括之學，殷殷以取科名為訓，朱唯唯而已。嘗作詩以寄憤，中有句云：「孔老無文名，道德邁千古。子房無文章，勳業佐高祖。吁嗟豎儒輩，眼光以寸數。博得狀元郎，南面作開府。酸氣猶未除，滿腹秀才腐。」為王所見，知其諷己，以其狂置之。朱不自安，見王，告歸，王亦不留，贈三百金。朱不受，王曰：「我與爾父有兄弟情，此淺淺者，乃我之奉養者，請為爾母作甘旨也。」朱始受之。

朱束裝就道，頗鬱鬱，日以飲酒自遣。行至淮北，有二人尾之，貌猙獰。薄暮，寓一店，二人亦投宿焉。朱解裝，獨酌於中堂，縱飲高歌，目空一切。少焉，一壯士入，亦旅人之求宿者。至，則坐客已滿，壯士解裝沽酒，而無坐地，朱以手招之，曰：「同飲，可乎？」壯士即就坐，談論頗相得。夜半飲罷，朱入東廂。少焉，有聲甚厲，朱於窗隙窺之，見宿西廂者二人執刀撲東廂，壯士以手揮之，二人皆仆倒。朱屏息不敢作聲。有頃，壯士入朱房，朱曰：「黃白物在某處，爾速攜之，毋相害也。」壯士曰：「誰欲爾黃白物耶？欲爾黃白者，已被我仆倒矣。我見爾襟懷磊落，故來護爾，孰知爾亦俗物也？」朱躍起謝罪，壯士已不知所往矣。朱大悔，嘗語人曰：「徒以一念畏死，於風塵中失此豪傑也。」

### 某客為公子除盜

貴公子某，載多金入長安，有盜□餘，偵而隨之，公子亦疑其為盜，悉戒備。會暴雨，遂不能按程，棲野店中，公子大懼。先是，店有一人，居西屋中倚門望雨，公子見其昂藏修偉，異之，問曰：「途中未遭淋耶？」客曰：「幸而免。」遂邀與共飲。公子有憂色，客問故，以盜伺告。客毅然曰：「今夜但請高枕，吾將候之而甘心焉。」公子起謝，就安置，並令從人皆寢。客亦閉戶獨坐，舐窗外視，月照庭院，忽聞東壁垣間如鳥隼飛落，則有一人踰垣入院。客於窗罅以氣吹之，其人首落地。踰時又一人至，又吹之，凡□餘吹，而尸已枕藉庭堦。又一人入，四顧，客但以氣微噓其頂，似切瓜一片，其人抱頭跳出，自是寂然。及曙，公子起，客啟戶，見尸大驚。客乃告以殲之之故，且言有一後至者，但削頂而逸，或未至死。繼出一金盒，以指匙取藥彈於尸，皆化為水。公子乃知其為俠，厚贈之，不受，問姓名，亦不答，送之出，客跨衛拱手遂去。

後□年，公子在京師，與一喇嘛友善。嘗對弈，盛暑，僧汗流，不脫帽，公子固請，僧堅不肯除。一日，又對弈，公子戲以扇柄揮之。僧帽落，見平頂如劈瓠，不生髮，有一疤類大蓮蓬，公子笑問故。僧踟躕曰：「□餘年前，未嘗不頭角崢嶸也。緣為盜，夤夜入人家，不知被何冷氣吹去頂皮，瀕死，許久創合，至今猶不敢脫帽露頂於王公前也。」公子曰：「是某年月日兩後旅店事乎？」僧驚慄，公子曰：「我即載金人也，茲汝已逃禪，且為我友，不汝究矣。」

### 劉孝銘除假鬼

勇士劉孝銘，名純，保定人。生有膂力，兩手能舉重六百斤，人咸以勇士目之。喜遊俠，習拳勇，北方之鬻拳藝者過其地，必適館授餐，助以資斧，以是揮霍頗鉅。會父母相繼沒，劉變產以資遠游。一日，行山中，日暮而未遇村落，幸月色皎潔得辨路。子身行里許，見一古剎，破壁頽垣，門戶荒蕪，似久無人蹤者。劉入，乃以巨石掩門，殿中塵埃堆積，劉就殿和衣寐。未幾，聞撥門聲，知有異，忽劃然一聲，牆角崩陷，於月光中見有巨鬼立牆外。時微雲蔽月，面目不可辨，惟目光閃閃，直視劉面。鬼望劉猛撲，劉急以棒擊之，呀然仆地，趨視之，赤髮青面，猙獰可怖，口吐鮮血不止。劉知為非鬼，因復擊之，使斃。

天漸明，劉遂行，未五里，有村焉，腹飢，入食店。店主人訝之，謂劉曰：「山中多怪，夜來亦有所遇否？」劉一一告之。主人大喜，以告村人，為置酒款之。蓋村中有盜某，常假作鬼狀，匿山中，遇孤行旅客則威嚇之，以謀取財物，人有因此而殞其生者也。

### 汪□四送美人歸

汪□四者，新安人也。性慷慨，善騎射。時遊西蜀，蜀山川險阻，盜至多，凡經商往來者，輒被劫掠。聞汪名，咸願聘為鏢師，汪許之，遂與數百人俱，擁騎而行，聞山上發矢聲，汪即彎弓相向，與箭鋒相觸，空中折墮，以故盜甚畏之，秋毫不敢犯，商賈盡得數倍利，盜心怯之而無如何也。

無幾時，汪歸，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，乃踉蹌走新安，羅拜於門曰：「願乞壯士重過西川，勿使嘯聚之徒大得志也，其許之乎？」汪曰：「諾。」挾弓矢連騎而去。盜於是又大驚，謀有以勝汪者，乃選數驍騎如商裝，雜商隊以行。近盜巢，箭聲颯颯來，汪發矢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，弦斷矢落，汪遂就擒，置於山寨之空室，繫其手足，不得動。忽有美人向汪笑曰：「君豪傑，何就縛至此？」汪曰：「毋多言，能救我，則救之。」美人即以刀斷其縛而出之。汪不遑謝，見旁有刀劍弓矢，悉挾以行，左挈美人，右持器械，行數百步，見一騎甚駿，遂並坐其上。盜聞之，疾驅而前，汪厲聲曰：「來來，吾射汝。」應弦而倒。連發□數矢，斃多人，盜縱之去。

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，美人泣曰：「吾，宦家女也。父為給事中，在京，今年攜眷至京，被劫，母及諸婢為所殺，僅留予一人。所以不死者，必欲一見嚴君，可以無恨。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，故躊躇至今。今遇明公，得一拜嚴君，予乃知死所矣。」汪曰：「某之重生，皆卿所賜，當擔簦扶策，衛卿以行。」於是陸行從車，水行從舟，奔走數千里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，略無相狎之意，竟以女還之其父；而逕歸新安。

### 華宋待張秀才妻子

壽州張秀才年五□而死，有二子，方數歲。秀才病亟時，屬其友華某、宋某曰：「吾妻壯子幼，身後遺百金耳，惟二君有以處之。」秀才歿，宋與華計曰：「人生重友朋者，實能託後。張君歿，吾當攜其妻子歸，其百金，君可為之權子母也。」二子長，宋教之讀書，視若己子。□數年，二子相繼入州庠，次子某旋舉於鄉。年及冠，宋為之授室，華出七百金為買田宅，命二子奉母以居。二子泣謝，華曰：「是固而父金也。」

### 陳尙儂疏財尚義

陳尙儂，興寧人，盜魁也。疏財尚義，人皆呼為陳尙儂大伯。黨羽眾，號令能及閩、贛，粵中巨盜及偷兒幾盡出其門下。他處暴客入境，必先關白，而所有盜竊等事，陳必先知。然所劫者多豪富不仁，貧家或被竊投訴於陳，即於原處得所失物，不少銖黍，以故人咸敬憚之。

族叔某不善其所為，一日，叔耕牛被竊，遍求不獲，不得已，往語陳，陳頷之。俄而室外爆竹聲大作，出視，見爆竹懸樹枝絕高處，下繫牛一，即所失者。叔大駭，益憚而遠之。

陳喜周恤貧困及遠方流民，各省綠林中人往來者必作東道。一日薄暮，有數客造門求宿，身魁偉，自言為陝人，陳款留飲宴。夜二鼓，客人房就寢，終席未言來意。陳疑之，潛加鍵焉。天明，而數□里外某鄉當舖是夜三鼓被劫之報至，劫贓甚巨，舖主固與陳有素，馳函請讓。陳知非己部下所為，大駭，急啟鑰，視數客尚酣睡未醒。因促起用朝膳，席間舉杯向客曰：「夜來禮多慢，幸毋以小故罪同道中人。鄙人適有一事欲奉告，然以事所或有，理所必無，故未敢耳。」數客微笑，似已喻意。食竟，辭出門，謂陳曰：「感君厚意，樓上貯有微物，聊以奉報。」陳返視樓上，則纍纍堆積者，即劫贓也。細察樓頂，僅一角稍移故位，餘屋瓦均無損。頃刻之間，劫巨贓於數□里外，一塵不驚，數客之為，蓋神乎其技矣。遂急召失主，悉數給還。

### 石達開重義輕財

粵寇石達開初為諸生，以財雄一方。慕游俠，好結納，顧不擇人，門下食客繁，多兩粵無賴子，惟日與健兒數□輩馳馬騎射擊劍舞槊以為樂。



距所居□餘里有一山，當孔道，劇盜某竊踞之，殺越人於貨，過客無幸免者。有閩商挾重貨出此，聞之，憂懼不知所出，夙耳達聞名，因往謁，備陳所苦，乞庇護。達開許之，留閩商於家，將為擇健者衛送度嶺。盜魁大怒，率其黨百餘人登達開門，謀篡取之。達開聞盜至，即開門延入，語之曰：「壯士之所欲，貨財耳。第念閩客挾貨離鄉井，走萬里外，以謀什一利，亦良苦。今壯士欲攘為己有，彼喪其貨，胡以東歸？惟有蹈溝壑死耳。僕不忍，故敢為緩頰。」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，曰：「五千。」則自啟其篋，出五千金，陳諸几，謂曰：「聊備不腆，敬以為獻，代客請命。倘矜而宥之，僕不啻身受其賜矣。」盜與其黨相顧愕眙，太息曰：「人言石先生重義輕財，豈不信哉？吾儕所為，殆非人。今重違公命，客第就道，無他慮，然所惠實不敢受，請辭。」達開大悅，治酒，為閩客祖餞，兼觴群盜。酒既酣，傾吐胸臆，恨相見晚。酒罷，客辭去，盜亦辭，達開仍以前金予之，盜卻再三，受其半。

盜既歸，感甚，思有以報之，偵達開生日，因持金玉錦繡之屬往為壽。達開謙客三日，盜亦在座。有不慊於達開者，密報邑令，謂達開藏盜於家，恐不免為地方害。令亦涎達開富，謀所以魚肉之者，立率眾往。座客尚未散，即并達開與盜擒之，置諸獄。達開與楊秀清故莫逆，秀清聞變，即以眾往劫出之，旋從洪秀全起事而為寇矣。

### 程姓婢撫幼主

山左程姓者，寓吳中，有一婢，嫁農家葉氏子，咸豐庚申之亂，程全家避於葉，財物悉寄焉。不數年，程家屬相繼死，僅遺一幼子，在襁褓中，婢撫以為子，使與諸子齒。俄而其夫亦死，婢守義不嫁，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，為程子聘鄰村一女為妻。成婚之日，請姑出，將以新婦見，而婢遽出自房，登氈氍而先拜焉。程子大驚，婢對眾自陳曰：「我非新郎之母，乃程氏婢也。主人不幸遭亂，流離死亡殆盡，我以郎君年幼，無人管束，故□餘年越主婢之分，冒母子之名，今敢不道其實歟？」於是具述顛末，并出資財盡以歸之。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，不受，乃使其妻以姑事之，而已仍呼為母焉。

### 秋菊撫幼主

崇義醫士王德化，年五□無子，妻為置妾，生子周啐，夫婦相繼死，妾典釵珥營喪葬，抱兒號泣，恨不欲生。婢秋菊慨然請曰：「主人惟此一脈，娘子徒死，不足塞責。宜勤於撫育，惡衣粗食，奴當任之，毋過苦也。」妾含淚謝。自此，秋菊日出為鄰家操作，夜歸，織屨燈下，得值以贍口食。間獲贏錢，則投諸甕，積五六年，甕錢盈口矣。

無何，妾歿，秋菊出錢治具。既念己出傭，兒無依，乃使就學於私塾。師憐之，罔較所酬。秋菊旦送兒往，暮迎兒歸，形影呼吸，相依為命。復倩良工繪主人妻妾像懸中庭，旦夕命兒瞻拜，一室中儼如主人在焉。遇兒廢讀，秋菊輒對像悲啼，兒為之感動，一意力學。□七歲入庠，秋菊喜，探牀頭錢又數甕，為兒整廬舍，潔衣冠，將擇婦。里人薄其孤寒，鮮與論婚者，塾師獨器兒，以女妻之。秋菊具禮迎歸，兒婦拜像畢，請拜秋菊，走避，謝曰：「我，婢也，何可當小主人拜？」兒請自今事以母儀，秋菊曰：「此尤不可。秋菊昔事主人，未薦枕席，名分所在，敢與兩主母匹哉？」兒固請，堅拒不受，塾師勸再三，始允以平等見，於是兒稱曰姊，婦尊之曰大姑，外人呼曰姑娘。大姑以儲錢授弟婦，謝家政，然不敢自怠，恆紡織以佐薪水用。自是，家浸裕，兒無內顧憂，得卒樂。

邑有富人喪耦，聞秋菊賢，遣媒聘。秋菊笑曰：「使我欲得丈夫，嫁久矣，待今日耶？吾主人大器，終有賴，彼骯髒翁，奚足動吾念哉？」媒慚而退。後兒舉孝廉，適秋菊六□初度，郡邑楔旌其閭。壽臻九□，以處子終，孝廉用姊弟禮服期年喪，殯於王氏先塋，享祀之。

### 粉面獅救書生

巴東巫峽形勢險峻，道途崎嶇，凡由武漢入蜀而就捷徑者，必經是峽，其隘處迂迴曲折，僅容身耳。峽中間有小肆，盜縱橫，或設黑店以陷過客，大盜粉面獅獨以大俠稱。粉面獅者，蜀人也。富膂力，能舉千金，而平居則柔婉嬌好，宛如弱女子，故得是名。獅雖為盜，而劫富濟貧，扶善鋤惡，生平未妄殺一人。

一日，獅出遊，途遇一車，車簾四起，中坐一書生某及其僕，視其車夫，盜也。因趨而前，願附車行，車夫嚴拒之。哀於某，某許之，車夫曰：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，安能必其無惡意耶？」某曰：「余知之。」

獅聞言，乃一躍入車，與某為禮，遂問行蹤。某告以父宰江南，今遣余回籍就婚也。由是抵掌縱談，漸至同食同寢。車行五日，獅密語某曰：「車夫皆巴東劫賊，今當不利於公，再過三站，地闊而狹，將施其謀矣。」某大怖，獅曰：「有余在，二三孺子，直螳臂當車耳，不足介懷也。」某雖壯其言，然以其瘦弱如少女，未遽信。行三站，已薄暮，獅語某曰：「今晚當下毒手矣。設有變，請安眠，勿作聲也。」某唯唯。

夜半，獅聞車夫私語，因假寐候之。少選，一車夫提刀入，後從二人，至某宿處，方欲舉刃，獅躍起，取寢枕擲之，先入者撲地而倒，後至者亦為餘勢所蹶。獅乃揚聲曰：「鼠輩聞粉面獅之名乎？敢以非禮向乃公。」三人已憊不能起，泣而言曰：「素聞長者威名，今觀面不識泰山，余輩盲矣。幸長者之貸其一死也。」獅怒斥曰：「去去去，姑留爾曹命，可星夜奔赴前站，為公子買酒壓驚也。」時某已起坐，向獅謝曰：「義士真神人哉！再生之德，何以為報？」獅笑曰：「大丈夫見義而為，寧望報乎？」至前站，獅出金，為某置酒壓驚。酒次，獅召車夫語曰：「為我送公子歸里，取得平安信來報我。若有怠慢者，公子不給汝書，爾曹生死，懸余掌中也。」車夫諾諾而退。獅又顧某曰：「前途當可無虞。余事冗，不遠送，後會有期也。」言既，一躍而出。

### 英果敏救吳武壯

英果敏公翰初作令於皖，吳武壯公長慶方以末弁為果敏所器，倚之如左右手。時劉壯肅公銘傳、張勇烈公樹聲方各結團自保，武壯偶與之有違言。互鬪而敗，被獲，乃縛武壯於柱。果敏遣人往說之，壯肅、勇烈皆不可，曰：「必縣令自至，而乃可釋也。」果敏如其言，始得釋，武壯以是終身執弟子禮。果敏身後，歲時餽問不絕。

### 楊大頭使酒任俠

楊大頭，亳州某村之屠者，以頭大得名。尚氣力，使酒任俠，橫於亳。亳之惡少年嘗伺其獨行，群掩而踣之，具水火炮烙，慘毒甚，終閉口無一言，眾由是服之，奉為魁。時粵寇擾大江南北，而西北復有回捻，大頭因擁其黨眾結砦某山，富人避兵來者，聲言保護，多奪取賂金，眾稱之曰將軍，自此不復屠矣。有勸之擴張勢力者，皆不聽。楚師討苗沛霖，大頭輒要取其餉。已而苗氏滅，楊懼，詣官軍謝罪，遂被殺。

大頭名成，其父固文童，年五□，求人洋不可得，及生子，期其成名，故名之曰成。然性奇魯，讀數年不能識一字，得間，則竊從屠沽兒遊。父責之，終不改，乃憤死，大頭遂為屠，其始亦一無賴耳。會所居村謠傳捻寇且至，村人懼，各棄家而走山。山去村才五六里，林壑深窈，有石洞，可容數百人，當是時，成亦在眾中。事起倉猝，不及裹餼糧，居一日，饑渴甚，登山巔，望村中炊煙縷縷，群以為捻果至，益不敢下。夜半大雨，眾掬飲之，得稍解渴。成語其徒曰：「賊三日不退，吾儕縱能求食四方，妻子皆饑餓死矣。晝間炊煙不多，捻必未至，恐為土寇，即至者亦一分隊爾，吾儕壯丁可數百，亦足以制之。今大雨，彼必無備，可一戰也。」乃持刀而先，眾中有膽者從之，得三□餘人，人持竿或斧或刀。至村前，寂無聲息，成獨入村探望。頃之出，麾眾以往，則捻二□餘人方酣臥巨室中。眾人，始驚起格鬪，成手殺五人，餘懼伏莫敢動，遂盡執之。訊知寇將三日後來，此其偵者也。成得狀。即剗之如羊豕，而盡遷糧餼器具入山，空其村。三日後，捻果至，成豫置酒食於村中以毒之，又藏火藥灶中，捻多死，而村亦燬，遂引去。由是得名，歸者益眾。成遂造槍械，冶五兵，分其眾，半耕耨而半守望，更迭相代，竟無恙。

渦陽某氏子方迎娶，及吉期而寇至，一家皆逃依成，新郎亦被擄去。婦有色，成強取之，婦大哭，訴稱有夫。成問夫何在，曰：「捻擄之矣。」成笑曰：「易事耳。」即夕遣歸。不三日，其夫忽自至，自言擒擄來為偵，因幸得脫，而不知成所為也。

兵亂之際，有婦姑母子避難來奔者，其子溺婦言，負之行，而棄母於道，追呼之不應，乃息於道旁。寇至，見為老婦，捨之，

其鄰人見而哀焉，扶以免。他日，子復逐其母，且遷怒鄰人，鄰人告成。成召其子，溫酒於壺，篝火於爐，以待之。既至，不復訊，親割其肉，炙以行酒，帳下百人同時舉刀，頃刻肉盡，呼號猶未絕也。執其媳，榜之百，配圜人，而廩給其母，以是眾稱公明。然馭下嚴酷，雖故人，一言不合，輒戮之。又終歲以蓄積耕種為事，稍有壯心者不能耐，皆去之。方苗之敗，其帳下聞之，亦多欲執成獻功者，成微知之，故自首以求免，而不知適絀於禍，蓋非始計所及也。

### 小鏡子欲除貪吏

小鏡子，上海富室徐友山之火夫也，性任俠。友山工詩，善書畫，尤嫻經史，暇日，恆為小鏡子述歷代興亡事，輒感奮。一日，小鏡子忽語徐曰：「今天下困苦若此，有崛起草澤間者，吾當為之前驅，掃除貪吏也。」徐戒之曰：「吾家夙以富聞，汝譎言如此，破吾家者，必汝也。汝不能忍，其速去。」

小鏡子至是遂不敢聲，然主僕之情，則未嘗稍疏。粵寇構難，蘇常無應者，乃與無賴謀，倉猝起事。城中無一卒，遂殺縣令，而蘇松太道乘間遁。小鏡子自命為天下大招討，令徐為軍師，無賴不用命，劫居民財貨殆盡，所存者，惟洋涇橋近旁洋樓數幢，時人有「天下大招討，不過洋涇橋」之諺。據城凡三月，官兵至，不敢前。繼見城內無動靜，乃破門入，實則匪早絕跡，小鏡子亦不知所往矣。徐尚存，官兵乃械徐，送之江寧，不待刑，自刎死。

### 徐樹人嚴問樵

咸豐時，丹徒嚴問樵太史保鏢弱冠為名解元，春官報罷，暮秋始出都。行至山東，旅橐告罄，時通州徐樹人中丞宗幹方為泰安守，初未識面，因書一聯使人投之云：「千里而來，徐孺子可能下榻；一寒至此，嚴先生尚未披裘。」徐亟迎入署，盤桓數日，瀕行，贈五百金。逾年，嚴成進士，入詞館。

### 郭壯武以博資濟人急

郭壯武公松林性豪邁，喜博。未顯時，除夕嘗與人博，獲鏹纍纍。既而同博有痛哭者，詢之，則負人鉅金，以百金作孤注，一蹶而不振也。郭得實，惻然憫之，即以所獲與其人。踉蹌返家，索逋者正列坐以待，郭狂笑，即偃臥敗絮中，索逋者無如何，酒話置去。

### 王古愚除患釋難

咸豐時，吳有劇盜，勇悍絕倫，自以為萬夫莫敵，蘇撫欲捕之，亦束手。時宜興有王古愚者，精拳勇，家貧，授徒自給。貌陋甚。曾聯合文藝有拳勇者共十人，讀書講藝，人稱北郭十子。而無錫某即蘇撫門下士，會盜詣撫，欲貸萬金，撫方躊躇，某遂以古愚薦。撫見其貌不揚，使教其子，古愚怏怏不自得。嘗自習其技於月下，撫乃與談除盜事，古愚曰：「某之來，為盜也。今置而不問，是知某之無能也。願得一見盜。」撫曰：「此非易事，事敗，我休矣。」古愚曰：「無害也。我一見其人，即知其技之高下。技而高也，我縱之，技而下也，我決之，與公無與焉。」

撫不得已，折簡招盜，盜果至。古愚覘之，曰：「此可擒也。惟我一人敵盜，盜必死，苟盜之從者多，吾彼此相擊，恐盜且逸焉。假我二口人伏幕中，我以擲杯為識，俾二口人羈其從者，我一人敵盜，盜必擒矣。」撫從之。古愚乃易青衣，偽為童僕侍酒狀。俟撫出，即擲杯於地，二口人皆出，盜之從者不得逞。盜知事急，即拊几一躍，欲破屋而遁，古愚亦躍從之，持其足，力分其尸為二，擲於地，並除從者，於是吳中盜害以除。撫嘉其功，思有以酬之，古愚笑曰：「天下之所貴為士者，除患釋難，平危亂而無所取者也。惟願君此後不以貌取人，世之有能者，皆在布衣風塵中耳。」遂辭歸。

### 李撫民假明某以資

李撫民者，豫章人，以賣筆來往粵西。粵西饑賈某，以其勤慎，薦之為商夥。閱數載，積資數千金，因謀歸娶。既行，舟泊灘江，聞鄰船有長歎聲，竟夕不寐。訪其僱從，告曰：「主人隸旗籍，以主事出為直隸州，分發來此。客冬權西隆令，不幸以災浸，虧帑半萬，將登白簡耳。」李心動，曰：「我代籌之，何如？」主人即延入，告曰：「僕明姓，以交代上省，君能代謀，幸甚。」李曰：「幸有餘資，方謀歸計，今君適有急用，數亦尚可拊擋，得缺歸楚，無妨也。」即傾橐畀之。明欲立券，李曰：「勿爾，我非權子母者。」乃結為異姓兄弟，且曰：「兄乍到粵，苦無相識，弟能從我遊乎？」李曰：「諾。」乃偕往桂林，為之措置。居數月，新撫軍來，則明之戚也，即檄署潯州府。時鹽務廢弛，革商迫引，明知李深悉鹽務，即以委之。不數年，貲已鉅萬，久之，富甲一省矣。即娶於粵，營別業焉。遇豫章人流落者，必周之，曰：「吾不敢忘一傘一襪時也。」當道沈滯者有所諉誣，亦必應，曰：「吾無以報明，此所以誌也。」其子秉銓後為浙江金衢嚴道。

### 杜憲英為人除盜

咸、同間，汴有女子杜憲英者，為周某妻，嘗與周分領土兵禦粵寇。周為寇所擄，三年不歸，憲英母又歿，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，闊面長身，膂力甚壯，教以武事，從已出游阜城連鎮間，密訪周消息，不得，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。一日，泊舟江港，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賚貨販運，而冒為士人赴試杭州者，繫纜於憲英舟之左。岸有僧，寬衣大笠，跌坐擊木魚，別以短杖擔衣鉢，置之身旁，目眈眈視女。憲英轉視群商，久之，太息去。遠聞鬻粟數聲，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，散步徘徊，群商方欲結納士人，為偷漏關稅計，揖而邀之舟中，煮茗閒話，各通姓名里貫已。士人縱論天下事，雜以文字科名語，農商語，兵語，青樓諧謔語，群商於賣買經紀外，瞪目不能發一辭。士人曰：「吾輩一見如故，意氣極相得，公等果將赴試耶？」中一商曰：「實不相欺，薄有貲貨，前途關卡多，仰藉大力庇蔭，得免稅金，抵浙必厚報也。」士人曰：「飲啄前定，萍水因緣，此小事，何論報乎？」拱而別，注目憲英舟。

群商喜甚，各以言語相調笑，亦目之。時婢在後艙假寐，憲英怒目語曰：「身死財喪之不知，猶竊視閨眷耶？」群商聞之大驚，密語久之，疑憲英為盜船，長跪求免。憲英哂曰：「吾船無盜，適與君等共語船中，及向之跌坐岸上者，乃真盜也。君等家擁鉅資，日處醉夢中，不見天日，豈知世路險巇哉？」眾諾諾。又曰：「處世需才，即兵戈擾攘中，挾貲遠行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。苟自度無其具，寧坐閨中弄稚子，毋以買金錢空餌虎狼也。今身死財喪之不知，猶竊視閨眷耶？」群商曰：「且為奈何？」女呼婢出，曰：「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。諸君畏怯者，請避岸上，否則安臥以待，慎勿露聲影，吾二人盡力當之，視諸君時命何如耳。」及夜，又聞鬻粟聲甚近，女曰：「是矣。」群商不敢出，亦不敢臥，急閉艙門，滅火屏息。

時殘月初出，繁星麗空，略辨人影，兩岸蘆葦瑟瑟作聲。憲英念迎鬪則彼眾我寡，不易制勝，不如待其來，出不意以刺之。與婢約曰：「昏夜不辨彼此，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為記。」未幾，賊果先登商舟，前二人不可識，其第三人，僧也。昂首四顧，遽奪商船門。憲英手利劍，徑前刺之，應手而仆。其二人大叫曰：「上。」則競趨憲英舟。憲英揮劍，旋繞如練，婢手雙鐵椎自其後突出，光耀上下如轉球。賊方避劍，不虞婢椎之出也，左右撲刺，落水死。鬪方急，商船後艙呼賊至，婢躍登蓬頂，左臂適中賊槍，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，賊亦負痛狂奔，東西分竄去。

於是發火四照，船頭蓬頂，皆血漬。群商聞聲，亟出謝，人人面如土。憲英叱之去，使婢裹創臥，而獨坐待旦以備之。明日，將解纜，逆風大作，及午，有樓船數自上游乘風而來，亦泊港外，探之，始知某營總兵官王某帥師巡緝盜賊者也。軍士先詰商船，群商曰：「赴試。」曰：「赴試何以載貨，毋乃盜乎？」商曰：「我非盜，乃遇盜幸免者耳。」次詰憲英船，未及答，商曰：「是即殺盜救吾屬者。」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，群商又不類士子狀，疑其蹤跡，瑣瑣盤詰。憲英怒曰：「何多言，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。問我何為？」語未畢，忽有一人自樓船躍登憲英舟，問曰：「英娘不識我乎？」女目之，方面偉軀，貌似相識，而鬚髮有鬚矣。其人曰：「我即河南周某，今帥兵緝盜過此，不意遇卿。」女猶不敢遽應，周乃曰：「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？」女曰：「弓衣金彈何在？」周曰：「置之洛水犀腹中。」蓋當時閩中隱語。問答既合，憲英不覺泣下，曰：「妾為君子力已至矣。幸神明垂佑，相見於此，顧何以不周而王也？」周乃告以被虜後，說賊投降，主將王某愛之，使從己姓，授守備，從征江

皖，歷保今職，賞花翎，賜勇號，且以提督記名矣。周問憲英何時渡江，婢為何人，憲英言未半，諸商請見軍門，叩首船頭，謂受夫人活命恩，願獻五百金為壽。憲英堅不受，謝之去，屬以後小心，謂不能復遇我矣。群商皆感泣。周既了巡緝事，即日引疾解官，攜憲英偕隱嵩山，讀書種菜以為樂。婢歸，適某千總，勇過其夫。

### 俠盜為人拒盜

李春輝，高陽名族也，家臨通衢。咸、同間，鄉多劇盜，各村皆設演武場，延拳棒師教練，為自衛計。其族固大，因專設一場，以備練習之所，李亦從而學之。一夜，有盜踰牆入，可□數人，教師及守院者均為所傷，盜撞扉幾壞，家人惶駭，不知所為。危急間，忽一老工人持杖入，厲聲曰：「有老夫在，鼠輩乃敢爾！」盜以其老弱奔之，叟舞杖風動，當之輒靡，瞬息已擊倒□餘人，餘賊悉遁。主人始出，慰之曰：「今日幾破吾家，賴丈援救，得脫危險，敢忘大德！請自今始，凡余所有，當與丈共之。」且詢叟曰：「素未聞丈能武，未有加禮，英雄不自言，何也？」叟曰：「余，綠林之雄也，因事避此。本擬即行，在此數載，相待極厚，知盜欲來，不忍離，遂效微勞，藉為萬一之酬耳，何敢復望厚賜。且余與賊素有隙，今復殺其同夥，與余仇益深矣，烏能久居此乎？請從此逝，無為主人累也。」

主人聞其言，大駭。既而謂叟曰：「丈可居此，況蒙保衛，始得室家無恙，尚未酬報，何遽離此？且戮盜□餘人，彼若再來復仇，奈何？」叟曰：「無恐，余去，盜亦不來矣。倘余在此，盜來正無已時也。」留之不可，贈以金帛，不受而去。明日，執諸盜送官，均置於法，餘盜竟不復來。

### 秦商遇盜遇所劫

秦商某，遇盜於少華，盡驅其駝馬資裝以去，某單騎竄山中。久之，日暮，峰迴路轉，迷不得出，聞隔澗犬聲乃大呼。俄叢樹中有人應曰：「左轉。」乃左轉，得石梁，渡之，忽見麥畦縱橫，似已闢治者。

循陌行，得一村，或問所從來，以遇盜告。有蒼髯者招至一室，飛甍畫棟，大家也，命就西廂宿，餉以酒食。夜不成寐，更闌，聞門外人馬聲，亟伏門隙窺之，見騎馬者可百人，魚貫而入，擁資物可數□車，皆下馬，一一登堂，堂燒巨燭如椽。蒼髯者振衣高坐，騎者進謁訖，一一慰問，語隱約斷續不可辨。久之，騎者群出，蒼髯者點首送之，止一人令住，其人頓倉皇失措。蒼髯者叱曰：「吾令若出，以驅除貪官污吏，而奪小民生計，何為耶？」其人蒲伏不敢聲。立命杖之，杖訖，命去。尋更牽一人至，神氣索然，詰責尤厲，囚但叩頭稱犯官死罪。亦命鞭之數□，鞭訖，復遣去，而堂中燭光一時並黯。

次晨，蒼髯者手一物授商曰：「持此無失，東去又左折，行叢竹中□數里，即至官道，向南一逆旅中四□許人胖而微鬚，可以此授之，當得償所失也。」商夜窺所為，知叟非常人，即受之。如言至一逆旅，有果得其人，授以物，解視之，印信也。其人自陳為華州知州，因事入省，昨為盜劫，輿馬盡喪，僕從亦死，盜取印去而以物置逆旅中，送我至此，令守之以待君來。商視之，所失貨也，並駝馬亦在後廄，纖毫無失。

### 林琴南餽米於師

閩縣林琴南孝廉紓六七歲時，從師讀，師貧甚，炊不得米，林知之，亟歸，以襪實米，滿之，負以致師。師怒，謂其竊，卻弗受。林歸以告母，母笑曰：「若心固善，然此豈束脩之禮。」即呼傭，齎米一石致之塾，師乃受。

### 蔣少穎祀師

武進蔣少穎，名樹德，同、光間人。生□二歲而孤。當九歲入塾讀書時，徇齊敦敏，如成人。一日，師出，群童紛呶，則正色叱之曰：「師不在，當與師在如一。」師適歸，聞其語，大奇之，嘗曰：「是子可教，家貧不能具禮，無傷也。」師年老無子，則私自竊念，他日必奉養吾師。其後師卒，輒於歲時祀祖時，設位祀之，猶初志也。

### 周泰康捨金救人

粵寇擾寧波時，鄞周泰康亡命鄉間，夜伏叢尸中，朦朧間，忽聞呵道聲，竊睨之，有古衣冠人，隨數吏，按尸點名。以次至周，皆詫曰：「此江邊徐七子手中貨也，胡在此？」言已不見。

周驚醒，念名在劫中矣，欲他適，然不過江，則他處盜窟多，難逃，不如就死為得，因趨至江濱。先有男女數口，望洋號哭，詢之，云：「我等全家欲僱舟回鄉，而旅資告罄，舟子又居奇，將葬身虎口，是以悲耳。」時周囊中尚有三□餘金，自念死在頃刻，與其充賊囊，不如救人命，遂舉金以贈之。其人急呼舟近岸，促周同往。周再三辭，不得已，告以姓名居址，揚帆自去。周靜俟河干，日晡，大隊鷹集，中有一賊酋身偉而面，執戟先驅，周以為即此是矣。因大呼曰：「徐七子，我待汝久矣，何遲也？」賊若弗聞也者。又連呼之，賊回頭微笑，探囊，擲一包與之，縱馬竟去。賊過後，檢視之，內包金釧及銀幣數□枚，遂買棹過江。尋至前一家，家故巨族，留與同居，贅之以女。後以販運成巨富。

### 余善人大類墨子

同治戊辰，江蘇巡撫丁日昌檄其所屬曰：「無錫縣人余治，煦仁子義，跡近不軌，其捕以來。」治，字翼庭，號蓮材。其為人大類墨子，日以天下之溺與饑匱於懷，奔走之而惟恐或後。又嘗擒劇盜王錦標等於泰州。江畔沙民往往蔑視官長，而懾服於余之一言，丁之欲捕余也，蓋由此。

余自得檄，立赴轅門，將所持刺付閩者以待命。丁壯其膽，延入，以客禮見之。語移時，丁起謝曰：「予為讒所中，開罪實多，子真可謂善人者矣。」蓋余善人之稱，則固久著於大江南北也。余以任卹功，由諸生得保訓導，卒時年六□有六。

### 倪惠姑護生殺盜

同治己巳、庚午間，魯大饑，寇盜橫行，膠州以東無一安樂土。膠東有鏢客倪孝者，工技擊，以其事母孝，故以孝名。女曰惠姑，年□七，美而黠，從父習拳勇，得秘傳。倪以盜多，道梗難行，家居授徒數□輩，膠之富人爭以重金為聘，以備非常。倪乃令其徒各領一隊，周巡警視，盜弗得逞，因憾倪。膠牧李某偶獲積盜，誣倪為渠魁，捕致之，刑訊殊慘。倪極口呼枉，曰：「小人固捕盜者，非盜也。有膠之紳富某某可保證也。」牧乃命具保結釋倪。倪感牧德，願獻女為牧侍妾，牧曰：「叟休矣，除暴安良，牧之職也。今釋叟，為公，非為私也。於法，無以部民女作妾者，叟休矣。」倪感泣而歸，由此感牧愈深，遇年節，輒登堂叩謝之。

越歲，牧因公被劾。牧吳產，將攜眷南旋，以歷官久，囊橐頗豐。倪知之，詣牧曰：「饑饉之後，盜賊充斥，小人老矣，不能隨護南行。女貌雖陋，然有謀勇，果使侍君左右，水陸險阻，無慮也。」牧鑒其意誠，納之。時惠姑年□八，從之俱南，行李以百計，僕從如雲，盜少不敢舉。盜法，凡偵得輜重可圖者，或以寡不敵眾，則通遠程夥合以謀。故舉事遲而夥益眾，志在必得也。

時牧已去膠數日，計程行三百里有奇，抵西魯界，覓宿所，有旅舍後室橫通三院，牆高丈餘，僅一門容出入，牧欲居之。惠姑謂牧及夫人曰：「妾觀此屋，若為謀閉行客者，逆旅主人必非善輩。夜深或有變，請主人靜覘之，勿高作聲，妾自有制之之法，不使匪類得志也。」牧大駭。惠姑乃預為布置，居牧於室之東偏，使二婢伏西室內，曰：「呼而後出，出取玻璃燈安窗下，使微院如白晝。」己乃著箭袖青綱短襖，銳頭皮鞋，鞋尖置鋼，鋒利無對，腰利刃。嚴裝訖，滅燭躍身登門額，屏息以待。

夜既深，寂無聲。店主人小燕青，盜魁也。窺牧輜重，乃預集群盜之傑者，各操利器，躍登後壁，伺便而入，餘盜潛伏四周。先一人躍下，久而不出，曰：「何遲遲也？」又二三躍下，久又不出，乃相顧愕然。小燕青曰：「若輩了不長進，是何大事，乃尚須勞乃公耶？」遂躍入院中，欲脫關，刃已中顛，而不知其何自來也，跌□數武外。忽自空下一人，坐胸際，舉佩刀欲砍，而肩被制，臂軟不能為力。凝神間，乍聞嬌音喚婢舉燈，至，一幼婦耳。惠姑曰：「我初至，觀其形勢，知是對手，果巨凶也。汝為旅店主人，不知害人多少，待殺卻，惜污我刃。」乃割其耳，截其足，以藥揉之，血立止，時則天已曙矣。惠姑釋之去，曰：「留汝殘生，為爾曹戒。」乃偕牧夫婦僕從，整頓行李，首途南下。

### 牛救盛氏兒

同治庚午，咸寧有虎患，盛氏兒方牧牛於郊，突與虎遇，兒自牛背墮地，牛以身庇之，奮其角與虎鬪，不勝，有他牛來助之，虎乃去，兒得不死，所牧牛以傷重而斃。於是盛氏長老咸集，皆曰：「此義牛也。」買棺斂之，穴地葬之，日為作佛事，而使此兒斬衰治其喪，若喪所親者然，謂之牛孝子。

### 貓殉富人

晉有富人某，蓄貓甚慧，其睛金，其爪碧，其頂朱，其尾黑，其毛如雪，愛之甚，寢食與俱。貓亦親之，病則臥於側，出則候於門，若父子然。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，購以千金，不與，以駿馬易，不與，以愛妾易，又不與，乃陷之盜，破其家，仍不與。攜貓遁，至廣陵，依一巨商。商亦愛其貓，百計求之，不得，謀鴆以酒，貓輒傾之，再斟再傾。富人覺，攜貓宵遁，遇故人，附舟北行。渡黃河，失足墮水，船人救之弗得，貓見主人墮，叫號不已，亦蹣入水。是夕，其故人夢之曰：「我與貓皆不死，在天妃宮。」故人跡之，如所言，因殮其尸，並貓瘞焉。

### 僧為人返信銀

同治癸酉冬，江寧有為人寄信銀者，行經龍脖子嶺下被劫，僅以身免。行□餘里，晚投旅店，閉門泣。俄鄰舍來一游方僧，口操北音，貌壯偉，聞其泣，扣門問故。具告之，且曰：「此銀乃數□家養命之物，今予既無以復命，期必死，而諸家待哺者何辜？是以悲耳。」僧奮起曰：「有是哉！鼠子敢爾，誓為君索回。」止之不顧，曰：「予速回，則原璧歸趙，否則身殉，不累君。」言已，掉臂去。

食頃，有聲如暴風起，出視之，見一人從空而下，審之，僧也，顏色不變，置銀於几，果故物。大喜，因詢其詳。僧曰：「我往見若，若曰：『和尚何為？』我曰：『適有急足信銀為爾取去，可速還我。不然，且污我手。』盜大笑。再言之，群以刀杖進。我足踏一人，兩手搏兩人，互擊之，眾羅拜歸銀，乃釋之而返耳。」店客聞之，群來視僧，問其里居姓名，笑而不答。天明，某至鄰房謝，僧杳矣。

### 魁若時待師友之義

丹徒謝庭蘭，字湘谷。避亂至江陰，受古人義法於承受夏培元，讀書植節，幼與魁若時將軍玉同受業於老諸生李某，蓋魁父時官京口也。後數□年，魁官江寧將軍，謝亦館江寧。值馬端敏公新貽被刺，魁署江督，江寧教授趙某，謝同年也，衙參日，洩於魁曰：「公尚有舊同學在此。」魁曰：「吾久憶之，意其死久矣，君能為我致之否？」趙曰：「諾。」即訪謝，謝曰：「吾不欲謁貴人。」趙固請，則以無衣冠對。趙假以衣，又嫌其華美。乃以葛袍進，謝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侵晨，徒步往，具一刺，署曰「丹徒附監生謝庭蘭」。文巡捕睨而微笑，有老而樞者戒之曰：「此老先生，不可侮，須上報。」入少頃，內傳呼文武巡捕站班，啟中門，魁迎人。謝進揖，魁操丹徒音曰：「渴想渴想。」問近狀，具告之。魁曰：「君太自苦，余在行間，粗立戰功，姓名稍著人口，君宜聞之。若屈已相就，吾將待以故舊之禮，縱不敢以章服浼君，然必能溉君，不至如今之猶困童子師也。君太自愛，太自愛。」謝曰：「吾樂居此，歲得束脩六□千，尚有餘，可刻所著書。」魁曰：「此間有江南書局，有採訪忠義局，請擇一，當為謀之。」謝曰：「書局有鄉人韓叔起在焉，不便與爭。至採訪忠義局，則分鬼之血食，又不忍為。吾老無子，願甘寂寞，感公雅意，謹藏於心，可也。」

一日，魁語謝曰：「吾訪李先生後，先後冒認者數輩，吾終欲得一真者。」謝曰：「李先生生死於亂，有寡婦及一孤子居通州。」魁曰：「吾有四百金，請君致李，買田數□畝，俾其供朝夕。」謝曰：「當招李來親取。余貧士，驟見巨金，安知余不乾沒耶？」因大笑。魁留飲署中，至二更許告別，魁顧從者請謝老爺轎。謝赧然，魁曰：「然則騎馬來乎？請坐騎。」謝曰：「喜徒步，特走來。」魁曰：「速備轎。」謝曰：「不可。」因命從者持燈送出。次日答拜，再屬趙道意，請入書局，又命中軍某堅請，皆辭之。魁始歎曰：「吾乃終不可屈故人耶，吾望之愈遠矣。」

### 紫鵝為人理訟事

粵人某游於滬，悅一妓，名紫鵝，脫籍，攜之歸，將偕老矣。俄某以訟事破家，鵝自鬻於平康，以其賞料理之，訟始解。鵝再入青樓，鬱鬱不自得。某時往慰喻之，欲重為脫籍，而苦無資，乃復至滬，將釀於舊友，久而無成。鵝在粵日夕企望，忽有言某已在滬物故者，遂服阿芙蓉膏死。同伴覺之，救治，復蘇。其事傳聞至滬，人咸義之，助某使歸，鵝亦卒歸於某。

### 趙升救幼主

粵寇擾皖，安慶城下之日，死亡滿道。去城三□餘里，有山曰龍眠，老人某結廬其中。歲暮老人樵採歸，聞絕壑下有啼聲，大疑，俯身大呼，久之，乃呻吟相答。老人急擲薪臥地，解縛新棕繩垂之下，使束腰際，牽挽而上，壑中人乃喘息攀緣而履平地，臥地大悲。視其狀，為蒼頭，年近六□，懷中一兒，約半歲。急邀至其廬，詰行蹤，蒼頭曰：「我，趙升也。服役於趙侍御家。侍御在京，主母及劉姨、許姨居安慶。」又指懷中小兒泣而言曰：「此子為許姨所出，主母愛之若拱璧。寇攻城，一家殉焉，我故救之以存其祀也。」

### 步氏兄弟保全舟客

廬州李某由寧波附海艘赴滬，共載者五□餘人，中有少年客，美秀而文，與李聯牀，談頗洽，李叩其姓名，則漫應之。中途，客附李耳低語曰：「君知舟子何許人也？」李曰：「不知。」客曰：「君不慣涉江湖，不知道途之險。我詳察舟子，非良善，其篙師亦面有殺氣，若曹居心叵測，惟我能辨之。計一路，惟某洲最險，倘經其處，不泊舟，當無患，君須識之。」李驚問曰：「舟果泊者，將奈何？」客笑曰：「君毋多言，幸有我在，彼何能為？」李疑信參半，姑默識以視之。

舟至某洲，未暮也，舟子果命繫纜，諸客僉謂尚可趁程，何遽泊，舟子不答。眾譁，少年以目止之。洲孤懸海中，四望無際，更無別舟。少選，飯熟，舟人但自飽啖，並不食客，眾飢而索食，亦不聽。久之，不能耐，舟子忽率其黨各執刀械進前，厲聲謂眾曰：「此地險要，向為群盜出沒之區，汝等所挾貲可速獻我，當為善藏之。不從我，有不虞，悔無及也。」客皆挾巨貲，聞言，互驚愕，迺哀告曰：「我等同舟，患難自當與共。薄貲固在，縱有不虞，亦全恃主人防衛，如可免患，不惜重酬，又何必勞君代藏也。」舟子怒目叱曰：「爾輩死在目前，猶嘵嘵饒舌，欲作守財虜耶？」言畢，回顧其黨曰：「不速了，復何待！」其黨爭持刀械而入，諸客相視覿棘。

李依少年傍，亦竊自危，第見少年從容起立，喝舟子曰：「汝休孟浪，亦知步家兄弟乎？」舟子卒然斂容，答曰：「唯唯。小人不敵。」少年叱曰：「汝率黨入內，將何為？」迺以肱一揮，即墮其最驍悍者五人於海。舟子等大恐，急棄刀械，環跪乞命。少年口中不知作何語，舟子等益恐，崩角叩舷，自稱無知冒犯，罪應萬死，願出貲別為買舟，載眾至滬，以求贖罪。少年叱曰：「汝既知罪，姑貸汝，仍乘汝舟。再萌惡念，決不輕恕。」舟子等稽顙唯唯而退，乃命具酒食款客。至滬，同人僉德少年，謀有以報，悉笑而卻之。李私詢其寓所，少年笑曰：「我居無定所，君盍告我所寓，暇當相訪耳。」李具告之。後三日，少年來作別，問將何往，亦不答也。

### 劉壯肅殺陳總兵

總兵陳振邦剿捻陣亡，無子，其妻方娠，扶輓南歸。至清江，忽有陳姓者，亦總兵也，自詭為振邦子，欲奪其喪斂賻資。婦大哭，伏輓上，某強推之下，顛而小產，婦憤甚，自縊。家人控告府縣官及憲司，皆相視嘿嘿。時劉壯肅公銘傳方奉檄赴山東，過此，聞之，大怒，命卒縛某至，數其罪，斬以徇。

### 虬髯客為人解盜厄

同治時，川人某宦京師，有政聲，毫年解職歸。時值粵寇亂後，遍地伏莽，殺人越貨，數見不鮮，北道為尤甚，行旅咸懷戒心。某輿馬行裝甚豐，所經皆山僻，以有僕從數人，自念當無他慮。一日，行山嶺中，忽鈴聲琅然，一客自後飛騎至，狀至偉偉，

虬髯如戟，睨視某車者久之始去。某驚駭，顧謂僕曰：「彼豈綠林豪客耶？不然，何目灼灼視吾車也？」僕故作假態，曰：「彼手無寸鐵，必為行路商賈耳。」

某意終不釋，日未落，即投逆旅。坐甫定，遙聞歌聲清越，出鄰室，潛窺之，則途中所遇客也，袒胸危坐，飲酒高歌。某愈疑，晚餐畢，即扃戶寢，輾轉不成寐。黎明起就道，先眾而發，蓋冀客之追蹤莫及也。及日暮，投旅邸，而客已先在，笑曰：「公至何暮耶？僕俟駕久矣。」某益駭，唯唯而已。翌日，朝暾已上，將首途，客請同行，某念事已至此，姑安之。

於是車馬並發，客按轡徐行。正揮鞭縱談間，忽凄風四起，林木瑟瑟有聲，某悸甚，毛髮森豎。迴首四顧，一箭飛至，客接以手，曰：「此響箭也。少安，吾為公除之。」言未已，劇盜四五乘怒馬至，客探囊，出一丸擲之，發箭者應聲落馬下，連擲數丸，無不中。近前視之，盜屍縱構，均貫腦死矣。括其囊，得數百兩，寶石珍珠無數，皆所掠商民物也。客曰：「僕老於江湖，窺盜跡無不辨。今窺盜垂涎公裝，尾公後者數日矣。僕以公寬和雍容，無時俗官習，故從公以相衛耳。今果得剪除醜類，大快事也。」并以盜賊歸之，曰：「此物取之不祥，宜存之地方有司，招失物者具領。」某感謝不已，歎曰：「君真奇男子也。吾失物色於風塵矣。」贈以金不受，問其姓名亦不答，行數里揚鞭逕去。

### 周綠以頭顱報友

同治時，京師有巨盜周綠者，積案甚多，屢捕未獲。其室懸巨鏡，鏡前設榻一，周嘗坐臥焉。一日，捕至，方假寐，捕就趨縛，周躍身入鏡中去，而鏡自若。蓋鏡有機，首觸之，可轉出鏡後也。捕尾之，周自度不得脫，乃與俱行。至刑部署，悉承種種案，不少隱，遂下獄，死有日矣。周召妻子來，囑付一切畢，乃曰：「吾尚有一事未了。」既而曰：「已矣，汝等歸休。」周則遍向獄囚詢罪狀，大言曰：「若者固應死，若二人實不應死。」獄吏聞言，乃大覈棘，而防之愈嚴。當是時，刑部官吏方相慶慰，以為幸獲周，今必死，除一患矣。無何，獄吏汗且喘，奔告曰：「周綠逃矣，又挾二囚俱逃矣。」部中人皆相顧失色，不知所措，既無可如何，姑懸重賞緝購。忽一日，一人與周俱來，自稱頃所獲得者。部中人皆狂喜，不暇詰獲狀，即給金使去，而周以死。

方周之逃也，非真逃也。周有友某，嘗有德於周，周無以報。在獄時，使某妻先與之約，某日會於某茶肆。至期，周越獄往，則其人先在。周詰之，曰：「朝廷方懸賞購我，汝與我去，可得賞。」蓋其語妻子尚有事未了者即此，又其所挾之二囚，即周所謂罪不應死者也。

### 韞子李欲為寶文靖市義

寶文靖公鑿以四川總督回京，一夕，在曲室與寵姬對酌，酒微醺，將就寢矣，忽見繡簾若被風吹起，突一豪客持白刃挑簾入，屈一膝，對寶言曰：「中堂安否？」寶驚問：「爾何人，夤夜至此何為？」曰：「小人自成都一路護送中堂到此，今夕無人，故特來見。如不信，中堂且迴憶成都起程至某處時，宿某姓家，夜不成寐，戲索雛姬臂，並枕而臥，嫌其剝擱腦後不安，亟命脫之，置枕畔，明晨失之，匆匆曉發，不暇尋覓，有是事乎？此物當時即小人代收，蓋預藏之，以為隨行之券也。」遂從袖中出金釧一，擲案上，觸酒盞，鏗然有聲。寶視之，果然，憶所言，亦驗。卒然問曰：「然則爾欲何求？」曰：「可薄給旅費回蜀。」問須幾何，曰：「□萬八萬不見多，三千五千不嫌少。小人乞賞，豈有奢望？惟中堂命。」寶曰：「畀爾五千金，何如？」曰：「謹謝。」寶復沈吟曰：「宅中現無此數，奈何？」曰：「是不難，就此夾室中某箱外有作何封識者，中儲黃金甚夥，何妨取三百以犒小人。」寶不得已，開鑰，如數予之。客受訖，就腰間解黃袱出而裹之，負劍於背，復拱手致謝。欲行，瞥睹案頭有白玉鼻煙壺一具，瑩然奪目，指曰：「此壺甚佳，但不審煙味若何？」寶瞋之曰：「爾亦識此雅趣乎？」曰：「然。小人不肖，頗有此癖。」便取壺傾煙嗅之，點首曰：「誠佳，但微覺未盡芳冽耳。小人欲奉借三日，待歸璧時，當請易以曩年所藏之品，還為中堂壽，聊答厚賜，如何？」寶曰：「欲取，便取去，何託言借為？」客笑曰：「金則拜賜，壺必見還，不敢欺也。」遂袖之，掀簾去。寶忽遙呼曰：「來，我尚有一言忘問爾。」客返身曰：「中堂欲問小人姓名乎？小人姓李，未嘗有名，平時儕輩因小人喜著短靴，輒以靴子李見呼。中堂如明日報步軍統領、五城御史一體嚴拿時，勿忘。」乃聳身過簷際，如鳥飛去，庭前枯樹葉，颯颯如雨下，久始定。

天明，寶急遣人報緝，並詳言昨夜所見之裝束年貌聲音，命捕役記之。復曰：「三日內必執來，當厚賞。否則將遷怒於爾等也。」官吏急派兵役四出窮搜，至晚，絕無所見。明日，忽有一役於正陽門外某酒肆見有一人年若四□餘，面瘦而頰廣，目如愁胡下視，短衣窄袖，足躡皂靴，當爐獨酌，頃刻盡數器，復連呼取酒，詳察之，果李也。欲擒之，慮不敵，馳歸，告其夥，請共捕之。坊官有一點者，聞而搖手曰：「此非常人，實不可以力取。我當先自往，動之以情，冀或有濟，眾尾我來，遙覘動靜，可也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此坊官某遂單騎直奔至某肆，下馬入門，便長揖曰：「李二哥久不見，從何處來？」李見之，笑拊其背曰：「甚好。我在此待君等久矣。」亟讓坐於己上，提壺酌之，戲曰：「君豈真問我從何來耶？祇欲澆我同往耳。」坊官俯首，曰：「不敢。中堂之命，大哥想早聞之，如能見憐，感且無盡，否則惟有隨二哥馬足之塵，相率偕逝耳。」李慰之曰：「我如欲累君等，早離此矣，何必久待？」因引滿，請各盡一杯，把臂徒步出門去。

李既偕坊官入城，直赴刑部，將上堂，顧左右曰：「此法堂也，例宜加刑具。」左右乃以械械其手足。少頃，承審司員升座嚴訊，厲聲問曰：「爾即靴子李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前夜劫寶中堂五千金者，爾也？」曰：「五千金數誠不誤，乃中堂所賞，非劫也。」官曰：「玉壺想亦是賞與爾者矣？」李曰：「此小人求借一觀，今夜當送還，非賞亦非劫。」官怒曰：「爾誠狡辯，待我請命中堂，再嚴辦爾。」命先繫於獄，眾乃曳之下。至階，李請少憩，就靴中取斑竹煙管吸煙，且吸且顧曰：「此處監獄頹敗不堪，想歷年修造之費，均被堂司各員蠹盡，各營私宅去矣。我今捐助二百金，煩公等略葺牆垣，恐目前即有逸犯也。」言已，頓足一呼，鐵索寸折，上下桎如脫脫，躍登屋瓦，三四轉即不見，眾相顧咋舌，莫敢誰何，懷恨而已。寶聞之，知其是夕必來，悚懼不能臥，室中環燃巨燭，令僕從持兵器，繞室三匝，待之。夜半寂然，喜其不果來。雞初鳴，忽見李從空際翩然下，僕輩瞠目直視，身如縛，噤不能聲。李直趨寶前，探囊，取玉壺置於几，從容謂曰：「小人前約今夕必自來，以此物見還，日間何必擾擾？中堂請試嘗此煙。小人日來將有遠行，更有一言，敢為臨別之贈。中堂亦知當日開府蜀中時，吏治不修，紀綱隳壞，臣門如市，賄賂公行，轄境士民銜之刺骨。天災人禍，必有一焉，可立而待也。小人前奉假五千金，原欲為中堂市義，稍濟窮乏，冀贖前愆。豈知見利忘死，區區之數，猶難割愛，人之憤憤，孰過於此？想中堂上既不畏國法，下復不恤人言，猶幸天假手於靴子李其人，得以旦夕制其死命，使其有所畏懼而不敢肆行無忌。中堂如日後稍知後悔，勉為善人，或猶得保首領以沒。不然，靴子李隨時可來致候也。中堂幸自愛，靴子李行矣。」言已，一揖而逝。

### 隱俠脫滿亭翠於罪

壽州有俠，不知其名，相稱曰隱俠。俠行天下，多手賊達官與有權力之人，若無勢而非所名者，不屑也。未幾，漕督某為所侵，乃下符州牧，致此俠，曰：「不獲，即以縱盜糾若官。」牧大恐，或曰：「是需滿亭翠者。」翠亭者何？則能風影索賊者也。遂召翠亭。翠亭辭曰：「凡盜，即無蹤，皆著翠亭手。此江淮異人也，安致力？」牧怒，叱之曰：「此漕帥下符所索盜，不獲，則彼糾我官，我死汝杖。」翠亭曰：「願死杖。」牧乃立致翠亭妻子於獄，迫翠亭行，曰：「急努力，苟違期者，妻子杖死矣。」

於是翠亭哭而行，行楚、豫間三年，跡之，終不得，歸至金陵，宿旅舍，抵暮，微被酒，因涕泣，慷慨自語。忽聞樓板有聲，自樓下一人，呼曰：「翠亭良苦！」其人目炯炯，腰一劍。翠亭大駭曰：「若為誰？」其人笑自指曰：「若索此三年，今來面，猶不識乎？翠亭虛得名矣。」翠亭惶恐謝，忽不見，翠亭歎曰：「俠則聊視我面，此欲一出其技耳，安望其更來耶？」頃之，俠更來，攜酒飲翠亭，既醉，即臥翠亭榻。翠亭愕，欲縛之，手軟終不敢，因亦睡。比曉視，則戶閉而榻空矣，翠亭又大驚。一日，俠復至，語翠亭曰：「若歸，可至壽州三□里界亭待我。」及翠亭至，俠先之矣。語翠亭曰：「而先歸，白而州主，我劍俠，非盜也，豈州縣所能捕？而我之來，凡以為翠亭也。當受械數日，俟出壽州界，則行，倘不利於而公也，則吾劍血濡縷，取其首去矣。」翠亭曰：「不敢。」後出界，果械存而人不見。

### 畢道遠待潘芸閣

潘芸閣河帥錫恩為江督李文恭公星沅疏劾罷官，咸、同間，粵寇之亂，芸閣家產蕩然，子身至鹽城西鄉之丁馬港，訪其門生畢道遠，借賃入都。畢適至鄰鄉收租，芸閣踵門呼畢門者出，曰：「畢道遠在家否？」門者以儀觀甚偉，不敢輕之，延之入廳事，請村人凌舉賢陪談，急促畢歸。畢於屏風後竊窺之，大驚，即肅衣冠拜謁。芸閣掖之，曰：「世亂，毋行此禮。」留宴數日，謂畢曰：「吾從君貸百金赴都，就諸兒曹以畢餘年。」畢出金奉之，並親送至王家營，視其上車而去。後潘卒於京師。

### 程長庚脫某道罪

名伶程長庚，字玉山，人呼之為大老板，其掌京師三慶班也。有道員某以非罪被劾，當褫職，旨將下矣，某憤不欲生。戚友來慰問者，僉為之謀，某躊躇久之，忽拍案而起曰：「道在是矣。」則群起亟問之，友曰：「茲事回天大不易，非樞府斡旋不為功。方今黜陟大柄操之恭王，長庚為王所賞識，得其片言，冤可立白，曷姑求之？」某亦瞿然曰：「誠然。幸嘗與長庚通款曲。」則亟偕友往，婉言告長庚。長庚曰：「僕濶跡軟紅，方以曲藝進身自愧，自好益復斷斷，嚮於王公大人，雖促膝抵掌，未嘗干以私，尤不敢與聞官事。矧人微言輕，言之亦未必有濟，敢敬謝不敏。」

某固請不已，友亦為之陳懇，長庚曰：「幸被劾誠非罪，差可措詞，當勉效棉薄，視機會何如耳。」則亟謁王。值王憩寢，良久，僅乃得達。王則訶謁者，【啟事官之職如古謁者。】謂將命胡遲遲也，並為長庚道歉忱。長庚白來意，王始有難色，謂旨已交擬，恐不易保全。既而曰：「爾果不輕干人，事雖難，吾當盡力圖之。」長庚稱謝肅退。王曰：「少休，勿亟，吾正欲與爾閒談也。」詰朝，諭旨下，竟無某道褫職事，則參摺留中矣。

某德長庚甚，賚厚幣，自詣謝，長庚拒弗見，餽物悉返璧。命侍者出，傳語曰：「請某官還以此整頓地方公事，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。」且從此不與某道相見，有人問此事者，長庚且力辨其無。

### 程長庚為某園挽危局

都中某戲園門前冷落，座客寥寥若晨星，園主坐櫃旁，乍見程長庚過，即疾趨而出，殷勤問好，並訴艱難困苦之狀，乞其助。長庚怦然心動，乃謂園主曰：「爾毋恐，有我在。」園主聞言，揖謝者再。長庚曰：「速四出馳報，我將為爾挽危局，即當登臺唱《戰長沙》也。」園主欣喜過望，遣人四出招徠，凡在他園之聽客，一聞「大老板戰長沙」六字，罔不舍其原在之戲園，而倉皇奔至某園。於是某園得利市三倍焉。

### 程長庚賑伶界

同治甲戌冬，穆宗賓天，都門各戲園照例停演二□七月。時戲園有三慶、四喜、義順、和源、順和等數家，合各項角色計之，不下二千餘人，有將流為乞丐者。程長庚憂之，乃以平日所積，易米施粥，以賑伶界之無食者。咸感之，為立長生木主，曰「優人大成至聖先師」。

### 程長庚徐小香恤同儕

光緒辛巳，孝貞后崩，歌臺闐寂，優人大困。程長庚與徐小香固同在三慶班，至是，則哀之諸富貴子弟，釀金以拯之，貧苦之零碎角色，皆間數日得小米五六升，遂賴以存活。

### 葛四侍楊三

都中蘇班名伶有楊三、葛四二人者，皆蘇人，皆唱崑曲，二人交至密。鬻技京師，楊嘗語葛云：「君技勝我，所在皆可求食。君在京，則人皆賤我矣，君能去乎？」葛曰：「諾。」遂去。之河南，之山東，所至為人所重。楊自是遂獨以技名京師。葛暮年病盲，仍留山東不去，曰：「我不負楊也。」既盲，仍時演劇，每演，必《尼姑下山》一劇，神采飛動，臺步整齊，背負一人，其行如駛，見者不知其盲。蓋精熟既久，權衡在心也。論者多其重交游，不輕然諾，故挽之演劇，爭厚餽之。楊在京，亦時與通問訊，兩家往來如姻婭。葛子文玉，小名虎子，亦能唱崑曲。扮武生，身段絕佳，惜喉閉不能發音，然已矯矯於世，人謂葛四醇厚，宜有子也。

### 楊繼周夫人睦嫻任恤

建水楊繼周提軍萬才之夫人曾氏，亦建水人，年□八適楊。楊以武功起家，貴至專閫，而周荊釵布裙如平時，散其餘以為睦嫻任恤事。楊敬之，語人曰：「吾得一意治軍忘家者，吾妻力也。」

### 善子健焚券

蒙古善子健，名康。性伉直，重然諾，京口駐防也。幼習商，人有緩急，署券而乞其假金者，無不允，至期不償，亦聽之。光緒初，里人某假金數年而本息無歸者，一日，遇之於城南，偶詢之，某囁嚅無以對。乃偕行，行近古塘，某垂涕而道曰：「某實負君，殊無顏以見君矣。」奮身欲躍入，善亟挽其衣，慰之曰：「余今亦信君之貧，當燬券，不汝責也。」及歸，遂焚之。

### 鮑增祥為許程雪冤

光緒初，歙縣某令，書生也，愚而墨。寵二胥，曰王耀，曰三多，恣橫一邑，豪奪巧取無虛日。歙人許頌康薄有貲，其戚程某為武生，富過許，有質庫一，在縣北富場市。許以事積忤二胥，適邑有盜案發，二胥乃虛構左證，誣許、程為逋逃主，執以入獄。許、程不勝撈掠，兩股肉盡糜，遂誣服。獄成，上江督皖撫，不日出決矣。

鮑增祥者，字紹廷，歙諸生，舉秋試為副貢。能詞，工畫梅。家無儋石儲，得錢，輒散去，儒而俠者也。聞其事，大憤，乃攘臂為文，獨署己名上徽守，白許、程冤。守召增祥詰之曰：「獄已成，汝橫來干涉，案出入甚大，誣平民，猶反坐，況官長乎？汝能任此責，吾為轉詳大府；否則不如已也。」增祥毅然曰：「諾。刀鋸鼎鑊，某一人當之，不以累眾也。」書遂上，二胥猶不知，日盼金陵回文至，決許、程於市。歙故無劊手，走休寧假以來。是時候官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，政尚嚴明，得書，廉得其實，乃大怒，立馳釘封付徽守，釋許、程，梟二胥示眾。守奉檄坐堂皇，召二胥至，陽陽如平時，示以檄，始色變無語。縛以赴市，守親監刑，即以休寧劊手奏刀焉。某令聞變，飲藥死。

### 鮑增祥斥方伯松

方伯松者，歙人。少無賴，以博蕩其產，婪索閭里，邑人苦之。天主教士來歙，方首先皈依，稱信徒，益號召群不逞以濟其虐。方不識字，諸生某某等為之任記室。赴訴者日恆數□人，半田產錢債事，方頤指記室，錄其詞畢，即授券於其黨，往各村索債，使母子母有稍欠，券皆數□年陳舊物也，日暮，歸，悉出所收以獻，無稍缺。方妾誕日，邑紳皆上壽，壽禮至盈屋，西教士固不知也。遇獄訟，方第署片紙付縣令，令悚息奉行，如得大府檄，胥役輔之，四境騷然，至不敢偶語方名。

鮑增祥久客於外，初歸，聞之，大憤，曰：「世安得有此！」謀走省，控諸院司。方聞而笑曰：「此豈復梟王耀、三多時耶！」鮑怒愈甚，星夜去。方揚言將以眾毀鮑廬，鮑子鶚，是時舉於鄉，夷然弗為動，方亦卒不敢往也。鮑卒白皖撫，郵書上海法主教某，斥方出教籍，徒黨悉鳥獸散，方始斂跡。

### 俞默庵救孔才

婺源俞默庵，名應鈞。性倜儻，尚游俠，與將軍金順友善。光緒初，以光祿寺署正從金征新疆，總營務處事。翼長孔才，新疆土豪也，深服俞，以兄事之。迨金鎮伊犁，劉襄勤公錦棠前鋒回軍崔三【陝西降回。】馬隊□八人出市馬，路劫民車，俞巡汛過其地，民呼救，檄孔往，殺□八人而無供。左文襄公宗棠大怒，欲以事誅孔，簿責金以孔所以殺□八人狀。孔見俞，泣曰：「大兄有子四，弟不幸無子息，左侯欲甘心於弟久矣，可奈何？」俞攘臂奮然曰：「喏，何至此？我乃檄爾，我自當之，左宗棠獨斬我。」挺身往。文襄大怒，命解蘭州，擬斬監候。當是時，聞俞名者，知與不知莫不色然曰：「天下奇男子。」入獄，大吏不忍拘，而官僚士庶日造於門。遇故人，輒豪談命酒，自忘為囚繫中人。會德宗親政，大赦，而俞終於獄。

### 舒雅佩救販馬客

皖人舒雅佩，不娶，以拳勇著稱，能步行牆垣。他技師與人角，多隕其要害，舒惟仆人而已，未嘗戕一人也。嘗遊正陽關，遇販馬者，挽其袖止之，曰：「子面色有異，不治將死。」販者怒，將毆之，或告以舒名，乃止。詢以故，舒曰：「子臂此時覺酸乎？」曰：「微覺之。」曰：「是矣。一小時以前，有按汝背者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遇一少年於郊，不相識也。欲以所乘跛馬易吾駿騎，拒之，因相罵也。渠一拍而去。」曰：「是矣。此點穴也，一周時將死。」乃以藥飲之，販者覺腹痛，須臾，吐黑血塊數枚，如棋子。舒曰：「此無事矣。」販者止而謝之，不顧去。

舒去里許，遇少年，少年引手，欲致毒於舒。舒走且避，無已，乃與之搏。手數交，少年忽嚙其口，若癡。舒徐返，招販者與藥，曰：「以此蘇之，且釋汝仇。」販者如言，少年釋，慚不可仰，追舒，渺矣。光緒辛巳，舒死，年九□七。

### 瓊州盜除暴

某甲，瓊州人，佚其名，海上之雄也。瓊州地鄰香港、澳門，火器易致，故盜之悍者遠過內地。甲在海上尤恣睢，官軍不敢捕。聞海豐某為富人也，率眾往，將劫之，使其徒散居酒肆中，而先往偵焉。夜伏屋上，俯而窺之，則某方與客議奪某農產，所以羅織之者甚悉。甲備聞之，歸告其眾。明夜亟往，執甲數其罪，痛拊之，令盡出文籍簿券悉投之火乃已，榜其罪於門。其徒或有欲掠之者，甲曰：「吾來此，以除暴也，掠之，將失此義。」舍之去。某姓不失一物而破其產，謂盜有意誣之也。然事已播矣。

葡萄牙商人某擁厚資，戒備甚至，甲初貪緣其僕為之御。一日，遊於郊，行稍遠，甲遽掙商背，如提小兒，以土窒塞其口，揚帆去，其家大驚。明日，得書於案，要銀幣二□五萬，令送致某地。如言送往，未及至，已攘之途中，所謂某地者，蓋以誑葡人，非真也。明日，其家樓上巨箱中忽有軒聲，發之，葡商出焉。問往還之境，云數日未見光，恍恍惚惚，不知何以至此也。

甲嘗劫某地，其家知而備之，既入而伏起，身被三鎗，猶能躍垣以走，越數□百塵如飛，眾莫能逐。已而創發，墮茅簷下。室中母女二人，聞而出視，遂拯以起。女知為盜，欲市恩，乃朝夕護之。既少愈，躍然起，遂去，越日，投千金其室。女猶未嫁，其婿貧儒也，疑其不貞，將離婚，女聞之，涕泣欲死。甲一夜面其婿，親責之，聲色俱厲，婿不為動。月餘，有為媒於他姓者，合盍之明晨，乃知仍曩女也。審其貞，乃無間言，甲亦不再見。

### 義婦為人乳子

戴蓮谿太史鸞翔之長子為廣東令，未久，即卒，其妻方孕，而宦橐蕭然，不能久居。時蓮谿猶作宦中州，乃扶柩北歸，將往依之。行至湖南，休於逆旅，妻產一男，然苦無乳，兒日夜啼，妻亦抱兒而哭。逆旅之鄰有婦人來視之，曰：「患無乳耶，何不僱孀婆？」妻曰：「異鄉棲泊，何從僱募？且資糧匱乏，尚懼不足以達所屆，能議及此耶？」又泣曰：「未亡人止此一塊肉，兒死，我亦死矣。」婦聞之，大不忍，久乃言曰：「吾家幸溫飽，固非為人作孀婆者。然聞若言，吾心怒下。吾生一子，甫數月耳，可以吾運食若子。雖然，必歸而告吾夫。」

言已，遽歸，以語其夫。其夫怒曰：「吾家幸溫飽，豈為人作孀婆哉？」婦曰：「固也。然此兒死，其母亦必死。二命所關，豈容坐視？我則既言矣，君無阻我。」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，而自從戴妻以行。

戴妻問月需錢如干，至中州，當言於吾舅，必如約。婦怒曰：「吾豈為人作孀婆哉？哀汝耳。雖自汙還楚，舟車之費，吾亦自具，不需汝錢也。行矣，無多言。」遂發湖南，道湖北，而至於汴。蓮谿夫婦皆感泣，曰：「微此婦，吾得有此孫耶？」厚酬之竟不受，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，又具盛饌與之譙飲數日。臨行，語之曰：「歸楚之費知已備具，夫人高潔，超邁尋常，然太不為吾夫婦地矣。薄具車徒，幸勿卻焉。」乃資送之以歸。

### 謝子受助陳國瑞女

陳國瑞居揚州，以詹啟綸毆傷人命，彊梁干涉，抵啟綸罪，遂謫戍黑龍江，尋死戍所。有一女年□四五，自關外走京師，因閻文介公敬銘哭訴於醇賢親王，王奏請資送其柩回南，一時爭言其女為緹縈復見。

女許字雷太常以誠之孫，國瑞有數千金，在妾某氏所，合官吏賄贈，殆將萬金。嫁女時，妾為之主，資從甚薄，雷漸不能自給，女數告貸於庶母，後遂厭之。妾居揚州尼庵，以數千金資其母弟開錢肆，女益憤，自率健兒奔入庶母所，以索還雷氏原聘朝珠為詞，搜其金飾數事去。庶母馳赴甘泉縣署，報白日搶劫，縣令林之衡飭役逮捕。女訴之於淮揚道，道為臨桂謝子受，習聞女賢，欲緩其獄，甘泉令乃徑以搶案具詳。謝傳見女，問其詳。女青裙屏飾，舉止端詳，陳說庶母寡恩及家世衰微狀，涕淚迸集。謝惻然，移書陳飭仙廉訪，飭令細查情節稟覆，毋鹵莽。又屬令諭其庶母資雷千金了案。後謝行部揚州，金遷延未繳，女復訴，謝為假坐揚州府大堂，飭甘泉令立提陳妾之弟至，責令即具金交女。此光緒壬辰事也。

### 何元為人除盜

光緒初，某邑有丐何元者，家負郭。忽東城牆崩，一家壓斃五口，元得生。時方弱冠，零丁孤苦，無期功強近親，遂流為丐。性素鯁，寧乞，不貸戚友。鄰人憫其饑，予以殘羹，不受，惟米薪受焉。有富紳欲留為僕，元曰：「大丈夫寧為雞口，毋為牛後。某即窮餓以終，豈肯屈身奴隸耶？」紳感其言，時賙之。元無隔宿糧，乞有餘，即以惠同儕，或自不食，而轉以餉諸丐之老者病者，故當時號之為義丐焉。

某紳富資財，久為群小所覬。一日，元雜眾盜中，聞有行劫某紳之議，薄暮，元潛入紳家後園，持棒蟄伏樹下。更定後，眾盜蜂擁至，踰園牆過，方欲跳下，元舉棒踣其一，再登再踣，連斃三人，盜乃懼而散。紳知之，亟肅入，酬以金，不受，去。

### 白勝魁不盜其鄉

光緒初，吉林有劇盜白勝魁者，驍悍無倫，精擊刺，身輕善超距，越峻牆如履平地。行劫，不殺人，亦不合夥，無論遠近，皆獨赴之。凡人事主家，破門而入，搜刮金資，拒則無幸。然不擾其鄉，其所居之地，周三□里以內無盜劫，有則白為之捕，而追贓給主，群盜憚白勇，相戒毋敢犯。鄰里貧人不能舉火，輒周恤之，凡以急告者，無不應，亦無不滿意而去。以是一方之人愛而敬之，群稱之為白大爺。

### 鐵漢還所盜物

宣城富家韓氏嘗被盜，喪金資巨萬，報官捕治，不得。已而主人死，一子名少坤，才八歲，寡母謝撫之。孑孑幼弱，不能理舊業，族人之強者咸魚肉之，主計者復狼狽為奸，不數年，零落殆盡。母子儻然，無所為計，所居宅亦售於人。一夕，母續子讀，時將夜分，中庭月明如水，謝望月而歎。忽中庭有人應聲曰：「夫人毋悲歎，郎君能讀書，他日必有成就，亦僅□年辛苦耳。」韓大驚，良久無聲息，開門出視，明月滿庭，寂無人蹤也。回顧，則案有皮篋一，不知何來。亟啟之，則纍纍者黃白充其中，間以珠玉。謝一再審視，則多半數年前所失者，知頃間語聲有自來也。急戒兒勿多言，仍苦守如故。

少坤長，應試入泮，旋舉孝廉，以大挑官浙江知縣。謝於是出所藏，贖舊宅，更新之。少坤性本聰穎，尤善應對，頗為上官所器重，作令數年，宦囊頗豐。一日，吏報獲一大盜，親鞫之，盜神氣自若，問姓名，自稱為鐵漢，不肯言真姓氏。命掠治之，盜運氣以禦，刑具加之，皆無如何。已而盜仰視堂上曰：「汝韓少坤耶？□年前四月□八夜之言，猶記之否？盍詢汝母。」少坤瞿然，命且收禁，歸告其母。母命檢篋，則篋上蓋有鈐記，正「鐵漢」二字也。謝欲釋之，少坤不可，曰：「此為某巨室案中要犯，若釋之，則官且不保。彼不過以掠我者還我，未足云恩。我今公事公辦，是亦足矣。」謝曰：「當日窮居之際，終日勤勤，不足一飽，彼若不還，母子久為溝中瘠矣。且非若輩肆劫於前，則區區者亦并入債家之門耳。彼取之有餘之時，而給之不足之日，此惠安可忘也？」少坤乃曰：「今釋此人亦可，但令彼以恩人自居，恐事若宣布，外人追論及之，昏暮去來，不無妄測，不如減口之為善也。」謝未答。忽白光一道，射窗而入，窗櫺盡折。有短衣窄袖立於前者，鐵漢也。笑顧少坤曰：「很哉。乃以怨報德，且挾持若母耶？」少坤木立不知所云。一轉眼，白光滿室，如觸電者。須臾光過，鐵漢立屋脊上，捧三尺劍，拱手曰：「再會。」少坤神定

覺痛，則兩眉皆連皮削去矣。是夜，獄中報失大盜，少坤遂病悸，神氣索漠，不能理公事，乃罷官歸。

### 周五散所盜財物

花蝴蝶周五者，關東鬻匪之渠魁也。先世本遼陽富室，有地百五十餘畝。父步臣，僅生五一人。九歲，為鬻匪所劫，限三日以萬三千金往贖。步臣痛子情切，亟措貲如數，贖之還，自此驚懼成疾，鬱鬱死。

五幼失怙恃，遂日弄槍棒為事，暇即倩人與之講《春秋》或《史記·遊俠列傳》，久亦能自涉獵。迨八歲，又為鬻匪擄去，索多金，始縱之還。五控之官，官涎其富，索賄若干，始允代為緝匪。匪恨其訟己也，更糾集黨羽，夜入其家，縛之柱，撈掠幾死，傾篋倒箆而逸。五因鬻其家產之半，募健兒練團，誓與匪決戰。官仍涎其富，謂有謀逆心，囚之獄，又賄三數萬金，始釋之，自是家資蕩然矣。

五出獄，則結死黨百餘人與鬻匪為難，復殺官吏以洩憤。所劫財貨，自給日用外，皆散之無告貧民。不二年，人命重案累至四百餘起，官檄三省重兵會拿，五因走京師，被一相識無賴所賣，為緝捕局兵所擒。有見之者，謂其身長五尺餘，雙目奕奕有神，自云：「兩臂有千斤力，余仇已報，今雖死，亦無憾矣。」

### 盜還珠

有舊家子某，中年落魄，不得已，授徒自給。一日，以祭掃歸，居停贈之金，其地故離家不遠，步行可達。時夕陽在山，炊煙四起，方踽踽獨行，突有暴徒自林中出，劫其金，懷喪欲絕，植立如木偶。時已薄暮，忽有漁艇自遠至，一童持棹，一老者虬髯坐船頭整網，既近岸，喚某不應，乃近詢之，始悉顛末。老者延入艙，備詢家世，生告以父為某，幼時家被盜，資產盡，今又遭厄，實命不猶，更何言哉！

言已，唏噓久之。老者聆其言，若有所思，既而曰：「君先人以何時棄世？」曰：「三年矣。」曰：「老夫亦曾見之，別餘年，家道至此。今日相逢，殆非偶然。」遂烹鮮款客，意至殷，且送之歸。臨別，授以一布囊，曰：「老夫家貧，今與故人子遇，不克盡禮。此數升者，聊供朝夕，愧不能多也。」某意其中為米，謝而受之。抵家啟視，乃珍珠也。大驚，急尋老人，已不知所往，某家以此復舊業焉。或曰老人即前劫其家之巨盜康某也。

### 犬救老丁

陝右張介夫別駕有僕曰老丁，黑而頽，巨癩生其面，如連錢，自左頰被右額，奇醜不可名狀，介夫言丁蓋義僕也。

介夫居三原之東村，村去城三十餘里，中隔以山，林木陰翳，猛獸多藏之。光緒癸巳，虎暴至，嘗一日傷二人，行者非結隊不敢過。是年，介夫母病甚亟，醫來診，具方劑，促速煎，遲恐有變。而東村無藥，藥必購自城，介夫兄弟二人侍疾，老丁獨奮然請往。家有獵犬，毛純黑，壯偉如犢，且猛甚，獨馴於老丁，常從之出入。是日，老丁入城，犬為之伴。及還，日已曠矣，老丁獨與犬越嶺急歸。行未及半，虎自林突出，老丁急納藥於懷，而徒手蔭樹後。虎怒吼前撲，樹立折，老丁亦仆，樹壓老丁身，虎嚙老丁，爪牙僅及樹。犬忽騰而前，嚙虎陰，虎負痛，躍跳過山，並擊犬去。老丁急推樹起，面為樹皮所刺破，血流不止，就地握沙土傅之，懷藥以歸，介夫兄弟見狀，皆大駭。母得藥以愈，老丁尋亦無恙，惟面上沙滓與血肉相膠結，迄不能去。越日，得死虎於山中，犬首猶綴其胯下也。

### 羅大春哭楊輔清

粵寇之酋楊輔清，自徽州敗後，即出亡於美洲舊金山，為美洲三合會之鼻祖。光緒甲申，孑身返國，往依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。大春，亦以粵寇投誠者也，以與輔清舊交，厚款之。而大春左右皆舊部，故識輔清，向之求珍寶，輔清曰：「余昔固多此，今居海外數十年，國破家亡，孑然一身，來依羅提督，有則任爾等取之。」諸人不悅陰告閩督香山何筱宋制軍環，環即日移文大春，必欲得輔清。大春爭之不得，即與輔清同往。環留之署中半年，令草生平事略，及太平戰史。書成，殺之。大春往救，不得，撫尸痛哭而返。

### 周嫗善撫所乳兒

乳嫗周氏，瀘州人，役於陶東明家。陶子開永，生三月，即傭周哺之，撫之如己出。他乳嫗受傭，必高其直，且恆以去挾主人，而又不盡心哺兒。周力反之，索直廉，多給之不受也。周夫死，值開永病，歸家視夫殮即返，往返纔一二日耳。未幾，東明沒，婦張氏以身殉，開永甫八歲，賴周之撫育以成人。感周德，奉養如慈母，周遜謝，退，必雜僕婢中同服役。開永泣請之，則曰：「吾寡人婦，夫子皆沒，命固窮，吾安之乎？」開永多病，周代其婦操家政，有條不紊，不知者以為母子也。

### 松媽有俠女之稱

天津鄭某，業鏟，妻黃氏，無子而賢。買一義女曰松媽，性慧，事鄭夫婦先意承志。會鄭運鏟至江淮，中途遇盜，沈諸江，族姪某從溺而未死，乃乞食歸報黃。復日夕奔走，謀得鄭骸骨，又奔走為之營殯葬，且鳩宗族之長與戚友之勢而才者訟之官。於是黃德之，使司內外出納，且撫以為嗣。

時媽年六，忽亡去，黃大恚恨，左右復媒孽之，謂其早具貳心矣。媽亡走京師，投身曲院中，聲譽隆起，少年豪貴車騎盈門，顧媽自矜重，弗少假借。王五者，京師大俠，世所稱為大刀王五者也。酒酣以往，見媽，傾倒之，媽遂委身焉。王日餽以金玉錦繡，悉屏弗受，強之，乃悽然曰：「君以妾為何如人乎？妾而重金玉錦繡也，彼豪貴少年，固足以挾持妾而左右之矣，又安敢以辱君？君必重妾以金玉錦繡，天下美人多矣，又安取於妾？君之寵妾，妾弗敢知，妾之敬君，以君為大俠耳。」王動容，益感媽義，思所以報之。

時鄭之族姪某掌家政，事無巨細皆專之，黃弗能制，抑鬱死，某則居然主人矣，橫恣鄉里，族眾以目。一夕，盜入某寢室殺之，挈其頭去，家人控之府尹，大索竟日不得。夜半，劍光撼窗櫺，擲某頭於府尹臥榻側，尹大驚懼，獄遂緩。而媽則素車白馬，至鄭家，登堂，拜黃之靈，且言：「某殺主父，當其歸報主母時，吾見其進有憂而退有喜，主母不知也。」於是復拜鄭之木主大哭，哭畢，登車去。鄭之家人相顧錯愕，而鄰里環觀者咸為感動泣下，曰：「是非古所謂俠女耶？」其後，京師豪貴少年訪媽，莫知其所在。或曰在五所，或曰媽歸未久而病隕，或曰光緒庚子之亂，五及難，媽以身殉。

### 葛三易衣代徐寶山

丹徒徐寶山為鹽梟時，所部子弟幾二千人。有葛三者，大頭目也，勇鷙猛悍，百人不可近，而慷慨忠義，尤非人所能及。某年，徐率數百人以鹽船百艘至泰州，為官軍所逼，困於江村茅屋中，百計不能脫。第官兵畏徐暴，亦莫敢擾其鋒，乃揚言祇願得徐抵罪，附從者悉免。徐愈急，左右咸泣，莫能仰視。

葛至是排眾直前厲聲曰：「事危束手，作兒女子哭泣以了之耶？」徐收涕詢之，葛曰：「官兵欲得而甘心者，君一人耳。我貌類君，請易衣以偽亂真，余衝鋒出而君脫矣。」徐從其計。葛易衣畢，口啣利刃，手執快炮，狂呼一聲，如風而前，且曰：「我徐某也，當吾者死。」官兵錯愕莫能舉，開壁讓之，以故葛出重圍，身未著一彈，官兵果以其為徐也，解圍去。是役也，徐甚德葛，視之如兄弟矣。後徐反正，官遊擊，而葛販鹽如故。

先是，鎮江木商運木，胥由江行，以避稅改由內河，葛審其隱，年責商償二萬金，且誅求無已，將絕其行，商因訟之於江督劉忠誠公坤一。劉按狀實，檄徐捕葛。時葛住泰縣之口岸，徐率千人往，若臨大敵。陰令人召葛來，勸降。葛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，終不能奴顏婢膝向若輩求生活。」徐無計，乃遣葛遁皖之壽州。事為劉所聞，檄徐急，且曰：「苟不得葛者，汝即葛也。」徐念易衣事，抵死不從。劉乃詭謂徐曰：「葛既豪俠，余亦欲得其人以官之耳。汝其召之來。」徐奉命召之，葛至，無難色，越日，斬葛於東市。

### 奕諒以金周八旗貧戶



官吏有行賄恭王者，輒貯酒甕中，如宋趙普海物口瓶事。淳郡王奕諒知之，默識焉。一日，至恭王邸，坐而長歎，恭詢之，淳曰：「予嗜飲，無錢沽酒。實為天子叔，而不能謀一醉，是以歎耳。」曰：「弟有佳釀，奉兄如何？」淳曰：「甚美。然必須兄自擇也。」即擇素所識者，命人舁歸。啟之，皆黃白物，遂以周八旗之貧戶，一日而盡，恭大怒而無如何。

### 鄭六舍身救同胞

鄭六者，粵西盜也。重信義，輕財任怨，雄武有力，祕密社會中人以故多歸之，推為黨魁，化號劉義，隱以劉永福舊名自稱。然以武犯禁，不容於內地，於是率其徒投身海外，至荷蘭屬地之文島，傭作於吧叻工場。

方其時，荷屬之吧叻頭【華人為荷人管理吧叻者。】率求媚於甲必丹，【華人為荷官管理華人者。】蠅營狗苟，殘害同胞，凡吧叻之工人，工作則晝夜勞苦，求值則曲折萬端。【工場向例，擔泥井則數人為一班，如一班之口人中有二三力弱體病者，則苦工竟日難畢，必繼以夜。如有以力不足告者，則鞭撻隨之，血流肉爛，不稍顧恤。其刑罰之毒慘無人道，真令人目不忍睹。有憤極出怨言者，則挾工頭報告吧叻頭，吧叻頭則送之甲必丹，判苦工修路數星期不等，工人之弱者往往自經死，強者則越山而逃。】傭值月一發，未至期，或有需錢物者，則吧叻頭遣其戚眷以錢物貸之，重利取償，至月終會計，必令其一一清繳，發後數日，又聚賭以盡其工值，因是吾華之充工人者，百無一二生還矣。久之，弱者委溝壑，強者匿山林，然逃亡之區，得食大難，不得已，流而為竊盜。劉之義兄弟亦多亡匿山中者，偶為吧叻頭等所見，則群以槍砲斃之。

劉悲同胞之受害如此，乃號召徒黨數口人，亡命走山中，時出劫吧叻頭，或執富者勒贖以濟其徒。各吧叻工人聞劉之名，從者漸眾，馴至數百人，忽聚忽散，勢如流寇。文島、九港乃大起恐慌，聚眾而保者有之，遷地而避者有之。劉乃劫檳港，又劫流石，荷官迺請重兵征之。劉固無火器，然兵多，則散而之四方，兵少則又聚而與之抗，商旅結隊行者，咸有戒心，村落保守者，則閉其柵，如是者數月。

文島總監乃設法加一千盾賞格以購之。時劉適患病，臥匿於流石大山下之茅屋中，值度歲，其徒視其病，且飲之酒，醺然醉臥，為偵探所偵知，報吏捕之。圍之數口人，然尚格鬪數小時，傷數人始就擒，以劉之孔武有力，身無完膚，乃猶縛其手足於車。軍警列隊押赴流石關都律，監數日，傷愈，公開庭訊。直供不諱，且厲聲歷述甲必丹、吧叻頭等之酷虐狀況，力斥之不已，旋解至文島鞫訊，復歷訴工人被虐情形。吧城荷官定死刑，文到日，荷官及甲必丹鍾懷動監視其上鈞棚。劉致敬於懷動，侃侃而言曰：「君為甲必丹，素愛同胞，使九港中為甲必丹者，盡如君，劉固視如兄弟，又何至擾亂地方如此？今日之變，皆某甲酷虐工人之所致也。故某甲欲見我，我大罵其為吸同胞血之臭人，我固深惡痛絕而不之見。荷政府苟不改良吧叻辦法，今日死我一劉義，明日更不知又生幾許劉義矣。我固舍一身以救同胞者，願假君口，以告荷官，速改良吧叻辦法，俾我後來之同胞免遭酷虐，則我死亦瞑目矣。我非真名劉義，實鄭六也。」盾，荷蘭幣名，每盾合英幣一先令七辨士零。

言時，鬚髮翕張，既而從容就刑。懷動紀其臨刑所言，告之荷官，荷官據以上聞吧城總督。至是，始悉工人困苦，特派幹員作文島總監，辦理善後，稍稍改良吧叻辦法，不任吧叻頭違背人道。凡匿山中者，一律赦其無罪，仍聽自由分投吧叻傭工，前欠吧叻頭之款，亦令悉免，文島、九港地方，於是始復治安。

### 驄救譚九

光緒時，固原有回人販馬者曰譚九，嘗往來大河南北。曾於紅廟子得一驄，奇瘦見骨，毛疏如衰柳，眾大詫，譚獨以為駿，出重價購之。日飼三斗料，如不飽，乘之行不三口里輒止。牽之市中，無回顧者，眾益嗤之，譚亦不動。妻孥請賤售，不許，善畜之如初。每賣馬，空其群，獨驄無主者。閱三四年，譚驅馬過汴梁，又盡售矣，腰數千金，僅與驄徐歸。

一日，譚道經化平，去家尚三百里，日未午也，倦甚，入村肆稍息。有數少年過譚前，審視之，作隱語以去。譚老於江湖，識其言，知非善類，亟起欲出，數少年已復入，把臂堅止之，語漸不倫。譚方窘急，驄繫柳陰下，遽嚙斷其索，側身前，蹄二人，皆仆，俯首就譚，譚疾跨其背。他少年方挾械至，驄疾馳如風，瞬息已遠，少年發彈中驄股，驄奔益急。譚昏惘。幾不識路，驄亦不受羈勒，但時見高山茂樹，時見平原曠野，浮塵四噴，如風如霧，度不為己禍，亦姑聽之。日昏月上，至一村，驄忽止，則抵家矣。大喜，急躍下，叩門入，卸裝既畢，出牽驄，不動，視之，僵矣。股被數丸，血尤殷也。

### 牛為吳氏父子復仇

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有牯牛，力而有德，日耕田二口畝，雖饑甚，不食苗，吳寶之，令其子希年牧之。一日，牛方食草澗邊，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，意欲攫希年，牛旋身轉向虎，徐行嚙草，希年懼，伏牛背不敢動。虎見牛來，且踞以俟，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。虎將近，牛遽犇以前，猛力觸虎，虎方垂涎牛背兒，不及避，踏而仰偃隘澗中，不能輾轉，水壅浸虎首，須臾，虎斃。希年驅牛返，白父，集眾舁虎歸，烹之。

他日，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，王富而暴，素為鄉里所怨，皆不直之而袒孝先，王益怒，率其子毆孝先死。希年訟於官，王重賂邑令，反坐希年，希年斃杖下，無他昆季可白冤者。孝先妻周氏，日號哭於牛之前，且告牛曰：「曩幸藉汝，吾兒得免果虎腹。今且父子俱死於讎人矣，皇天后土，誰為我雪恨耶？」牛忽長鳴，犇至王家，王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，牛直登其堂，竟舐王，王斃，復舐二子，二子斃，客有持桿與牛鬪者，皆傷。

### 猿為卜三報仇

光緒時，黔人卜三以輕財任俠，家中落，夙豢珍禽奇獸多易米為炊，所不忍棄者，猿耳。已而益窮，挈猿走四方，演劇於市，博升斗自給，與猿相依為命者數寒暑。

尋游印度，復自印之仰光，居仰光踰月，獲數百金。其鄉人有行賈於法屬某埠者，寓書見招，既至，所得尤豐，鄉人涎之。一日，有鄉人約往演劇，私發其篋，白金粲然，心大動，挾刃而出，要諸歸路，殺之，投其尸於山澗，日暮徑僻，初無覺者。鄉人歸，將以數日後鳴諸警署，詭言卜失蹤。夜午，警吏突至，執鄉人以行，鄉人愕然，不審發伏之所繇也。

先是，鄉人候卜於道，卜不及見，猿已瞥睹其犇狀，猱升木末，覘其所為。事已，猿隱躡其後，見鄉人入市肆，亟躍入警署，倉皇牽警吏衣，警吏意必有異，尾之行，導至澗曲，卜尸在焉。警吏顧猿曰：「是矣，兇人安在？」猿復前導至市肆，遂遁。警吏大驚，懼猿去，無左證，然已叩門，姑聽之。門啟，並逮肆中數人歸署，不意猿已先在。見鄉人，若甚憤者，舞棒代刃，效殺人狀，歷歷如繪。鄉人氣餒，不敢置辯，因搜其賊據兇器於肆。翌日，執付法庭，盛傳猿為原告，觀者如堵。猿反復摹效，窮形盡相，鄉人皇悚自承，頃刻讞定，處以縲首刑。

### 蘭仙待勒省旃

新建勒深之，字省旃，方錡子也，為光緒朝貴公子之一。偶儻不群，落無檢局，衣服飲食宮室車馬聲色之奉幾駕王侯而上之。嘗客吳門，眷妓張少卿，製聯贈之云：「少之時戒之在色，卿不死孤不得安。」以是罄其父產，而猶不悛。某年，在京師，稱貸於人以事狎游，方出伶之門，即入妓之室，浪費無度，到手輒盡，囊有金不留至詰朝也，時姬妾亦星散矣。

久之，鄉人厭勒告貸之數，為之具行李，購船票，遣伴伴之南旋，將道滬以返贛。登舟之明夕，散步甲板，猝遇其舊妾蘭仙。初，蘭仙自出勒門，入天津女閭，一年餘矣。將徙滬，遂不期而與之遇。至是，詢知其落魄之狀，深憫之，語之曰：「君不聽妾言，至有今日。盍從我游，免凍餒乎？」未幾，舟至滬，勒乃給其伴，使他適，從蘭仙至英租界。蘭仙舍館既定，則別賃一椽，俾居之，給以衣食之資，如是者將兩年。南昌之戚友知其已受旅京鄉人之資遣而猶不至贛也，大疑，詢在滬贛人，無所聞。久之，始詢知其狀，謂此與戴綠頭巾者何異，則群引以為恥，乃亦為措辦旅費，迫令上汽船。及歸南昌，則大病，醫謂餐品忌穀類，宜食雞，雞不能購，則乞於戚友，日始得一飽。月餘，戚友之饋絕，遂窮餓以死。漢軍宗嘯吾司馬曰：「不意勒少仲乃有此兒。」少仲，方錡字也。

### 周某知財之宜散

周某，皖人，佚其名。父故為茶賈，商於吳，因家焉。周席父業，積產數萬金，顧喜揮霍，性任俠，尤樂結賓客，門下寄食者常數千人，人皆稱之為孟嘗君。每歲暮，必懷金以出，見貧困無以卒歲者則與之，得金者問其姓名，隱弗道。又常施棺掩骼，逢盛夏，則施治疫諸藥品，以是里人爭德之。然坐是而家日以落。嘗慨然謂其友曰：「財之為物，能聚尤貴能散，特視其用途何如耳。」

### 柏愛才開會濟貧

湘江義丐柏愛才少有氣節，生平嗜好惟詩書，終日不釋手。會某邑水災，各省皆設法賑濟，愛才憐之，以家貧無力，不得已，行乞於市，日出而往，日入而返，如是者數日，得餘金。一日，某地特開大會於濟貧園，以所售券資悉作賑費。男女與會者數千人，愛才亦往焉，賚所得金付之，並登台演講。眾感其言，乃將金飾銀幣紛紛擲於講台，頃刻得數萬金。

### 某令資助吳兆泰

吳兆泰諫停三海工程，時德宗怒叵測，戚友莫敢至，吳杜門謝客。一日，有分發安徽知縣來見，門者卻之。某固請，吳乃出見，甫通款曲，即問此次處分當若何。吳謝不敢知。又問君有債負否，曰：「作京朝官自不免，幸素節省，不過八百金而已。」某因曰：「某見近日言官盡暗默，惟君能直言。然揣上意，恐必去官。知君清苦，故為備資斧。」吳愕然不敢受。某曰：「此是公義，君不特不可辭，且不應辭也。」因探懷，出六百金票相贈。越日，又送四百金至，曰：「還債外，可更以此為歸計。」越日，命下，果如所料。

### 張弼士欲毀家與德人競

歐洲郵船經新嘉坡而至香港也，獨德國公司明定華人不許乘頭等艙之例。時張弼士權我國駐坡領事，以事將返國，遣人持名刺向德公司購頭等艙票，公司執事以張為華人，格於例，堅不售。張乃登廣告於西文各報，招聘船員，購造商艦，往來新嘉坡、香港間，專載華人華貨，價照德公司減半，蓋誓毀家以與德公司競也。德公司經理人見此廣告，異之，詢知原因，知張之財力既足及此，即以營業言，張亦不至大有損失，乃挽人詣張婉謝。張亦慮搖動其他商業，告以「若能除去華人不許乘頭等艙之例，則余此舉可已，否則寧毀家以爭吾國人之體面也」。德公司允之，由是此例遂廢。

### 袁某為市義

盜袁某性贖直，其為盜與眾殊，孤寡不取，老弱不取，即其所取者，亦半數而止，必留餘畀其人，使別圖生業，人乃以義盜名之。袁嘗於歲暮制梃伏叢莽中伺行人，俄有某商囊費過焉，驟出要之，商棄囊走，啟視之，白鏹充其中。亟招商返，曰：「余得金度歲，足矣。是囊繫者無所用此，今以還君。」商喜過望，囊資欲行，則又曰：「前途如余輩者尚多，余既得君資，當為君衛。」乃送之越境而止。又嘗值歲饑，鄉有大戶某甲囤穀不肯賤售，輒糾黨劫之，盡取其穀，遍招貧戶至，計口授食，頃刻而盡。乃向甲謝曰：「余且為君市義也。」甲慚悔無語，眾皆快之。

袁每歎曰：「今之世殆無一非盜也。上者盜國，其次盜名，至如吾儕之盜財者，則指不勝屈。然吾之盜，猶盜以予人，彼之盜，則盜以肥己而已，此其所以異也。」

### 陳大忠為主鳴冤

光緒時，永嘉李大華與其戚經商，獲利頗豐，乃廣置姬侍，常有捲資遁者，晚年餘三人。妻徐氏生子焜，長姬胡無出，次姬張生子耀，四姬林生子燧，最後得蘇姝郁珍娘，生子女各一，女曰菑姑，三歲而夭，子曰炳。

大華既富，嘗往來南北，擴其營業，不稍懈，故罕家居。徐佞佛，常居尼庵，家政咸操之。焜素驕縱，頗不直郁，恆與炳相持。未幾，徐病死，大華知之，歸自京，以郁能治家，立之為正室。以徐曩與胡相得也，畀年金畜焜，並命嚴守之。及焜長，大華為娶於韓，亦令從胡居。韓賢，焜事頗多匡正，焜乃稍自斂。

有世僕曰陳寶忠者，義俠忠懇。其子小忠，以柔順得大華歡，令治事內室，郁亦愛之。時諸姬之傾軋益甚，而林獨和平，不爭執短長，眾亦不為意。林之子燧，忽患毒癩，面部壘壘皆偏，大華厭之。生四歲，誠篤好學，惟不慧，延師教讀，三年未畢《四書》。林以焜、炳等相爭競，禁燧弗與往來，益不問家事，冀免衝突。值大華之父文暉冥誕，燧往拜，屋後有園，中有亭池，亭周植花木，燧久不往視，伺大華晝寢，潛至園，園門扃，拾竹片以代匙，竟啟，燧入。睹樹上青梅涎甚，取石上投，有聲轟然。忽聞亭內似有人語，躡步從窗隙窺之，旋見郁自前門出，見燧，厲聲叱問，燧素懼郁，匆匆挾青梅三四歸，以郁事告林。林沈思有頃，聞亭中有它人否，燧曰：「似有人語，細不可辨。窗際懸黑衣，似小忠也。」林大憂曰：「孽子禍機伏矣，勿聲揚。」益嚴禁燧，弗令出。

初，徐遇諸姬厚，諸姬嘗相過從。及徐死，胡與郁不洽，林素中立，終歲或弗相見，惟張以郁優待故，常至郁處，益諂事郁，郁喜，倚為腹心。郁惡燧之窺其祕也，張亦憾燧之恆侮耀也，遂協以謀林。大華飲於戚家，醉回，過僕人陳貴房，聞譁笑聲，疑焉，穴窗窺之，見貴持繡鞋，戲弄曰：「林姨所遺也。」它僕止之曰：「毋揚聲，主人且回。」大華憤甚，亟叩戶，戶扃，不得啟。郁方自內出，大華盡以所見聞告之，郁急止之，曰：「子姑睡，醒而察之可也。」乃立召貴，則已遁，所弄鞋，遑遽未將去，取視之，林物也。遂逐林，又以燧貌之陋也，并斥之。林涕泣自辨，卒不聽，率燧回母家，哭而過市，盛揚郁淫及廝僕之事。郁聞之，憾甚，益思致之死地矣。

焜雖驕縱，然負氣，惡見不平事，雖聞人言林之冤，恆欲一知究竟。一日，至林處，林具以前後事告焜。焜益怒，返，欲俟便刺殺郁，取酒痛飲，醉。韓睹狀有異，誥以言，具得其情，奔告胡。胡驚且恚，曰：「必而也，將四姨我矣。」哭而自過。焜懼，涕泣自陳，誓不妄作，自是閉戶讀書，不預外事。然焜事，郁已具知之矣。

郁以焜及胡氏之與林也，將為一網打盡之計，謀之張。張曰：「若焜輩，易與耳。」因具為畫計。郁適乘間為大華泣曰：「林姨之事，子所親見，證據具在，今焜以為誣，疑妾指使，常至林處道妾短。妾不難一死以自明，其如子何？且夫人之死，焜有言焉，子又弗圖，因而寵之，此焜之所以不平也。且聞焜有異志，盍察之。」時張在側，因證曰：「夫人言良信。不然，子逐林也，而焜證其誣。且焜雖不法，素質直無城府，今其事祕，此必有人為之借箸者，子必慎之。」

越數日，大華如鄉，郁召焜，飲以酒，因託故人，使小忠偽與婢談林事。焜從旁問之，小忠具道林病重，貧不能延醫，且死。焜聞而大憤良久，小忠更熱酒進，焜復飲，大醉，抵足痛詈郁，郁佯不聞。小忠因勸曰：「小主素善林姨，盍往省視，果憊，稍周濟之，亦見舊情，且陰德也。」焜即趨訪林，未入門，則耀已先在。焜曰：「若來何也？」耀曰：「母命饋藥於林姨也。」焜叩門，大華方自鄉回，過而見之，怒甚抵家，郁使耀語焜曰：「父方盛怒，往必無幸。頃欲殺我，母命我暫避兄處，且告兄毋往，俟父怒息往與俱謝可也。」焜益懼。大華所使召焜者亦至，佯促耀去，焜避入內，弗敢出。耀至，因告大華曰：「頃在兄處，渠方詈父髦，父往召，渠言曰：『林姨厚我也，而父斥之。今往省林病，父怒我，迺使使來召，此必有意督過之，敗吾事而又以為罪，有死而已。』其蔑敢見矣。」大華問使者，始不肯道，固問之，言同。大華浩然長歎，淚下如綆。郁亦泣曰：「以我故，而子受其侮，吾罪甚重。不如赦焜而斥我，則父子安矣。」大華復大怒，將自往捉焜。張適至，詰得故，則猶豫曰：「林姨落落，罕與人接，且貌寢，吾謂愛之者特貴耳，固不然耶，雖然，是殆宿緣，子必恕之。」大華憤而暈，久始甦，遂病。

一日，張使人謂焜曰：「父以汝故病，且日不可不早自來謝。」焜益疑懼。未幾，又使人來，矯大華命召焜，速來自投，當為父子如初，不然，且置之死。焜至，大華弗見，焜欲返，張翽與談瑣事。郁持藥入，曰：「焜之遺也。」大華嗅之，氣惡，召焜，囑自飲。焜不遽接，郁即擲杯於地，痛哭曰：「賊由焜也。」焜皇急，無所為計，大奔返，家人盡哭，韓泣曰：「子冒不韙，脫身歸家，謂可倖免邪？不如逃之。」胡以為是。焜曰：「逃將焉往？」韓曰：「不如往吾母家，匿弗出，且暮所需，母能供汝。」焜

匆匆去。而僕三四輩至索焜，胡詭言未回。返復命，郁又證胡曰：「與知之。」將治胡，胡聞而自經，韓亦歸母家。

郁又遣使偵焜，知匿韓所，訟之官，提焜。臨訊，焜已知胡死，痛不欲生，侃侃陳前事自白。官弗聽，杖之，焜不勝痛楚，遂誣服。焜之外舅韓某，亦宦裔而式微者，戚某，居要津，勢頗盛，韓求設法救焜。某素善大華，知焜冤，馳書責大華。大華自聞胡死，頗疑事有異。陳寶忠者不義其子，禁之不可，徐死，迺老，召小忠，不得，怒，析之，誓弗相見。寶忠老，多病，持齋奉佛，益不聞外事。至是或告以李事，寶忠大驚曰：「主母僅此一塊肉，迺以妖狐之譖，遽興大獄。且吾事李氏三世，主人遇我厚，雖老，奈何坐視？」扶杖出。長子大忠，任俠有血性，商於外，時方歸家，聞之，亦怒，與共謁大華。寶忠為述林、胡及焜之冤，大華不信，寶忠年老氣促，憤填胸臆，嚙指出血，濺大華面。大華大驚，因竭意慰之，意頗感動。郁聞寶忠來，使小忠往瞰，大忠見之，捉之入，因闖門而扃之，厲聲語大華曰：「主人家事，弟盡知，吾以主人故，不敢愛弟，主人何弗悟？」寶忠起，提壁上劍，將殺小忠。大華急止之，寶忠曰：「吾老，不能多動作，大忠為我問之。」大忠接劍，謂小忠曰：「速言之，支吾者，立抉汝首。」小忠懾伏，盡吐實。大忠曰：「主人今已悟邪？」大華強起，取劍將出，大忠亟抱持之，問將何為。大華曰：「往殺淫婦。」寶忠納之座，曰：「姑緩，毋急急。主人老，非彼敵也。且家中斷僕悉為其黨，主人更安所使乎？」大華無言，長歎而已。僕以書進，啟之，韓之戚某所遺，責大華昏瞶，顛倒是非，且曰：「已囑令親韓公訟之省，事發，君何顏見人？」大華閱竟，囑大忠以肩輿至，往縣，匆匆去。寶忠命人縛小忠，隨大華之縣。家距縣署□餘里，時已暮，達署，夜闌，大忠為擊鼓鳴冤。官以大華為紳富也，立訊，即夜提郁、張，而釋焜。焜見大華，相抱痛哭。焜屢受杖責，體無完膚，一慟而絕，竟不救。大華亦暈絕，既醒，安輿送回，則無家矣。

先是，郁以焜事，賄差役斃之獄，論數未得當，不及問寶忠事。及見大華挾小忠去，則大懼，乃急捲細軟，縱火焚屋，挾炳遁。張及子耀以方共謀畫，宿郁處，燼焉。大華至，暫息焜處，以人逐林母子。林不忍卻，至則大華已死，大哭，與焜共葬。大華置田宅頗夥，契券悉毀於火，林素不問家事，不能清理，因盡售別院，遷於省，寓於所設之肆，燧主其事。逾年，悉倒閉，復回永嘉，依韓以居。寶忠已死，大忠不忘父志，頗周恤之。

### 李大茂為人報仇

蕭山李大茂業商，性豪俠，惡見不平事。嘗至友人劉某家，劉懦而怯，妻王氏悍而妒，劉畏之，無子不敢娶妾，私一婢，有妊，王知之，方持鞭撻婢，呼號甚急。李聞而異焉，問劉，劉支吾曰：「婢偶竊物，山荊施家法耳。」李心疑，曰：「婢雖微，亦人子也。毋乃太過？」劉不能置詞。已而婢哭聲漸低，而鞭撻叱罵之聲益厲。李怒甚，推椅起，逕入視之，則見婢上下衣盡去，遍體有血，奄奄待斃。李憤，直斥王，王亦惡聲相向，李直前批其頰，挈婢逕出，聲言且訟之官。王羞憤號哭，謂劉曰：「不報此辱，與俱死耳。」劉曰：「彼雖無禮，言固當。」詞未畢，王猛撲劉，嚙其臂，劉大痛，急言知罪。王意未解，披髮伏地，欲覓死，劉長跪，誓不與李共天日，王稍解。問將何以報，劉曰：「召之來而責之。」王唾曰：「僅此，便了事邪？男子而不能庇一婦，受人凌侮，猶弗知報，爾不羞死，吾且憤死矣。」劉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王曰：「必殺之。」劉戰栗曰：「殺之邪，余安能此？」王又唾之，曰：「昂然大丈夫，膽小如鼯鼠，猶不知羞？」劉不能答。王怒，捉其耳，力撕之。劉大呼求宥，且曰：「吾必召之來，自處之可耳。」王始允。

劉出詣李，李方詳問婢，具得狀，怒不可遏。劉至，則力扶而逐之出，劉欲有言，李曰：「若非男子，若非人，吾不屑與為友。速去，毋溷乃公事。」劉不敢再言，惘惘歸。王問李來邪，劉不答。王迫之，則囁嚅曰：「彼赳赳，吾實憚之。且彼安肯來。」王大怒，連唾之，劉勿敢辨。時已夜，挈健僕數輩攻李，李已聞，亦集眾相抗。李固健，直前搏王，投之河，眾急救，幸無恙，狼狽而回。劉有姪庚生，亦虎而冠者，商於外，聞之，怒曰：「孀雖狠，伯與彼友，且我家殺婢，何預彼事，輒敢恣肆，謂劉氏無人邪？」剋日返，集眾謀報復。未發，李知之，出不意先攻劉，劉不及防，大奔敗，李火其居。庚生雖猛，頗饒心計，知不敵，倉皇遁，向鄰人借煤油火種，隻身造李家，亦火之，盡殺李之妻子及所救婢。李返，則無家矣，知庚生所為，大怒，糾眾復攻劉，殺劉及王，而庚生已遁，不知所之。怒曰：「賤奴，避將安之？不殺汝，乃非我。」遂盡鬻產業，遨遊各地，冀遇庚生，卒不得，輾轉入漢，資斧不繼，流為丐。一日，李見貴官過，輿馬僕從甚夥，睇之，怪與庚生相似，因尾之，入一公館，榜於門曰劉公館。

先是，庚生避仇出，至江北，有達官某遇盜劫，庚生饒膂力，乃救之出險，官感其恩，認為義子，遂得要差，未久也。大茂默誌之，退，籌思無計，躑躅道周，見地有物，拾視之，乃一大珠，喜甚，旋自念曰：「此必何處貴婦人所遺，度今方悔恨欲死。吾得之無用，不如訪而還之。」翌日，盛傳富室王某失珠，覓得者賞若干。李挾珠往，返之，王大喜，重酬之，不受，曰：「吾丐耳，需此何用？」問所欲，曰：「得一席地安身，足矣。」問能書乎，曰：「粗知之。」授筆令書，雖未佳，然清秀不俗，因留任書記。王詢其出處，具告之。問仇何名，弗隱。王大驚曰：「劉庚生，若仇讎邪？」李曰：「然。主人殆識之？」王太息曰：「是吾仇也。吾有息女，字本邑鄂氏，庚生恃義父勢，強委禽焉。拒之，則以勢相壓，今尚未決也。」李曰：「吾今必致之死，顧弗得其機，主人苟假手鎗一，必為主人除害，決不相累。」王不敢允。李出，忽報庚生以人至，約期娶女，王憚其勢，卒許之。李喜曰：「計在此矣。」及期，庚生親迎，李挾利刃伺庚生入，即輿中曳以出，立抉其首。眾大驚，王痛哭曰：「子滅吾門矣。」李慨然曰：「主人弗慮，李大茂非闖穴漢，且吾固言弗累主人也。」即趨縣自投，侃侃述前後事。官為動容，諭之曰：「爾義俠可嘉，然殺人者死。爾既自首，吾亦弗能庇爾，姑往就監。」李毅然曰：「生平惡吏役齷齪，義不為所辱。」出利刃，自刺其腹，腸胃迸裂，亦死。王感其義，為殮而葬之。

### 犬為石鐵雪冤

崑山石鐵擅膂力，設飾肆於千墩鎮。一夕，有賊入其室，石覺，執而扑之，賊哀呼乞免，乃縱之去。明年，賊又至，竊其寶匣，【置貴重首飾者，銀肆中謂之寶匣。】將出，石又覺，以寶匣所值甚鉅，奮起奪之。賊力拒不捨，互扭至門外，賊出利刃示之，不懼，捉其臂，益力。賊乃謂之曰：「我去年遭汝毒手，今亦當使汝略受痛苦矣。」言訖，即猛刺其手臂諸處，血淋漓下，石仍不釋。時夜已過午，鄰人皆深入睡鄉，呼救無應者。相持數小時，天將明，賊恐不得脫，一刀中其心房，乃死。時幸崑山者為蜀人龔世潼，聞報，蒞鎮檢驗，緝兇手，獲之，一鞠而服。龔夙以糊塗稱，遷延數年，未正法。繼任者俞某，亦持救生不救死之說，即賊，亦自以為不死矣。石家蓄一犬，甚猛，一日，俞以催科至鎮，儀從甚盛，甫下輿，犬突自人叢中躍出，嚙俞衣，不釋。俞異之，竊念此犬何自而來，得毋有憑之者，因默祝曰：「爾果有冤，且去。某當為汝伸理也。」犬果搖尾去。俞歸，立命檢舊案，得石鐵事，知兇手尚在囹圄中，沈冤未雪，即日申請上臺，提出斬之。

### 蘇有彪歸劉璈骨

光緒朝，河南豫正營之駐河南岸者為南路統領，其中營幫帶蘇有彪，台州人也。初從黃金滿為盜，台守湘潭劉璈治盜嚴，先後獲一百七□餘人，有彪與焉，皆就地正法。行刑日，盜左右分兩行跪，殺時，自右行始，至三□餘人，刀口漸捲，須斫□餘刀，頸乃殊。有彪雜左行中，忽大呼曰：「技若此，能殺人乎？速易人來。」劉遙語之曰：「釋汝縛，能代此職否？」有彪曰：「能。」乃去繩索，付以刀，有彪飛步至右，少選，誅訖矣。至左行，刑至己所跪之處，逡巡不前。劉又語之曰：「汝可為殿，速依次斬之。」頃刻左行亦竣，釋刀跪堂下，願受刀。劉曰：「今有汝，能不再為盜否？」有彪曰：「果得溫飽，誓不復為。」乃挈之回署，充什長者三年。

劉旋以擢臺灣道去，有彪從之。光緒甲申中，法之戰，我師敗於馬江，劉亦以貽誤軍機被劾，發往軍台效力，時年已七□餘矣。族戚幕僕皆星散，侍姬亦囊財物而遁，有彪獨慷慨隨從。至黑龍江，遽病卒，有彪斂之厝山下，自行乞以存活，年餘，負遺骨南行。

及抵道口鎮，宿逆旅，夜半，有盜至，毀門入，無所獲，盜以隱語自嘲，有彪亦答以隱語。盜聞而詫之，曰：「若豈同黨

耶？」有彪曰：「然。」問何以至此，有彪述崖略。盜肅然起敬，出白金數□兩贈之而去。□一月中旬，至朱仙鎮，忽大病，泣告逆旅主人曰：「我死，而委主人遺骨於外，不能正邱首，殊可痛耳。」時許州城守王某往開封，道朱仙，至此就食，聞哭聲詢之，有彪具以告。王曰：「無慮，我與汝主人為同鄉，且姨表兄弟，劉子適見訪，貧資歸置。今既與汝遇，當專馬往告，許州距此百餘里耳，三日後可相晤也。」越翼日，劉子馳馬至，攜骨以歸，即以有彪介紹於王某。及王充南路統領，遂以之為中營幫帶。

### 唐才常哭譚嗣同

瀏陽二傑以義俠並稱於時，譚嗣同、唐才常也。光緒戊戌之變，唐哭之慟，欲航海復仇不果。庚子漢口之役，蓋素志也。其與譚訂交，生死不渝，足愧當世，輓譚七□二字，一字一淚，實一字一恨也。聯云：「與我公別幾許時，忽驚電飛來，恨不攜二□年刎頸交，同赴泉臺，滿羸將去楚孤臣，簫聲嗚咽；近至尊剛□數日，被群陰搆死，忍拋棄四百兆為奴種，長埋地獄，只剩得扶桑英傑，劍氣摩空。」

### 汪穰卿好施濟

汪穰卿舍人康年，杭之錢塘人。甬人周雪舫嘗謂杭人多慳吝，而獨贊穰卿，蓋穰卿家食貧而性好施濟，遇人有急難輒解囊相助，有以旅費困乏告者，果確知之，即解囊。某歲，有人倉皇過訪，謂適需旅費，無可謀，時穰卿實亦無餘費，乃質皮裘以與之。光緒戊戌政變時，有某某者倉猝離滬，登舟矣，缺銀幣三□圓，密屬人商諸穰卿。尤某與穰卿不甚洽，至是，乃自持銀送諸舟，鄭重而別。

其從兄伯棠侍郎大變、胞弟頌閣訓導胎年之性情，亦皆與穰卿相類。伯棠仕宦於外，每歲暮，輒寄金至杭，贍其族人。頌閣僑滬久，有以急需向貸者，亦頗竭力以應之。雪舫每云汪氏昆仲在杭人中為絕無僅有，則以此數人之境遇，固非席豐履厚也。然雪舫所識之杭人固不多，其言絕無僅有者，亦就其所識之數□人而言之耳，非篤論也。

### 汪穰卿為農人雪冤

上海梵王渡農人某方耕於田，忽被一西人某以鋤擊其腦，幾殞命。初無為之伸雪者，汪穰卿聞之，急出四百金，延律師瓊長訟於其國之刑官，卒得直。某監禁三年。

### 汪穰卿不畏外人

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某某珠寶商為某洋行夥所給，耗費巨萬，訟於其國之領事，不得直，其夥轉從而宣言曰：「洋行初不販售珠寶，彼自與吾夥訂約，雖假用洋行名義，實不負責。」汪穰卿聞之大憤，為綜記其始末，欲載之報，俾後來者勿蹈覆轍，不以其外人而顧忌也。然珠寶主人方懼於西官之威勢，力懇穰卿勿宣布其事，穰卿不得已，乃罷。

### 汪穰卿不恤賈怨

汪穰卿外和而內剛，有不稱意事，未嘗形諸詞色，或忤之，雖極人世所至難堪之事，初不一言以相報。久之，始假他事微露其意，使人自愧而已。然利害所在，輒侃侃力爭，一意孤行，雖賈怨，不恤也。光緒戊戌冬，孝欽后欲廢德宗，立端王載漪子溥儀為大阿哥，輿論大譁。上虞經蓮珊太守元善方究上海電報局，發電爭之，孝欽震怒，將殺之。或欲為之伸訴，集眾議其事，或言所延律師為南洋正法律官某，方與政界相啞，恐不能得力，宜易人。座有某客囁嚅而言曰：「是為某所薦，辭之恐開罪。」時穰卿在座，乃曰：「今但籌所以救蓮珊之策耳，餘勿復言，我主之可耳。」

### 陳禾青聲責凌辱婦人之罪

蘇人有孫、李二人者，光緒時以捐納均官部曹，攜眷在都，居江蘇會館。二人初無隙，一日，孫妾與李妻以小故口角，孫助其妾，遽掌李妻頰，李之女僕出護其主，亦為孫所毆，李不與孫較也。陳禾青女士聞之，大怒，曰：「孫為男子，何得凌辱婦人？且何得庇護己妾而凌辱友妻？」乃召集同鄉京官之女眷開會於某所，宣布孫罪，附以條件三：一，孫向李妻賠罪。一，孫向李之女僕道歉。一，孫親書認罪筆據。又聲言如或不從，當以女界全體名義控之於都察院，必得直而後已。孫無如何，唯唯如命。禾青，溧陽人，為汪穰卿之繼妻。習書史，知醫。

### 陳禾青為董氏復田

光緒初，江都董韞卿尚書恂官戶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，嘗以所得宦資購邵伯田千畝，屬其婿齊某為經理之。齊，即邵伯人也，甚狡。當董在時，歲以所得田租易銀寄京，毫釐不敢少。及董歿，齊知其子之易欺也，則歲虧□之四五。既而董子及孫相繼死，齊遂歲以歉收及佃戶抗租為辭，絕無所寄矣。董之妻及其兩孫媳懦弱無援，弗能爭也。某年，陳禾青從其夫汪穰卿入都，適賃董屋，朝夕過從，詢知其故，知齊非易與，且佃戶即其鄉人，知有齊而不知有董者已久，非可以口舌爭也。時董之門生有官京曹者，乃屬其具呈於江督張安圃制軍人駿，瀝陳齊之無良，董後裔之被欺，請飭縣懲治。又自率人至邵伯，竭數月之力，始將董田悉數奪歸，歲得租金一二千圓，自是董之生計始稍裕。

### 春蘭出幼主於火

吳郡程姓有婢曰春蘭者，性和藹，且勤儉，主人視若愛女。某夜，家失火，主人奔，春蘭寢於後樓，方伴其五歲幼主眠，驚而醒，火已及樓，梯焚矣。春蘭抱幼主欲自窗躍下，恐傷之，乃急取棉被裹之，繫以長繩，握其端，自窗下及地，而春蘭眉髮已為火所灼矣。春蘭既救幼主，乃奮身躍下，傷肱。是役也，幼主安然無所傷。

### 陳伯商尚義好俠

會試之年，各省士子紛集京都，輒於闈後舉行團拜，以宴其在都之正副座師，屆期，座師必至，且別備筵席送座師之邸，饗師母也。光緒某歲，浙江己丑科團拜，是科副主司為衡山陳伯商編修鼎。先期，語其門生汪穰卿曰：「聞同門有六人化去，以貧故，其家屬無以給朝夕，盍以團拜費移助之，吾將捐五□金以為之倡。」穰卿退而商之諸同年，則皆諾。獨某某抗議，謂：「老師好義，可自為之，何必強人以所難？諸君樂輸，吾亦不之阻，吾則不一文也。」其後編修果出五□金，諸同年所釀逾千金，惟某不與。然某固以富聞於時者也。編修講求經世之學，家固貧，尚義好俠，以好罵坐，為世所嫉。

### 俠盜取貂褂賑饑

光緒丙申，張文襄公之洞督鄂，某日，漢口石碼頭之泰生典忽報仁義司巡檢來訪，坐既定，遽曰：「貴典質有貂褂否？」夥曰：「未也。」「然則巨珠五粒，必有人來質之。」曰：「亦未也。」曰：「果乎？」曰：「斯炯炯者，容能不繫於心，而作泛常小件視之乎？典業約法，物質百千以上者，必集同人酌之。斯二者，皆非質百千物，安得不知？」巡檢曰：「予不能信，以貴典近□月質簿假予一閱。」簿至，倩其隨來者閱之，曰：「無也。」巡檢色忸怩，乃曰：「恕予冒昧，予奉上官命督責，不得已也。」

先是，巡檢奉郡守札，謂：「老師之真珠鈕貂鼠褂為盜竊去，門無罅隙，箱館鎖置之於地。室為九姨太太臥室，物乃醇賢親王所贈者，故老師怒，追甚力，予故有是冒昧也。」言竟去。

某夜，文襄得一柬，書曰：「山東義民某某告汝知，汝衣，某取去矣。山東大旱，饑民載野，故假汝衣賑之。汝得自醇，醇得自某，某括山東脂膏而得，今返賑諸山東之民，汝宜無憾。汝再擾湖北之民，予必取汝首。慎之。」柬旁置犀利匕首一，文襄懼，寢其事。

### 吳趸人焚券

有負吳趸人二百金者，久無以償而病，病將死。趸人往視之，其人曰：「吾負君金，今垂死，當誓之來生為犬馬以報矣。」趸人曰：「吾亦負人金，而未能悉償也。君毋憂，不責償矣。」歸而取券，面其人焚之，並贈以二□金使為醫藥費。趸人嘗自號我佛山人，南海荷屋中丞榮光之裔也。

### 大刀王五疏財尚義

光緒時，京師大俠有疏財尚義之大刀王五者，以保鏢為業，能手定法律，約束河北、山東群盜，其所劫，必贓吏猾胥之不義財也。己卯、庚辰間，直隸劫案數起，逐捕不一得，皆心疑王，以屬刑部，乃由五城御史發卒數百人圍其宣武門外之宅。王以二□餘人持械守門，數百人弗敢入，日暮，吏卒悉散歸。

明日，王忽詣刑部自首，時總司獄事兼提牢者為濮文暹，異而詢之，則曰：「曩以兵脅，故不從命。兵既罷，故自歸。」詰以數月劫案，則侃侃直言具為之者，或徒黨，或他路賊，無少遁飾。濮固廉知其材勇義烈，欲全之，乃曰：「諸劫案固於汝無與，然以匹夫而廣交遊，恣飲博，不得為善類。吾逮汝者，將以小懲而大戒也。」答二□而逐之。癸未，濮被簡為南陽府知府，將之官，資匱，憂甚。一日，王忽求見，既入，則頓首曰：「小人蒙公再生之恩，無可為報。今出守南陽，途中必多暴客，非小人為衛，必不免。且聞公資斧不繼，特以二百金為贖。」濮曰：「今已得金矣。」王曰：「何欺為，公今晨非貸百金於某西商而議不諧乎？無已，盍署券付我，俟到任相償，何如？」至執鞭弭以周旋左右，則計早決矣。濮力辭不得，署券與之，遂同行。至衛輝，黃河方盛漲，金垂盡，乃以語王。王笑曰：「區區何足難我！」言畢，乃匹馬要佩刀去，從者皆疑其往劫也。薄暮歸，解腰纏五百金擲几上。濮曰：「此盜泉也，吾雖渴，決不飲一滴，速將去。」王大笑曰：「疑我劫乎？區區五百金，何至無可貸？此固某商所假，不信，可召而詢之。」乃書片紙令從者持去。次日，商來，以券呈，信然，始受之。既送王至南陽，仍還京理故業。

御史安維峻以建言獲咎，戍軍台，王實護之往，並任車馱資。王夙與譚嗣同善，戊戌之變，政府捕譚，王勸譚出奔，願以身護行，譚不從。及譚死，王潛結壯士欲有所為，未成而庚子拳禍作，遂及於難。

### 白巧兒護主禦盜

光緒庚子之變，池陽李心台方致仕歸，時夫人公子俱死賊，傭農家婦白巧兒者供縫紉之役。李惟觀書自遣，或載酒遊鄉市間，尋野老話農事，遇疾苦貧弱者輒助之錢，或米麥。無賴者流遂疑李富厚，謀劫之，巧兒告李，李笑之，慢不為備。

一夕，李方秉燭讀，有數盜破門入，執李，問金所在。李戰慄不能語，盜持刀加頸嚇之。正爭持間，忽一人自梁上躍下，舉棍猛擊賊，賊不勝，抱頭而遁。李驚定，審視之，則巧兒也。問何以能此，巧兒曰：「此非旦夕之功。吾夫嘗耕崖下，吾往餽膳時，欲繞道去則膳冷，故嘗就捷徑從崖躍下。初亦甚不易，後則不覺苦矣。」李曰：「子今日何由知盜之將至？」巧兒曰：「余待之數日矣。」李謝曰：「微子，吾幾不保。今而後請毋自儕於僕也。」巧兒謝不敢，仍尊之如初。數年，死，遺產悉歸巧兒，李之命也。

### 鄧劍娥出芬蘭人於死

光緒庚子，張家口技師鄧魁之女劍娥，既擲俄將於地，俄將起，率其眾竄去。俄將之妻以劍娥言詞溫婉，遽傾心焉，乃使所傭華僕告劍娥，邀與偕往。劍娥念不去且示怯，即與同詣西餐館。大開夜燕，多貴賓，劍娥雅能矜持，眾皆嘖嘖稱異，宵分送歸。俄將以劍娥之母卒未葬也，使役夫六人來為營葬。劍娥問役夫皆俄將拘以來者，則悉遣之去，往謂俄將妻曰：「此曹皆吾同種，何忍役之，勿再遣來也。」俄將妻大驚歎。劍娥自負土成墳。一村皆以劍娥故，得免俄兵之擾，無不感之，於是俄軍自統帥以次，其攜妻室以來者，皆願從劍娥受技擊焉。

又數月，劍娥能俄語，改俄裝，跨鞍馬，日從俄營馳騁往來。時俄以戰勝國自居，氣驕甚，於華人多所陵藉，劍娥目擊其狀，心憤甚，知力不能救，亦不多言。久之，益與俄女界狎，乃知俄人中有波蘭人、芬蘭人、猶太人等，皆亡國之餘，頗具恢復之志，乃稍稍籠絡之。俄看護婦中有某女士者，故波蘭人，年四□餘，與劍娥尤契。劍娥之教俄人以技擊也，往往授其粗而匿其精，獨於女士不憚指點，久之，始各以心事相白，於是交益厚。

女士有子年二□餘，在俄營為隊長。其人魁梧奇偉，舉止有威，嘗畢業於柏林大學，知臘丁、英、法文字，尤邃於數學，善拊士卒，望之，儼然不可犯，而語言則溫雅如文人。一日，遇劍娥於其母前，其母為之介紹，一見驚曰：「此亞洲人耶，何似吾寶蘭之甚也？」劍娥不知寶蘭何人，以問女士。女士曰：「此吾子未婚妻也。其父為政府冤殺，渠銜哀而死，吾子至今念之。」劍娥知失問，遽俯首不言。越日，女士來，請教其子，劍娥曰：「吾不授男弟子。」力卻之。然與女士往還既多，即不得不與其子時時晤面，其子時出射獵，有所得，即以餽劍娥。劍娥既與俄人酬應，漸諳西禮，竟受之。

曩時，俄將妻為劍娥最先熟識者，見劍娥之厚於他人也，心滋妒焉，又疑劍娥於技擊多祕者，不以悉授也，乃漸疏之。一日，見女士母子與劍娥飲於餐館，切切私語，不知為何，於是出以告人，謂劍娥與某隊長有婚約矣，然劍娥乃自此不常與女士往來。一夕，劍娥已寢，忽聞叩門聲甚急，出視之，大雪滿天，女士立風雪中，面慘淡，幾無人色。劍娥延女士入，坐未定，淚下如雨，曰：「吾死矣，夫何言者！」再問之，乃知其子固虛無黨人，憫其國亡，謀所報復，其投身軍隊非他，蓋為灌輸此主義於軍人也。不意為俄將覺察，並搜得其文籍報紙等，已開軍法會議，審訊定罪，將槍斃矣。幸部下因平日之感情，特密以相告，吾國亡夫死，僅此一兒，今勢處覆巢之下，夫何言！」劍娥曰：「吾當為夫人計之。」女士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劍娥曰：「計誠有之，但恨無助者耳。如夫人言，郎君既得軍心，其部下能為之出死力，夫人盍一探之。天明，更晤於某地可也。」

於是劍娥急裝佩槍劍，家本無他人，劍娥出，即反闖其門，與女士匆匆分道去。是日，俄司令部以獲黨中首要人物，則闔營戒嚴，守衛之士交槍為列，自統帶以下皆詳細詰問，然後得出入。邏兵三□人，負槍實彈，守囚人密室，室四周皆垣，繞之以棘，上架以樓，人出入，皆自樓梯，如地窖然。時天大寒，俄兵以軍令嚴故，思酒不得，群忍寒相怨詛。囚二日無動靜，第三日以天明行刑，方夜半，俄軍倦且寒甚，皆相擁背以取暖。忽有香氣自壁隙來，如麝如蘭，莫可名狀，俄兵皆驚，恍惚見白衣人過前，欲起問，而口舌手足皆不能動。久之乃蘇，視囚，囚不見矣。亟報司令部，統帥鞠三□人，無異辭，問衛兵，皆不見其出入。惟大尉高剋四夫者，言己所蓄芬蘭犬夜半忽狂吠於門，起視，則無他，方臥未酣，而吠聲又作，當時頗驚訝之，意囚之逃或此時也。於是俄軍中人頗有疑及劍娥者，遣人覘之，已莫知所之矣。隊長之母亦於同時失其蹤。俄急通電西伯利亞沿道大索，不得，其事遂寢。

### 朱子谷為微波報仇

朱子谷，同安人。父壁，諸生也，能技勇，嘗營國外貿易，繼遷南洋英屬地。子谷能傳父技，弱冠，卒業某中學校。光緒時，留學歐西，入愛丁堡大學。課暇，為賽跑、角力、擊球諸戲，有不服者，試與角，皆一揮迸仆數步外，嘗於大運動場試演，仆著名力士□餘人。

有同學微波女士者，籍威爾士，美目纖腰，妙絕一世，自以歐洲名族，視黃種人蔑如也。子谷勇名既著，微波始稍稍加禮。一日，子谷方獨坐室中，微波翩然入，促膝談心，久之乃別。越數日又至，子谷以其無因至前，頗疑訝，乃從容叩之。微波曰：「無他，慕君勇耳。」詢其家世，則微波父亦一競技者，且嘗從日本人學柔術，歿數年矣。子谷意武士愛同道，因不疑。往還年餘，向之求婚，微波曰：「可，但有一事能為力，則此身即君有也。」子谷問何事，曰：「非君不可，時至當告君。」子谷笑曰：「然則決鬪耳？」微波曰：「然。」問何人，則不言。又月餘，微波語子谷曰：「其人至矣。」與子谷往觀之，則德國力士，自稱為孫唐弟子，方登臺獻技，兩手擒一巨熊示眾。微波曰：「當日吾父即斃其手，君或能勝之。」演訖，擲熊鐵柙中，熊猶活也。子谷審視久之，曰：「其人膂力殊勝余，然技藝疏陋，非勁敵也。」微波喜，於是約期與角技。

及期，兩人登場，德人右手嵌金剛石指環一，精光眩目，即先與子谷握手，子谷覺有異。交手不數合，騰足，德人立仆，齧骨盡折，斃矣。子谷手亦覺酸楚，已而上及肩，微波急送之醫院，醫院驗為血管中毒。子谷因疑指環，取驗之，果有毒質。治久之，幸不死，終成偏中。微波時時來病榻，一日探以言，子谷知其意，哂曰：「我已偏中，胡累汝為？既有此心，便速決之，不必囁嚅也。」微波赧然去。後別嫁，贈子谷金資巨萬，子谷悉受而投之泰晤士河。

### 鳳仙為人脫籍

鳳仙者，某邑之俠妓也，居北里有年，積資頗厚。某有所善校書銀福，將從良，為鴿所厄，鳳仙遽出金貨與之，銀福得脫籍

去。

### 張致安救姚生范

光緒壬寅冬，張致安權醴陵令，循故事閱獄。見獄囚姚生范，知其為庚子富有票案中人也，循閱其几，則置有《新民》《大陸》《清議》各報，以手翻閱，不言即去。自典史至獄卒皆咎生范不應讀此新書，以為必獲譴，雖生范亦自危之。未幾，舉學堂考試，所命有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」《四書》義及「鐵血論」「權限說」等試題。生范曰：「異哉，專制政體下，亦有此具世界眼光人物乎？」已而，其家丁管獄者某日必至，至必與傾談，初以為監視有他舉動否，其職應爾也。久之，某逾數日始至，問其故，則言：「本官有門人陳天華，在日本結學生軍，謀與俄戰，本官諾助餉六百萬，今赴省匯款歸耳。」由是知其為維新人物也，乃上書干之。一日，提牌至，逕延生范至內花廳，其幕友黎尚雯、張淦泉及其弟致芳、其婿盛登凡皆在。致安曰：「今創自新習藝所，延君為所長，兼任演說，請擬章程，即日開辦。聞君算學甚精，諸弟及小兒并為教授之。」即日移居所中。越日，典史某固爭以為久必逸，致安怒曰：「彼逃，咎在我。」乃由縣鈐文書給典史，始無異詞。開辦及三月，成績炳然，致安曰：「姚某有材，必善全之。」

趙次山制軍時為湘撫，亦維新派也。致安以為請釋必有效，乃彙其所著演說稿及習藝所成績牒之，至以官階及闔家生命為保。批未至，致安去任，會巡撫批至，准提入省城自新所查看。明年甲辰，論釋，致安為之謀曰：「今者新幕已揭，為君計，宜速赴日本學法政，數年歸國，或進或退，自綽然有餘裕。」生范一一如其教。行至上海，旅費告罄，范源廉仗助之，乃抵東京。致安，字濟卿，貴州遵義人。生范，字南滂，湖南慈利人。

### 潘元養主人眷屬

潘元者，山陽人，備於清河法部郎中王錫祺家幾四十年。光緒己卯，隨錫祺東渡，游歷日本，習日語，自編《東語入門》二卷。

先是，王氏有質庫設於淮，親族每藉端尋釁，元苦心調停，困乏者，則請命周濟之。甲辰，王氏破產，有司故與錫祺有隙，因拘留之於典史署，幽居二年，元朝夕服役，一如平素。復迎其主之妾與子留養其家，饜殮無缺焉。

### 金鈴子代主受罪

江南施某有僮曰金鈴子，事施謹，性敏慧，甚愛之。有某翁者，家小康，年五旬，僅一女，曰華仙。清明，翁挈女謁墓，乘小輿行山谷間，施亦挈金作踏青之游。邂逅乘輿，詫之為絕色，乃私問金曰：「此誰家麗姝也？」金漫應之曰：「當偵之。」已而穿林渡澗，施遂與輿失，徘徊間，亦不見金，乃獨步歸。日暮，金不還，大驚，四出偵之，杳無跡，方謂金不願為奴，乘間逃耳。

金之失也，乃尾輿而行。至墓，輿夫休於樹下，金偽為樵者，與之瑣瑣閒話，乘間問輿中人姓氏里居，得其詳，大喜。欲返告其主也，顧迷途，苦不得施。又探懷，則驚懼異常，蓋施授金一簡，使送之友人某，置諸懷，探之，失矣。方皇皇，而遠聞呼聲，則輿夫已追至，執至翁前曰：「汝何人，不畏死耶？其速言姓名，否則答汝死。」金呼冤不置，翁怒曰：「此簡非汝為者耶？」金聞之，知必施之簡為翁拾得也，又知簡中語之輕薄也，故以啟翁疑，然實不知簡作何言。以其因失簡而禍主，何如即自承以代罪，則亦不負主人待己之厚也。思已，遂自引咎，詭言：「姓徐，士子也，以戀華仙故，而偽為樵子，伺華之出，修此簡，欲藉以通款曲，然罪在我，無與華事。」翁見金衣服修潔，不類樵，復聞其自承之語，遂深信不疑。

於是命輿夫縛金歸，拘之暗室，復以顛末詢華仙。華被詰，驚懼并集，翁遂以污辱閨闈之罪控於官，金自承如前。而同時有控私斃奴僕者，先金受鞫，金窺之，識為施也。忽悟曰：「得毋以我而興訟乎？若然，則負主人不淺。」及察官與施所問答，果為己也，不俟言畢，乃大呼曰：「金鈴子在此也。」施驚視，果金，問官相顧失色。金前，述其詳，且曰：「吾前不欲禍吾主人也，今等是禍矣。金不出，吾主必不得生，曷若直陳之。」問官察其實，於是施之疑案頓釋，而華之奇冤以白。

惟控施者則聞風而遁，蓋無賴假以圖施錢者耳。施授金之簡，為豔詩二章，初無他語，亦未署姓名。翁至此，亦知非為華也，疑亦破。官薄責施而釋之，而厚嘉金。案既結，施亦感金，不以奴隸待之，相視如兄弟。

### 太原丐救某翁

丐無名，行乞於太原，衣襤褸，面目黧黑，無冬夏，裼其肩，膩白，不類其貌。攜鐵棒，弄不去手，若甚輕者，人亦莫審其重輕。遇吠犬，謔笑而過，從不與校。遇富人，亦如之。長日寡言笑，惟日之薄暮輒登高睥睨，引吭而歌，聲類哭，興至舞棒，城下群小兒相與笑之不顧也。某翁者，以武藝雄一鄉，與丐善，丐絕不言技，欲丐共事，不可，丐如故。鄉人多忌翁，丐知之，進為翁勸，不聽，舍之去。一日，翁夜行，突遇兩暴客，力不勝，幾殆矣。兩暴客忽皆倒，則有策鐵棒前立者，丐也。翁慚，欲逮兩暴客，丐止之，自是義丐名大噪。一日，丐奔翁許，謝曰：「叟幸自愛，丐去矣。」言已，踉蹌去。

### 丐為商夥折僧股

湖南某邑有游方僧募於市，視商店大小而定價焉。其所索，缺一不可，市人見其貌惡而言戇也，畏之，不敢與較。後至某醬坊，索錢二千，坊夥某心不能平，故以錢二百予之。僧接而擲之櫃中，夥責其無禮，僧乃謾罵，夥大怒曰：「今竟一文不給，當如何？」僧遂以一手撥階前長石置於櫃。夥本有膂力，茲又負氣，乃以兩手勉提置原處。僧不語，忿忿而去，一市粲然，僧自此絕不復至。

夥為鄉人，距家百餘里，歲暮必歸，路偏僻，往往數里無人煙。祀灶後，夥返里，久行曠野，忽睹茅舍，意欲吸煙小憩。入門，則僧危坐其中，蓋僧為夥所窘，即欲致之死，訪知此路為彼所必經，故結茅為廬以待之。見夥至，曰：「汝亦來乎？」夥曰：「然。」心知必不免，謂僧曰：「姑容我吸煙乎？」僧曰：「可。」

時突有群丐過，中一丐呼夥曰：「某掌櫃歸家耶？」夥視之，某丐也。每遇朔望，各店施丐錢皆鵝眼，夥獨給以大錢，丐皆頌之。此丐常乞於市，故識夥。群丐方坐於地，夥以僧將與為難語丐，丐目僧曰：「此我邑中善人，吾等既相遇，必不能為汝所侮。」僧怒目大叱曰：「餓鬼尚敢與金剛較手段耶？」即起立，擦掌摩拳，而群丐七八輩猛起，力撲僧倒地，欲死之。夥曰：「不可，彼雖不良，我不能以人命拖累。若滅其跡，王法何存？汝等但重懲之可也。」丐乃折其股，并斷其手指焉。僧竟不死，年餘，或在別縣見之，匍匐而行，亦在街頭乞食矣。

### 夏老五以銀贈人

光緒戊申季冬，浙江石門灣有盜劫小汽船，鎗斃多人。當肆劫時，一為首者曰：「我夏老五，鹽梟也。以緝私嚴，改而從事於博，又不如我意，乃不得已而為盜。且亦非欲殺人，以欲令船停之故，聊示威耳。若欲捕盜，捕我可也。」有船客中鎗死，其母在旁自請死，曰：「吾子死，吾無所得食，亦必死，不如併殺我。」夏乃以他所劫銀幣五圓畀之。

### 葉鈞葬楊卓林

楊卓林，民黨也。居滬，籌運軍械，欲起事，以倉卒謀泄而敗，乃大呼曰：「吾得死所矣。」揚州某鎮者，故會黨叢集地，卓林密結其渠魁，欲謀響應，先刺殺江督端忠愍公方以舉事，部署既定，挾炸彈及二友以行。事為湘人劉復權、蕭子翼所聞，中途遣人告忠愍，遂被逮。忠愍以卓林大俠，又為黨中魁傑也，檄道員朱恩勳鞫其獄。恩勳反報，謂卓林罪涉疑似，不可殺，必欲強我誣殺者，寧免職，不為也，獄用是久不決。而警監何獻章欲要首功，力言卓林有罪，並及同逮者二人。忠愍乃故遣恩勳之滬，親鞫卓林，兼訊二人。卓林知禍已迫，二人且不免，乃一以自任，且罵且起，前掀案，案折，曰：「事與彼二人者無涉，我志不遂，死耳。天下豈有畏死之楊卓林耶？速殺我，毋及無辜。」遂以光緒丁未二月七日死東市，而二人卒得脫。卓林既死，人無敢視者，萍鄉葉鈞收葬之於金陵。

### 徐曉秋欲救秋瑾

上海徐曉秋，名彭齡，官錢清場鹽大使。光緒丁未六月初某夕三鼓，閩人報客至，謂客不自道姓名。時徐已睡，披衣出見，則紹興知府貴福也，神色倉皇。徐驚問曰：「公何來？」貴曰：「擾君睡，至歉。請為我備一舟，將他往。」徐曰：「某向不辦上司差使，亦不迎送，實不敢破成例。」辭未畢，貴曰：「否否，我自出資，煩代雇耳。」徐曰：「公從何處來？」曰：「來自省。」曰：「然則原舟何往？」曰：「西興雇舟時，言明僅至錢清也。」徐曰：「公自有坐船，何必雇？既雇矣，何又中途易舟？某實不解，非詳告，不敢奉命。」貴乃以欲盡殺大通學堂員生告之，且云已奉中丞令矣。徐驚曰：「徐伯蓀亦素識，其人溫雅若處子，安慶之事，必有激之使然者。【徐伯蓀名錫麟，山陰人。時在安慶起事，槍殺皖撫恩銘被戮。大通學堂即徐所辦，秋瑾為校長。】秋瑾為女子，更何能為？且學生無辜，安可以『莫須有』三字殺數百人，此於學界前途極有影響。某在此創辦大小學校七，深知紹興辦學不難於籌款，難於招生。大通學生若見殺，則人將視學堂為賈禍之媒介，避之若蛇蠍，誰願入校求學？今願以全家保大通學生之不通謀。」貴不省。徐曰：「此間荒僻，深夜無由雇船，請在此度夜，辨明，即送公返郡可也。」貴不得已，乃留宿焉。

是時，徐即飛書至郡，託山陰令李鍾嶽為之設法，略云：「頃太尊來署，急迫慌張，現於詞色。再三探詢，知以皖事將興大獄，欲盡殺大通全校教員學生，此事關係學界前途至大。余與彼中辦事人無一面之交，祇以余在此瀝心血，售私產，辦七校，若實行殺戮政策，則此七校必皆墮地。萬懇盡力主持，密告秋，令全校人遠避，勿入虎口。太尊阻留在此，余函到時，屈指必在黎明，太尊午時始能回署，君儘可從容布置也。」

李得書，更衣，自至校，以徐原函示之，促令速離，並將原函焚化以滅跡。蓋李為畿輔進士，以即用知縣分浙江，家貧性介，時患不給，徐每周濟之。曾榷釐金，與商民衝突，及令山陰，又與士紳齟齬，皆徐為之解釋，故李感之次骨，徐所言，無不奉令維謹也。秋得訊，即告全校職員學生遣令歸，毀學生名冊，自策馬出城，行至西郭門外，忽憶所遺皮篋中儲要件，乃令圍人歸取。圍人年幼，嬉於市，秋俟久不至，返校自取，且毀要件。忽見□餘學生仍在，乃以事約略告之，促令急行，而諸生不忍棄行篋，秋亦監視學生出後再行。正料理間，而兵役繼至，李猶密諭差役捕男釋女。孰知秋已易男裝矣，乃遂遭捕。至山陰縣署，令自報姓名，李目秋曰：「爾乃校役張八斤也。」秋曰：「否，我實秋瑾。」李顧書吏曰：「速列冊，彼乃學生周敬耳。」秋曰：「否否，我非學生，乃校長秋瑾。」李頓足氣塞。蓋李受徐委託，意欲為秋地，而秋矢口直陳，及悔悟，已以真名入冊，無可解脫矣。

秋既入獄，徐聞之，飛檄至郡，詣貴，力請承審是案，貴不許。李又請貴札委徐承審，貴以惡聲報之。徐知貴將殺戮邀功，不足與言，乃挈其子蔚伯同至杭州，見提學司某。某性儒，謂徐曰：「此案固冤，然中丞與貴守皆無一字來司，無可言之於中丞者。且貴為旗人，輿援至廣，不可攪其鋒，君宜慎之。」徐佛然曰：「教育為公專職，學生託公蔭庇，不知其冤，猶可言也；知而不言，人其謂公何？言而不用，心亦可安？公以無公牘不易措詞，某願以單銜具牘，稟求主持，公即袖某稟向中丞力陳，若以貴為旗人，畏其多輿援，公厚愛我，戒勿攪其鋒，然此案關係全省學務，影響及於全國，某即以此褫職定罪，亦甘之如飴也。」某無言，許俟牘到詳撫。

徐歸寓，命蔚伯繕稿，辭約萬言，黎明繕正印發。辰刻，徐往見，某曰：「事不及矣，頃從撫轅來，今日偕臬司同見中丞，謂秋案已電京，請就地正法。我即言徐某來省，力陳此案之冤，稟請本司轉詳兩院。撫軍拍案大怒，謂：『徐某膽敢為大逆不道謀反叛逆之人說項，脫不念其居官聲名好，辦學熱心，必登白簡。令其速歸，勿越俎代謀，有干令甲也。』」徐聞之，氣沮而出，即渡江，再至郡。會秋將受刑，方自獄提出上縛，兩目突出二三寸，有紅絲牽繫，搖動如轉球。與刑幕諸人討論，或謂驚恐所致，或謂預已服毒，究不知其何故也。秋既死，徐囑李保全他人，是以貴命李查抄秋氏母族家屬，李先令人教以口供，獄中諸生亦均一一教之，終李之任，未嘗刑責一人。貴以李孱弱，詳請撤任，易以惡名素著之某酷吏。徐宦越久，從游者數百人，潛令門下士主清議，故某亦不敢淫刑以逞。李以無罪去官，憤當道之暴，氣急成癩，懸樑自盡。

#### 曹再韓津貼粟某

粟恭勤公毓美治河有聲，薨後，敕封誠孚大王，立廟祀之，例定歲給津貼一百四□金，由河南河工八廳支付。光緒戊申秋，恭勤之孫候補巡檢曰養泉者病故，署藩曹再韓方伯憫其貧，自捐三年津貼銀六□兩，復令八廳支給三年津貼銀四百二□兩，存莊生息，為其遺族贍養費。

#### 王玉峰賣伎助公費

漢軍王玉峰以三絃鳴於時，光緒戊申，京師自治會、閱報社、戒煙公所等皆欲延之售技以助公費，玉峰樂其有益於人而不費也，則竭精敵神以應之，先後助義舉者不可勝計，或累日不息，手指盡腫。其師治平聞之，歎曰：「可以止矣！」玉峰事師謹，所言必聽，至是為之少休。玉峰雖以技稱，而喜書史，又留心時務，暇則令人誦書說報以為樂，聞及國事，輒太息。

玉峰為人謹小節，審禮義，凡寡婦之家及以不孝不廉聞者，皆不往，人以是咸重之。性好音律，箏篋簫管之屬，無不精妙，而三絃尤工，故世稱三絃者，必曰王玉峰。

#### 錫嘏讓洋貨店

京都大柵欄福壽全洋貨店，光緒某歲，以多占股本之某死，滯欠多而倒閉，商會稟官，以存貨及店屋器具出售彩票，其票數及得彩之號數悉依湖北籤捐票。有滿洲錫嘏者，陸軍部司員，亦股東之一。商會如其股分之數以票與之，及籤捐票號碼出，頭彩為錫得。乃該店全基估值銀□萬元，是夕，有人願以□萬兩轉購之，錫不允。次日，言於商會曰：「吾與某，友也。人死店閉，家無以為養，吾不忍坐視，願舉頭彩所得悉與之。」此事一傳，錫之義聲震京師。時山西提學使亦名錫嘏，適於是時死，年已七□矣。或為之語曰：「錫嘏福壽全歸，福壽全歸錫嘏。」以命對，莫有能對者。

#### 梨渦救人

梨渦，某之愛姬也，曰梨渦者，狀其態也。

有某撫者，習於聲色，某局長嘗出重金求豔姬以進。於蘇，於滬，於揚州，得美妓三，欲更求其一以合四美。最後，乃得雛鬟於無錫，餅師女也，年□五，天足，著布衣，繫犢鼻褌，與家人雜作，而修蛾曼綠，雲鬢天然，不以操作故，稍損其媚，膏沐既加，神采頓發。入門時，撫已老，而姬侍皆盛年，間有外遇，獨姬年幼，而謹慎自持，內外無間，以是得主人憐。

某以文學名於時，司文牘，嘗以事入白，值姬侍側，猝不及避，撫曰：「此某先生，非他人比，不必避也。」於是中坐，某與姬東西列坐。某懾於珠光玉澤，不敢仰視，撫笑曰：「君樸愿乃爾耶！」越日再見，則命姬再拜執贄，從習文字。姬慧甚，不及一年，已能閱小說，作短簡，久之，亦能為小詩矣。

既而某投身秘密社會，為其謀，撫不知也。一夕，某方寢，聞窗下彈指聲，問之，則姬也。某隔窗小語曰：「感卿厚意，然苟且之局，非可以終，一旦敗露，彼此俱失，願卿察之。」窗外應曰：「君誤矣！此來為君及一干人命，寧有他耶？」即從窗隙塞一紙卷進。取閱之，祕密黨人名冊也，己名乃在第□五，知有告密者，大駭。姬隔窗囑曰：「君速去，主人已閱此冊一過，明晨當有達官過境，主人往迓，日中必返，返將窮究，宜速行。」語既，卸臂上金釧置窗櫺間，曰：「速去，即以此為贖斧，勿遲。」某方欲再有言，而已遠去，某遂行。已而某客青島，以賣文自給，猶念美人之貽，時時出金釧把玩，不忍售。又三年，聞撫死，婢侍皆星散，頗時時念姬。一夕，有美少年來謁，不俟請，直入內室，夫人大驚，少年自脫帽，則雲鬟猶昔也。詢知自撫去世，落泊無依，於報見某文，因輾轉尋訪至此。夫人素妒，然見姬委婉，又念昔年拯救之誼，乃善待之。

#### 朱芸姑出主於火

和州有葛曼卿者，好施與，三□年如一日。宣統庚戌，皖省患水，有朱某者，無為產也，家八口逃難至和，死者過半，僅祖一孫一，又瀕死。旁有□餘齡一弱女，哀號竟日，所得錢不足購一棺，而女且餓死。葛憐之，命僕買薄輓，殮叟及童，葬之於義塚，昇女歸，灌以湯，三日而興。問其姓名，曰：「朱芸姑。」感葛不已，願賣身為婢以自贖。葛曰：「老夫豈望報耶？汝可為孫輩司

針帶。」芸姑許之。辛亥春，某日薄暮，葛臥室不戒於火，無力自脫，須臾，火焰中忽有一人負葛出，則芸姑也。又月餘，葛病，芸姑侍奉湯藥，不解帶不交睫者兼旬。葛死，芸姑欲以身殉，後經他人以勉事少主為言，始寢。

### 鑽天燕子拯武官

東三省鬻匪鑽天燕子，頗有聲勢，出沒於營口、牛莊、海城、蓋平一帶，其人工詩善書，江南文人也，故亦曰江南燕子。武官某素不識燕子，辛亥春，以為人誣陷，將處死刑，燕子重其為人，獨力援救得免，復資助之，使往俄京留學焉。

### 李某子殺人而贖之

李某子者，川西大盜也。一日迫於迫騎，三晝夜不得脫，眾罷甚，將棄所以逃，李咄之曰：「棄則心散各自顧，復能相救耶？且四面合圍，逃將安之？是皆死矣！前有古剎，趨之，吾自有脫險計。」眾如命，趨剎中，闔扉而加石焉。追者至，圍之數匝，李命從者出餼糧，焚敗扉亂草以為食。捕有乘垣者，李出手槍擊之，墮二人，乃從容團坐而食。食已，疾呼裝礮，則各向腰際出鐵圈一，圈有螺旋，逐節聯合之，頃刻間成一巨礮。入藥數升，碎破斧為彈，數人肩之，一人執火立其後。料量已，自關其門，門關，礮發，仆捕數人，即冒煙衝出，繼以排槍，捕驚潰，無敢再追者。李命遺銀二簞以贖死者，曰：「吾儕殺人，非得已也。」

### 劉翁救王麗姐

山西孟縣王某家小康，夫婦年皆五餘，有女麗姐慧而美，嫁於柳樹屯。屯距城四里，往返皆以車，馬為王所自畜。麗時歸寧，一日，將返家，王命老僕駕車送之。至中途，突有群兔躍車前，馬驚奔而車顛，麗仆路側，老僕逐馬去，女幸無恙，坐地以俟之。是路也，不通大鎮市，鮮行人，夕陽西下，麗起立四顧，不見人跡，乃伏地大泣。既而一老翁至，見而問之，麗為之詳述始末。翁憫其將露宿也，告之曰：「余劉姓，家白草村，離此僅里許，且止吾家。今已晚，翼朝當送歸也。汝本弱質，留此殊險。」麗甚感之，遂偕翁至其家。

翁年已六餘，賣菜度日，家惟其妻而已。翁攜麗歸，妻問之，翁備述其事，且以己意告之。嫗曰：「奈無餘屋何？汝固老耄，然百歲，亦男也，男女之嫌，可不避乎？俟吾熟籌之。」已而曰：「隔壁王娘家僅母女，曷寄之於其家，姑往商之。」嫗歸曰：「大娘雅不願，求之再，今首肯矣。」遂導麗去，且囑大娘善視焉。翌晨，往視之，無跡，詢之王，王曰：「汝夢魔耶？女郎何自至吾家，而汝家又何有女郎耶？」互有辨駁，風聞於外，翁亦至，觀者更不辨其真偽。大娘辯給，嫗非其敵，翁謂嫗曰：「汝且歸，予往告其父母。」言已，匆匆去。翁喘奔至城，時已亭午，麗之父母方望其僕之回也，忽聞警耗，遂訟之官。

官傳案詳詰，大娘哭訴曰：「劉叟與亡夫素有隙，今將借此陷害，幸詳察之。」翁忿甚，幾不成語。官因之直大娘而責翁，且收押焉。翁緣救人而得罪，忿而病，遂死。嫗聞翁死，撫尸痛哭，自刃於堂上。官駭，再傳大娘訊之，供如前，施以刑，乃始供曰：「吾有女，將嫁矣，貧不能辦奩。某夜，適劉嫗攜女郎至，且請借宿。女郎飾甚眩，衣亦麗都，所值甚鉅，遂與女謀而勒之死，置尸於村北關帝廟，倒之井中。」官遣役往搜之，果得井，命起尸出，則非女郎尸，為白髮老僧也，眾更駭。有識之者，則謂為關帝廟之住持。官於是詣廟，甫入門，聞呼冤聲，二僧年皆二餘，形甚惶恐，役即捕之。俄而一女郎出，伏地稱冤，官詳詢之，始知此女郎即麗也。

先是，關帝廟老僧於是夜聞有人投井聲，呼二徒往救之，徒皆不允，老僧遂入井。先以繩繫女上，二徒見女美，且氣尚未絕，謀畜於廟，又恐師敗其事，佯為導之上，遂斷繩而斃其師於井中。官既得情，判二徒抵其師，王家母女以罪坐死。麗以身被姦，初不欲生，判既下，因亦自縊。而送麗之車夫以失麗故，亦縊於某村之樹間。

### 貝如笙代人報仇

貝如笙者，武弁子，沖齡失怙，習飲博，母禁之，輒踰垣作永夜遊，黎明，復踰垣入寢，如是以為常，母弗覺也。不數載，家漸落，而猶足自給。及母以天年終，酣飲肆博，益無忌，坐是貧如洗。然性豪爽，疾惡如仇，遇不平事，往往代人報仇，濟人之急，未嘗自為德，受人之施，亦視為無足重輕，絕不一言謝也。

一日，貝入市，值某甲猝一鄉人，幾殆，鄉人乞饒，甲罵益厲。貝遂撥眾而入，問其故，則鄉人負柴入市，荊棘刺甲衣，裂一小縫，鄉人釋擔謝過，甲堅責其賠新衣，故被毆而乞憐也。貝聞而笑曰：「此事易易，爾可釋樵，衣之值，我償之可也。」旁觀者亦為緩頰。甲本惡少，謂貝意在袒樵，遷怒及之，復擊樵無算以辱之。貝以排解為波及，怒甚，俯拾巨石，力貫甲首，甲未及防，額破腦出，斃於市。觀者多恐株連，闕然去，貝從容自言曰：「殺人償命，罪有攸歸，貝如笙豈嫁禍他人者？」遂赴縣自首。樵者隨至，爭認殺人狀，令以一命不二抵，嚴刑鞠首從，屢訊無異詞。後訪知緣由，義貝，乃以樵論抵，監禁待決。至是，貝亦以從兇應充軍雲南。起解日，鄰里多有資助，以是行路得不苦。既達戍所，派令飼馬，得乘間逸歸。甲無親屬，其事遂寢。時樵者已迭遇恩赦，得釋出，自是二人遂結為刎頸交。

邑有惡紳，欺壓良儒，為害一方，貝每覲紳面，輒言其家庭穢史，故使聞之，甚則拾瓦礫擊其臀，掬污泥傳其衣，紳送之於官。令以案無實證，終難置之死，笞數，枷數月而已。即置之囹圄，釋則罵如故，紳無如何也。嘗語紳曰：「爾之技止此，不能死我，我之罵固自若也，吾何畏哉！」一夕，紳宴客酒樓，主賓興正酣，貝潛入，蛇行至桌底，力持桌足掀翻之，杯盤匙箸，窱窱齊鳴，殘羹冷炙，污客衣殆徧，菜汁滴瀝自身下。貝乃起立，笑揖眾客曰：「此誤也，非故也，諸君勿苛責也。」眾一聞而散。紳毀冠裂裳，詣縣自陳，令拘貝至，杖之，置於獄，仍不俊。姦盜之犯，率遭其詈，獄中為之語曰：「寧吃黃連湯三斗，莫教貝公一開口。」後逸去，為紳偵知，聞之令，令以逸犯上詳，而其時已在赦後，置不究。

### 朱太君樂善好施

諸暨朱太君為蔣觀雲大令智由之婦，伯器協統尊簋之母也。相夫教子，有賢聲於時。其治己以勤樸聞，而樂善好施，親黨之急，有求而予者，則令書券，而率燻之以為常，曰：「不取其券，則彼有易財之心，將輕用之。然吾以周之也，非以質之。」每歲冬，輒以棉衣惠寡人，必自料檢，或手紉紵之，曰：「人作，則以為施衣也，率易綻，且減料而絮惡，貧者不得實其用，徒施捨之名何！」